

尺牘

海潮音文庫

于右任



佛學叢刊 海潮音文庫 第四編

佛學餘論三 尺牘目錄 下冊

| | | |
|----------------|----------|----|
| 上太虛法師..... | 周明夔..... | 一 |
| 覆大圓居士..... | 顯 蔭..... | 五 |
| 致太虛法師..... | 竇太炎..... | 八 |
| 上太虛法師..... | 陳懷恕..... | 九 |
| 覆張幻龍居士..... | 太 虛..... | 一一 |
| 覆吳純周居士..... | 陳安清..... | 一三 |
| 致謝吟雪女士..... | 朱慧明..... | 一四 |
| 覆羅馬教授杜斯先生..... | 化 聲..... | 一八 |
| 與王弘願居士..... | 史善嚴..... | 二〇 |

| | |
|------------------|------------|
| 上太虛法師…………… | 象賢……………二四 |
| 致舍予居士…………… | 修慈……………二六 |
| 致太虛法師…………… | 衛中……………二八 |
| 復衛西琴先生…………… | 太虛……………三二 |
| 辭職致諸長老…………… | 解凡……………三三 |
| 致谷峯上人…………… | 前人……………三五 |
| 致觀本觀源二居士書七通…………… | 冶開……………三六 |
| 復企李居士…………… | 能海……………四二 |
| 致徐平軒居士…………… | 印光……………四四 |
| 上太虛法師…………… | 王森甫……………四六 |
| 致太虛法師…………… | 王翥……………四七 |
| 致定慧寺吉堂和尚…………… | 寄塵……………四八 |

| | | |
|--------|--------|----|
| 致大同放生會 | 印光 | 五二 |
| 與山西閻督辦 | 莊蘊寬等 | 五四 |
| 與恆慚法師 | 德國比博士 | 五六 |
| 致德國比博士 | 恆慚 | 五七 |
| 致嘿庵法師 | 陸思安 | 六〇 |
| 上太虛法師 | 王佛生 | 六二 |
| 又 | 劉顯亮 | 六四 |
| 又 | 法界學院學生 | 六六 |
| 致駱季和居士 | 大圓 | 六七 |
| 致張怡孫居士 | 會覺 | 六九 |
| 致廣宿法師 | 即中 | 七〇 |
| 上太虛法師 | 釋象賢 | 七二 |

| | | |
|--------------|-------------|----|
| 上太虛法師并答念生居士 | 吳煦庭 | 七四 |
| 致克全法師 | 大剛 | 七五 |
| 覆昧光大師 | 日本中田覺船 | 七六 |
| 致佛學院同學會 | 軍監郭楷香等 | 七八 |
| 上太虛法師 | 鄭朴 | 八〇 |
| 爲生觀音小說致新聞報編輯 | 仁宏 | 八一 |
| 與滿智法師 | 王佛生 | 八二 |
| 致海潮音社編輯 | 未醒 | 八四 |
| 致臧貫禪居士 | 楊棣棠 | 八六 |
| 與能普師 | 智炳 | 九〇 |
| 致攻素居士 | 英國佛學會 馬越 | 九四 |
| 致柏烈武先生 | 孫少侯 函 | 九五 |

| | | |
|-----------------|------------|-----|
| 致張化聲居士····· | 史慧圓····· | 九九 |
| 上太虛法師····· | 晤一····· | 一〇一 |
| 致太虛法師····· | 大圓····· | 一〇四 |
| 又····· | 楊崔慶····· | 一〇六 |
| 上太虛法師····· | 留藏學法團····· | 一〇七 |
| 答心梵居士····· | 嘿庵····· | 一一〇 |
| 復郝旅長旭輝····· | 蔣特生····· | 一一一 |
| 致謝福生君論耶教····· | 研禪陳璞····· | 一一三 |
| 致甯達蘊等居士····· | 胡鐵雲····· | 一一七 |
| 與編考大定居士論佛學····· | 葉鳴珂····· | 一一九 |
| 致同志諸公····· | 譚道····· | 一二一 |
| 致唐大定居士····· | 臧貫禪····· | 一二三 |

| | | |
|-----------------|-----|-----|
| 致臧貫禪居士 | 大定 | 一二四 |
| 致慧明居士 | 大定 | 一二五 |
| 致臧貫禪居士 | 大定 | 一二六 |
| 致余稚鴻居士 | 張爾田 | 一二八 |
| 致蔚彬弟 | 大定 | 一二九 |
| 致晤一一厂兩師 | 果瑤 | 一二九 |
| 寄太虛法師 | 甯達蘊 | 一三一 |
| 致太虛法師 | 桑空 | 一三三 |
| 致天甯寺方丈惟寬和尚論興學救亡 | 陳伯達 | 一三五 |
| 答俞大錫君 | 太虛 | 一四一 |
| 答宗靈師 | 印光 | 一四三 |
| 告宰官白衣 | 章太炎 | 一四四 |

| | | |
|----------------------|----------|-----|
| 與印光法師····· | 劉海粟····· | 一五〇 |
| 致玉慧觀居士····· | 張宗載····· | 一五二 |
| 寄常惺法師····· | 太虛····· | 一五四 |
| 寄宰平先生····· | 太虛····· | 一五六 |
| 復徐宗澤君釋天主教對佛教之疑難····· | 陳璞····· | 一五七 |
| 寄太虛法師····· | 王仲····· | 一六四 |
| 致李石曾君····· | 太虛····· | 一六六 |
| 復太虛法師····· | 常惺····· | 一六七 |
| 致太虛法師····· | 唐大定····· | 一六九 |
| 致蔡子民院長····· | 歐陽漸····· | 一七一 |
| 復太虛法師····· | 林志鈞····· | 一七三 |
| 答葉映南居士····· | 蔣特生····· | 一七四 |

| | | |
|---------|-----|-----|
| 致願航法師 | 唐大圓 | 一七六 |
| 答李智章居士 | 印光 | 一七七 |
| 寄太虛法師 | 唐大圓 | 一七八 |
| 致誠善居士 | 冬嶺 | 一七九 |
| 致王森甫居士等 | 太虛 | 一八一 |
| 致太虛法師 | 大圓 | 一八二 |
| 致空也法師 | 大圓 | 一八三 |
| 致佛學院同人 | 淨嚴 | 一八四 |
| 與焦易堂居士 | 印光 | 一八八 |
| 復馬宗道居士 | 印光 | 一九〇 |
| 復永嘉某居士 | 印光 | 一九二 |
| 致常惺法師 | 王弘願 | 一九三 |

| | | |
|---------------|----------|-----|
| 復章道衡君論鬼神····· | 胡淵如····· | 一九六 |
| 答王振邦居士····· | 蔣特生····· | 一九九 |
| 致漢口佛教會····· | 胡子笏····· | 二〇一 |
| 致中國佛學會····· | 不空····· | 二〇二 |

佛學叢刊

海潮音文庫 第四編

佛學餘論三

尺牘 下冊

上太虛法師書

周明夔

前日趨候慈座。未遇甚悵。弟子障重業深。不能開悟。實自愧恨。今因公來漢。人地生疎。未能與武漢諸善知識會晤。相與切磋。深以爲憾。頃閱海潮音第五期第九卷。竊有疑焉。謹錄於後。敬祈指示爲叩。

一 通訊各函。多有論及佛教科學宗。佛教基督宗者。竊以爲佛法衰微。種種言詞。紛

紛雜出。有大士焉。欲開蒙啓塞。隨機說法。有研究科學者。權示以科學之理。數研究佛法。有篤信基督者。權誨以基督之宗旨。研究佛法。俟彼機緣成熟。自能捨邪歸正。頓破無明。誠以世界之中。一言一說一事一物。無不在佛法含容之內。而一切衆生。聞一佛名。一經名。皆造福無量。爲將來成佛之正因。所以處處權設方便。以相誘掖。斯實大慈大悲之願。至可欽仰。至於欲於三乘之外。別立一宗。以教天下後世。則實背謬佛律矣。自無量劫來。有無量諸佛。只有一法一理。合此則爲佛法。背此則爲魔說。絕不容有所融通假借於其間。當佛之世。九十六種外道。不聞佛有所贊許。亦未嘗有所攻闢。四十餘年說法。只闡明正道。使衆生自悟。彼外道中。又何嘗無博愛苦行之教於其間耶。今世佛弟子。只應發心皈依。隨依一定法門。誠敬修行。以期拔障開慧。讀經明理。尙是第二步。待自己能出污泥而不染。沒淵流而不沉。然後方能博施濟衆。廣利羣生。若自己尙流浪生死。不能自了。而立念欲以佛法與世俗名論相通。斯爲誘佛爲罪深矣。

一悅安師再與月滄師函。所以規勸至爲剴切。竊以末法之季。世人但知自利。祈求

福報昧佛深旨而佛法凌夷矣。夫僧衆爲居士念經禮懺實大菩薩大慈大悲之功德自利他成佛正因也。蓋以衆生流浪生死不能自拔。而我幸得出家。斷愛絕欲。奉行正教。然猶以宿世業障不能頓破無明。今幸有居士布施財物爲生者亡者祈求超生滅罪。自當至誠至敬。嚴淨身口意三業。念經拜懺。懺悔自己無量罪業。以懺悔故。自己之罪業得以消滅。然後以大悲心捨此懺悔功德迴向願施主安樂。所求如願。懺師如能日日受持八關齋戒。然後修懺。則此功德無量無邊。自利利他。人天之表率也。至施主之得福。并非由於經懺。而實由於供養懺師。以施主至誠供養。故得三業清淨。發菩提心。則此功德亦無量無邊。施主捨此功德爲生者亡者祈求超生滅罪。則所求自能如願矣。世俗不察。施主懺師了無誠意。徒有儀式。形如貿易。是只能冥仗佛力種將來之因結後世之緣耳。

一江紹源君論宗教雜誌一篇。不應刊登。江君所著古佛教及大方廣圓覺經時佛法及宗教與人生等篇。竊未嘗讀。不能知其意旨。及江君信仰佛法之心如何。然就此篇論之。其所言實大背佛理。其根本錯謬之點有二。一曰世界宗教不是重新解釋舊有的佛

教孔教基督教。二曰過去的文化。是過去的人由他們自身的需要而產生的。故不足爲我們的模範。經云爲人難。生中國難。聞佛法難。夫衆生業障宿願各有不同。是以有生中國。有生邊地。有聞佛法。有不聞者。今者衆生造惡者多。爲善者少。佛法衰微。莫能挽救。仁人慈士宏發普度之心。則惟有竭力宏揚而已。佛法者乃無量劫來無量世界中之惟一正法。不能以時代以文化以種族而有區別。名之爲世界宗教。未爲不可。乃曰重新解釋。此種謗佛言詞。使未知皈依三寶之人讀之。將謂佛法誠有不合於今日者。斷絕佛種。莫此爲甚。立意欲重新解釋佛法。固造無間罪業。而謂重新解釋之佛法非世界宗教者。罪亦與之同科也。其曰過去文化非吾人之模範。揆其立意。不過以爲今世文明進化。而過去者腐舊不堪信仰。此種貢高我慢之見。殊非正信之士所當言也。蓋當佛出世之時。人民之知識道德。爲今世人民累千百世修行而不能及者。佛滅度後逐漸衰微。以至今日道德淪喪殆盡。日日退化無有止期。吾人處於今日。應當如何生大懺悔心。仰祈佛力消除罪業。一心持誦過去之經典。虔遵舊日之律儀。頂禮前賢。以冀上進。而乃曰過去者不

足爲模範。不亦謬乎。海潮音之刊行。原所以宏揚佛法。所有他方投稿。不合乎教理者。似應依據經典。爲之解示。以闡發其道心。而啓其信仰。乃附之卷末。以示羣衆。竊恐未收宏揚之功。而先受摧殘之報也。

覆大圓居士

顯 蔭

蔭一心求道。隻身遠遊。深慶佛天加被。衆緣具足。人生至樂。殆無有逾於是者。夫真言密教之失傳於中夏。幾千餘年。宋明之際。雖有諸大德撰述儀軌。（如宋志磐大師之水陸儀軌。明雲棲大師之瑜伽餽口等）然不過瀛渤之一滴耳。至於五部秘經。諸門儀軌。則恐名字亦不得聞矣。惟日本則自弘法大師集其大成。門下宗徒。對於大師之真傳。

愛護珍惜。法流緜遠。千餘年如一日。入其門者。莫不飽飫醍醐。徑登寶所。蔭自慶宿植。獲遇良緣。攀金剛之峯。探祕密之藏。博獵廣涉。探要鉤玄。於高野大學圖書館。高野大學研究室。及大乘院。天德院。高室院。金剛三昧院。五智院。諸家祕藏之寶冊。莫不借備研究。於大日經金剛頂等諸部之疏釋。以及教相事相諸要典。悉已心領其玄奧。手錄其精華。是不特自獲法喜。將來尤可以貢獻於祖國之佛學界也。（蔭所研究之密藏。大藏經中多未載之。而續藏中亦鮮收入。良由密教典籍。多祖祖相傳。不出闔外。故非入其門者。不易窺之。）密教教義之深妙。惟顯法身如來內證功德。該統法相三論。天台華嚴之優長。且駕而上之。世間一切學問。佛教爲最。佛教中一切法門。真言爲最。乃千古不易之定論也。於十月三十一日。中院流根本道場。龍光院。爲蔭特開傳教灌頂道場。入壇之際。兩界拋花。（驗宿植根基）皆獲大日如來。尤爲可喜。昔弘法大師之入唐求法也。長安青龍寺。爲大師特開灌頂壇。大師入壇。兩界投花。皆得大日如來。惠果阿闍黎。深歎不可思議。古今如出一轍。茲惟有精進修持。求早成悉地。利益衆生。以報佛恩。祖恩。師恩。於萬一耳。密

教之教相事相。皆得阿闍黎完全傳授外。梵文方面亦已入其堂奧。古德云。研究佛法。不悟梵文。譬如夜行無燭。可知梵文與佛學之關係焉。梵文之與漢譯最有關係者爲悉曇文。故蔭尤加意研究其梵漢對譯之關係。他若梵本之金剛經阿彌陀經觀音經般若理趣經心經（以上除心經外皆大長篇之經文）楞嚴咒隨求咒（梵文真言之最長者）以及兩部曼荼羅千餘尊之梵文種子真言。皆已完全學習矣。惟邇來學業非常忙碌。每日閱書時間。在八小時以上。除眠食外無多休息。惟腦力體力均甚強健。足以告慰。拙述梵文寶鑰。尙未脫稿。一爲學務忙碌。無暇筆墨。一爲精益求精。力求完善。遲之又遲。職是之故。至於研究梵文初步最要之書。以日本東京丙午出版社所出之實用梵語學一書爲最佳。請院長大師函囑木村泰賢博師代購可也。（山中不能得之）日本佛教雜誌之最有價值。內容最豐富者。一爲高楠博士等編行之現代佛教。一爲木村博士等編行之宗教研究。其餘嚕嚕蘇蘇。形形色色。不勝枚舉。然佳者極尠也。高野大學密教研究會出版之密教研究。內容極佳。乃高野大學精神之所在。敬爲介紹與貴刊交換矣。至於

現代佛教（月刊）宗教研究（月刊）兩種。請院長大師函托木村博士接洽可也。

致太虛法師

章太炎

昨日快聆清論。所發明起信大義。洞若觀火。拜服拜服。論人乘天乘關係。大有益于世教。昔人云俗昧遠理。僧滯近教。宋明理學諸師。所以不宜直趣佛法者。祇以其道玄遠。學之者多遺民義。故爲此調停補苴之術。然苟識其情。厲行六度。亦與儒術相依。唯有漏無漏爲異。若撥棄人乘之義。非獨不益世法。亦于六度有虧矣。大抵六度本自平等。十善乃其細者。在家出家。皆不能離十善。東經西經。亦並依於六度。以此倡說。自然殊途同歸。未知上人以爲有當否。

上太虛法師

陳懷恕

敬稟者。弟子於本年十月十四號乘彼阿公司汽船摩尼亞號由上海起程赴英。十一月二十一號安抵倫敦。一路風平浪靜。船人詫未曾有。經彼南時。聞有華人所建極樂寺。壯麗爲一市之觀瞻。所係由友人引導前往一遊。蓋欲藉以悉南洋一帶佛教情形也。寺距彼南約十里。背山面海。拾級而登。本尊爲釋迦牟尼佛及阿彌陀佛。建立已數十年。年年募款增築。工費已不下百數十萬。今方建塔。庭園花草佈置精雅。房棟舍宇。修飾華麗。放生池中龜大盈尺。魚鳥相親。遠眺彼南全市。及椰子樹園。鬱鬱蒼蒼。氣象雄大。前二十日。今暹邏國王曾來一遊。山門所懸「歡迎佛教國主暹邏王聖駕」之匾額。尙未撤

去。客堂中遍懸名人來遊筆蹟。如英國康諾德親王及王妃之感謝狀。故今暹羅王之來遊筆蹟。以及日本中國諸名人筆蹟不可勝計。寺僧某數年前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後出家。師在某處講經時。彼亦曾參聽。云惜弟子不諳閩語。無由以悉南洋一帶佛教情形。十月二十九日。船抵錫蘭島首府可崙坡市。錫蘭古稱獅子國。自昔爲佛教盛地。集中於甘地。船泊二日。故雇摩托車往遊訪甘地。距可崙坡七十二哩（二百四十華里）車行四小時可達。本前新哈王朝故都。風景以甘地湖著。佛跡則以佛牙寺爲最古。寺瀕湖畔。山光水色。交相映映。蒼翠欲滴。入寺門卽佛牙塔。牙長三尺。前此可自由拜觀。現因疑謗多起。故閉其扉。每年春秋二際。寺僧開塔修法。則任人參觀。弟子緣薄。惜遇非時。不克一謁。塔左有金色佛骨塔。香花燈燭。滿散其前。參拜者不絕。下有碑。概爲佛教事紀。皆新哈文。未之能識。更上左旋入藏經閣。有黃袍右袒番僧主之。中藏古梵本英文本。新哈文本甚多。類皆珍貴。並有貝葉真經。係六百年前。尤物價值連城。中有售新哈文貝葉經。弟子購置數板。以作紀念。

師若欲者。弟子當寄呈也。寺前有小園。有佛骨塔二。更有菩提樹一株高聳。結實纍纍。下塑釋迦佛入定像。弟子購菩提子數百枚寄與家父矣。此寺構造異於中國亦異暹。佛像以及地獄圖則大同小異。其他山頂佛足蹟。因時促不及往。寺僧不嫻英語。無可詢問。錫蘭佛教現况。廢然而返。沿途所經關於佛教者。惟此而已。歐洲自大戰已後。研究佛學者日盛。各大學幾皆設有專科。惟多爲學理的研究。尙非信仰與修道的實行。弟子初到情形不熟。加以英語辭難達意。上情係聞於友人者。明年此時。或可詳察其情形。再以報告。

覆張幻龍居士

太虛

鄂中佛徒。勇行者多。研理者鮮。得居士之間。不禁有足音蹙然之喜。但前說在明五蘊即空空即五蘊之相即義。遂借喻即平常眼識所見「堅密」之石。由顯微鏡眼可見「不堅密」之相。以明即凡情所見之「色」。聖智可見爲「非色」。即凡情所見之「有」。聖智可見爲「非有」。即凡情所見之「空」。聖智可見爲「不空」。即凡情所見之「無」。聖智可見爲「不無」。故空色相即有無相而已。諸法即空。故諸法之定相不可得。空即諸法。故空之定相亦不可得。若諸法若空之定相皆不可得。故諸法空「不可得」而空亦空。「不可得」老聃「一指」無名之樸。「二」指依無名之樸所起「名」「實」相待之二。「三」指名實之「二」對無名之「一」待合爲三。三生萬物。則所謂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名爲萬物之母也。此但推論之名理。非爲實證之智境。意存無名自然之實。未達緣生性空之如。極之亦不過以名分位假「即對待假」推明空理而已。般若由法和合假受相續假。名對待假以明本空及無自性。由如實而證。乃如證而說。故徵驗之科學反得引爲喻也。三假皆可明「無自性」。明「無自性」即是明「空」。

卽以「無自性」謂「空」故能所空無自性。有無空無自性。固遣無可遣。泯無可泯也。

覆吳純周居士

陳妄清

前接源善和尙自雲陽來函。知夔中魔外肆凶。復有劣僧勾通鄙棍。聳聽當道。拘僧封廟。幾致戒期不能圓滿。經敝部電明督處。始獲交縣議會解決。復接續泉和尙自開縣來函云。議會仍未公平解決。佛會各居士亦未割押。而惡僧等又四處張羅。欲捕續泉。似此情形。完全在摧殘公等所組之叢林。際茲慧日未光。魔軍競起。摧殘佛法。固無足怪。獨憐身被袈裟。不知報佛深恩。轉來設計破壞。如彼獅蟲而食獅肉。可深浩嘆。妄清遠處巴峽。徒恃函電。益增彼瞋。故至今徘徊審顧。不敢從源善和尙等之請有所表示也。今居士

能於大難之中。苦意維持。所謂行人之所不能行。非大雄無畏。曷克臻此。目前正僧遠颺。勢已如斯。提倡居士仍舊照常自修。並自設立佛校。或夥同辦理一校。果如所期。則佛法之人才蔚起。菩提徧種。波洵自伏。五濁惡土。可轉琉璃。法良意美。務望堅忍行之。至聽講各經。難解真義。只須放下一切。勇猛精進。自然開悟。何必求解真義。真義苟可以求而解者。便非真義也。又問心不清淨。如何攝伏。只此要攝伏自心之不清淨。卽是不清淨。卽是務外。卽是妄念。卽是生西之障。但將一句阿彌陀佛。念得懇懇切切。不要放鬆。不要亂想。便是攝伏自心絕妙法門。便是念佛唯一方針。顯忍居士自知錄淨業纂要念佛各法門。擇其近者專一而行之。久自有效。不必多求也。

致謝吟雪女士

朱慧明

(上略) 妹以爲佛教之所以衰頹若此。三寶之所以少人尊敬。絕非由於偏重出世法故。乃完全由於僧尼二衆腐敗墮落。甘自暴棄。不肯悉心修學出世法。宜揚出世法。以自利利他故。是故今日宏揚佛法之急務。除創辦男女等佛學院外。僧尼二衆之整頓改善。實爲至要之一端。整頓改善之法。凡二。一曰先自剃度。身入其中。以爲表率。同時聯絡同志。合力勸化。以感導之。妹之發表緣起。徵求同志。半卽爲此。(見海潮音五年五期)

二曰於各寺庵中演講。並於出版品中撰淺顯之文。詳細解說僧尼之三何主義。所謂三何。卽何謂僧尼。(卽僧尼之名義。地位。人格等。)何以要爲僧尼。(卽僧尼之志願。目的。責任。及應做之事等。)應如何爲僧尼。(卽僧尼應具之形儀。態度。戒律。道德。品性。智識等。)二法之中。以後者較爲易收功效。此種演講及文字。極易舉行。極易普及。淺顯通俗。必極易使一般聽閱之信尼了解感悟。定可收效。若僧尼二衆果能改善增盛。則其人格地位一切。自然增高。而佛法亦自然勃興。三寶亦自然同受衆生之尊敬信仰矣。廢除偶像一節。妹亦深以爲然。如雷公等。本不宜有。又嘗見佛殿中有供道數偶像者。此由於庸

僧俗尼。愚夫愚婦。不知釋道之分。誤合爲一。苟欲納之於正軌。非有指導匡正之者不可。而負此責者。端在有識之尼僧。此亦整頓僧尼二衆。萬不容緩之一極大原因。若謂諸佛菩薩之像。皆可廢除。則殊不敢贊同。惟一寺庵中。本來只須供釋迦本師。阿彌陀佛。觀音藥師。文殊。勢至。地藏。彌勒等七八菩薩法像已足。妹對於佛化運動。深爲贊同。但不以專務高深爲然。尤不以過於維新取革命的方式爲然。蓋專務高深。僅能使智識階級中少數人獲益。難於普及多數無識階級之人。佛化運動。亦宜從通俗普及着想。若過於維新。而取革命的方式。必致弄成非驢非馬。不可收拾。此妹之所以絕對不敢贊同也。妹觀今之庸僧俗尼。其以出家爲苦。而以在俗爲樂者。姑不論。卽稍有智識者。亦都不知佛門廣大平等之理。對俗人求剃度者。每以爾非空門中人爲言。然則試問。必何等。人。且何種程度資格。方可作空門中人。吾知其必瞠目無以對。妹家居。雖亦可修學。但終欠寂靜。難於專一。且身爲閨女。俗相未除。欲向各處參學。尤多不便。而終日與俗人相處。塵緣日重。魔障日深。則解脫愈難。故妹來歲決擬剃度。極遲至後年。無論如何。必現尼相。惟先師於今

秋圓寂。一時尙無剃度之所。大約不投甯波白雲庵。或南匯泥城淨心庵。或西門觀音堂。或上海卡德路同善堂披雍。(淨心同善白雲皆住尼六七十人。清規嚴整。內容甚佳。均爲著名尼庵。現在司善堂中閉關之女和尙。覺明禪師。卽海潮音一年十一期所見之丁寶琳女士。師紹興世家女。畢業於上海城東女學文科。秀慧賢淑。爲同學冠。而品德才識之佳。尤無與倫匹。師幼信佛。及入城東。信心愈篤。蓋城東校長楊白民居士。教員李叔同居士。皆學佛甚力。校中女生。受二居士感化而發心學佛者頗衆。其中尤以師爲最誠。師博學能文。深知經義。既得二居士之訓導。愈通曉佛法。後李居士於武林剃度。師爲詩送之。復於假期親往訪之。遂發心爲尼。民八卒業後。留校任教務。常以學佛勸諸生。一時發願出家者。頗不乏人。民國九年秋。師遺書留別家人親友而去。既落髮具戒。現比丘尼相。修學愈勤苦。勇猛精進。不遺餘力。師誠當世比丘尼中之大德。佛門之龍象也。)定至漢口古德庵落髮。如能如願於古德庵披雍。現尼相後。擬卽進女佛學院修學。彼時當可與姊朝夕相親。共念彌陀。同求正法。惟妹對於古德庵及女佛學院一切內容。種種情狀。並

規則手續等等。皆一無所知。倘蒙一一詳示。不勝感激之至。曩閱海潮音見有楊蕭李郝四女士。以同鄉同學姊妹。同時來漢出家。妹深爲欽仰。敬慕異常。徒以無緣識荆爲恨。不知目下是否皆在女佛學院。係於何日何處依何師落髮。其身世一切及剃度因緣。吾姑定知其詳。務懇詳細示知。武漢女居士之盛爲全國冠。不知邇來現尼相者亦衆多否。其名號身世並剃髮因緣等。可否一一詳示。女佛學院講師管理等。係男僧抑女尼。功課如何。學人共有若干。是否比丘尼爲多。一切均懇詳示。無任盼禱。（下略）

覆羅馬大學教授遠東哲學博士杜斯先生

化聲

捧讀惠函。知先生爲佛門巨子。亦世界文化之大貢獻家。景仰無既。敝社同志。痛現
在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無不陷於煩悶紛擾之狀態。蓋人類失其重心也久矣。欲救正人
心安慰人心。須有絕無危險分子之宗教與學術。瞻仰四方。舍佛無歸。蓋慈悲喜捨之良
藥。誠足醫治殺盜淫偷之現狀。且真能究竟解決宇宙與人生之大問題也。同人自忘譚
陋。創立覺社。編輯覺書。與海潮音等雜誌。冀以喚醒世人之迷夢。聲嘶力竭。於茲七八年
矣。東亞應者尙有其人。西歐則寥寥無幾。得先生登高一呼。行將與世界學者握手言歡。
何幸如之。來書所謂彼此互相接觸。互相交換。誠敝社所馨香頂祝者。幫助貴雜誌撰文
一事。同人學識雖淺。亦當唯力是視。但佛門說法。最貴對機。各處人情好尙不同。教育家
不得不支配於客觀上之被接引者。請先生就貴國學者智識慾上所要求答案之問題。
擇其極有價值極有興味者。寄示數則。以便同人應用佛學之真理。而研究之解釋。或
不至有辱使命也。

與王弘願居士

史善嚴

久仰高風。未親道範。當今之世。熱心佛化如居士者。豈可多得哉。乃昨於友人處得閱大著之佛化刊。見日本權田僧正來潮汕等處。傳授密法之盛況。不勝歡喜之至。但余於彼來華傳法期間之短促。與特許在家俗人爲傳法阿闍黎之二事。殊有懷疑之點。蓋世尊以住持法藏。付囑迦葉阿難等比丘。以安僧護法。付囑王臣士民。非僧伽不能傳持佛法。非長者居士等無以護行教化。則在家俗人。與出家僧衆。於佛教中。例應有別。又佛說白衣高座說法。比丘下聽。此爲佛法衰相。居士忍以與密者衰佛耶。又考密教。自龍樹開南天鐵塔。從金剛薩埵親承兩部大法。代代相傳。皆極注重律行。由印度而西藏中國日本。從始至今。亦未聞有俗人爲傳法師者。即權田等雖變成娶妻生子之俗漢。然猶尸

僧正名。其在日本。亦未許俗人爲傳法。乃來華竟開自古未有之局。破壞佛制。以籠絡之手段。求銜售於俗人。此等之行爲。余誠不能不深惡痛斥之也。且考西藏之傳授兩部大法也。其時間必七八年。卽日本亦須加修行等一年有餘。方能將一切儀軌。學得大概。今彼乃二三日。卽將兩部大法。完全傳授。受其傳者。亦卽轉傳授他人。此於時間上。余又不能不視爲荒謬絕倫者也。且密宗最重者儀軌。必以三密相應。方能開顯本具之曼荼羅。今數日之間。試問能將此一切之印咒學完否。若不能學完。何能受傳法灌頂。而傳法他人耶。此自欺欺人之阿闍黎。甯不爲明眼者所齒冷歟。又見居士覆顯蔭法師書中所引不空阿闍黎。以法傳寶壽寺含光等。同時有居士趙梅。惠果阿闍黎。傳慧應慧則等。同時有居士吳殷。如此二居士皆受大法。此事固實。但未聞其登阿闍黎座。爲傳法之事也。故不足爲俗人作傳法阿闍黎之據。蓋居士與比丘。本卽身可以成佛。無二無別。然未成佛。則荷傳如來之法者。純屬比丘。而不在居士。以傳持法印者。規範世間。必戒體戒相具足。然後可以爲傳法師。今俗形居士。旣缺戒體戒相。而又不如此比丘之完全脫離家縛。何能

傳持法印也。本經儀軌中。雖於阿闍黎無限定僧伽之明文。然亦無不限僧伽可許居士作阿闍黎之明文。而處處依佛經律。皆言在家佛子。不得傳法收徒。則彰明較著。不容強辯者也。又案密宗之灌頂。本有三種。一傳法灌頂。惟出家人得受之。登傳燈阿闍黎職位。二受明灌頂。三結緣灌頂。無分在家出家。人人得受。又云兩部曼荼羅中。大日如來。俗人形四佛出家像。卽此以證俗人形可作阿闍黎。此義尤乖教意。夫如來等流化身。何形不現。而現形要皆含其密義。此現俗人形者。亦祇表衆生本有法身功德之義。而別無俗人可爲傳法阿闍黎義。若但依顯形而不依密義。則如來或化牛形。將執爲以牛作傳法阿闍黎之據。而附同持牛戒之外道耶。又如密宗所謂男女和合。作大佛事。〔本定慧和合義〕將謂作大佛事者。亦實須男女配合耶。信如是。則龍樹以至空海等。皆未娶妻。若雷斧俗形。若居士。其皆不足爲作佛事之傳法阿闍黎乎。嗚呼。權田以欲取最先獲得支那布佛教權之榮。以爲妻子交遊之光寵地。而居士亦欲妄尸重興佛教之虛名。乃悍然忍爲此壞法之罪人乎。夫中國佛教。至今有一線之存者。全賴僧律儀之維繫而已。今若染

彼日本之風。以破壞之。則前途之可危實甚。况日本雖亡僧之實。猶存僧名。居士乃並名去之乎。居士如果宏揚密宗心切。則可剃髮染衣。作一比丘阿闍黎耳。如或不能。可遣青年比丘留學西藏。日本深習其儀軌。詳考其教義。數年後再宏傳。未爲晚矣。夫中國斯時。欲宏傳密宗。本極投機。然亦最爲危險。偶一不慎。卽流似道家之符咒。易招外人謗毀。且傳法既不須爲僧。又眩於息災增益之種種靈感。則世之點而將爲盜者。皆將獵此傳法。阿闍黎位。以傳其徒衆。而廣爲惡行。則道家汚史之黃巾紅燈等妖。將有移及於佛教之一日。前途之流弊。甯可勝言哉。甚念居士宏法心切。兼中興密教之志願亦甚宏。以是不得不爲痛切進言。亦非謂居士與比丘有高下之限也。實依佛之制教。本平等心。爲密教前途計。佛法將來計。當從戒律上建設。沙門居士各循其職分。故略陳管見。以盡忠告。勿以潮汕無僧。遂謂全中國無僧也。伏願三密加持。早得開顯本具之茲芻曼荼羅現茲芻身。宏傳密教。則余言有益。而居士之功亦豐矣。

上大虛法師

象賢

月前蒙惠尊著起信唯識釋一冊。沐讀之下。獲益良多。用地上菩薩之心。殊異生極果之用。以無漏無間有漏之現行。開生滅與不生滅之妙門。堪謂揭相宗之底蘊。顯聖凡之淵致。解千古之紛糾。爲萬世之標準。發先人之所未發。言馬鳴之所欲言。讀起信者有是釋。則如觀掌中之珠。凡有疑竅惑卻自必迎刃而解矣。然起信本爲性宗之要籍。得公釋。翻然改其轍迹。爲相宗之健將矣。賢首一宗。以此論爲指導。因其以如來心說如來藏。單真無妄。又不許性具善惡。又不許色具色造。則生滅之門。實無容其駐足之點。義若昭日。至若天台以真如說如來藏。表面觀之。則生滅有漏之心。無從生起。然精研其妙理。則二門隨緣俱可現起。以其明性具善惡。故雖至如來果位。脩惡淨盡。脩善圓滿。其性具固

自若也。此之所謂性卽指導諸法自性真而言者也。良由如來證此。故能從本垂迹爲實施權。雖藉修善作用。全仗性具之體德。不唯菩薩之有生滅與不生滅之實用可說。則如來也。具善惡之權用明矣。故起信一書。于天台無甚重要。天台教義。有助于起信大矣。若夫唯識家之釋起信。則法師此釋。足以盡之矣。倘以異生之心說無漏種如來藏。其義不可通。其理不足明。撲朔迷離。易起人之誤會。是故甚至斥起信爲僞造者宜矣。妙手神運。恢恢乎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使賢首學者讀是書。必有更整其教義。使天台學者讀是書。必捧之以精密深窮之思想。使唯識學者讀是書。必冰泮其宿惑無肯綮于其間矣。裨益三家。深且巨矣。荷法師以閱博平等之慈悲。使山陬海澨。隔萬里雲水之學者。猶得飽饜法味。遙思楚南燕北親見親聞。其慶幸之情。更有逾于學人者矣。略摭所得以陳。未知有當否。懇祈指示。

致舍予居士

修慈

弟此次承佛學院都講善因師。特別方便。招住院中。兼旬之間。得與諸講師張化聲。唐大圓。李慧空。三居士。及大敬法師。昕夕相處。咨詢心要。獲大饒益。現在院中大學部。唐居士講俱舍將畢。張居士講百論過半。善師講中論已達全論三分之一矣。敬師講印度佛教史。慧空居士講國文。每屆上課之時。弟必傍聽。各講師能隨情契機。深入淺出。凡弟平時所不能釋者。至此悉領悟。法味之樂。誠有不可言喻者。又院中前班畢業之留院者。爲研究部。其上課時本少。但每週亦定數時。凡各經論。可得講師隨時指導。兼及外書。如我國之莊老。及西洋之哲學等。弟於日前。已曾列席該部。聽張居士之講者二次。一爲讀阿毗達摩雜集論述記之大概。一爲讀顯揚聖教論之大概。其于法相一宗之義蘊。提綱絜領。言簡意賅。實令弟子聽時。生希有難遭之想。十載家居。一遊鄂渚。此行爲不虛矣。所

自恨者。墮深業。家書叠次促歸。不能常依前講師之座下。噫。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安得萬緣放下。久住此間。深究三藏靈文。以出輪迴生死也。又弟住此既久。與研究大學兩部學人多所周旋。聽講固屬同堂。閒暇亦常在一處。卽其修室臥房。均有予之足跡。蓋來此參觀。既親諸講師之道範。前於學人之動靜語默。行止威儀。亦思有一番之考察焉。一日過研究部修息室。怪其寂然無聲。因攀門簾而入。則見其十餘人。方俯首深思。各展閱其所究之內典。仰視壁上自治規則。有禁語一條。弟於此時生恭敬心。未便久留。作禮而退。嗣後非休暇時。不敢驟入其室。該部中有一四川居士名能學者。教理固不在人下。而其終日默持佛號。專以淨土爲歸。此又其中之特出者。大學部人數五十餘人。江浙人較多。其成績亦以江浙人爲最。而其舉止安祥。狀態和藹。均能全班如一也。院中全堂學人。早晚上殿禮佛三皈三拜。儀式最簡。而黃昏之坐香一次。有令人讚嘆其難能而可貴者。蓋青年六十餘名。人數非不多。限時一句鐘。爲時非不久。然止靜之柳一鳴。全堂寂無聲響。于此足徵佛學之可以陶淑性情。且益信院長之教化及于人者至深且切矣。抑弟不覺

有感焉。全國學校。中小固不待言。卽大學諸校。偶入參觀。若逢下課之時。學生之歌曲聲。笑語諧謔聲。狂呼疾走聲。幾於震憾耳鼓。夫形端者影直。內虛者外浮。余固學校中人也。非故爲抑揚。實親歷其境。有如是者。質之高明。當以爲然。昨值浴佛良晨。適逢先君忌日。因請全院淨侶。爲誦彌陀尊經。蓋弟既遠遊鄂渚。不能親奠於家。亦應少作功德。以報親恩於萬一云耳。弟之歸期。約在來月。把晤在邇。書不盡言。

致太虛法師書

衛 中

閱晨報。敬讀上人之教育議論。意見高超。膽識雄偉。聆聞之下。不勝歡喜感佩之至。中遠涉重洋。特來中國。深知東方心理學之最寶貴最實用者。厥爲中國之心理學。中國

心理學之在今日。雖云衰頹之極。幾乎人人吐棄。而按中看來。實有重行光大之必要。中來中國十有三年。辦理中國教育。亦已九載。然未聞一有真主見真膽識之中國人起而創辦中國教育者。殊足令人失望。今上人獨能本其卓識。直口論斷當世教育。其雄偉之膽識。實所欽佩。將鄙見略陳。望祈賜教。現在世界上最重要之問題。不外東方人能否在人類中佔其應有之地位。及東方心理學。能否在人類之外面活動中。表現其應有之作用。中想非東方原動力靠內之程度。與西方原動力靠外之程度。能夠平均。則東方文化在今日靠外活動之世界內。不能存在。可斷言也。而數十年來。遍覓東亞大陸。用自家文化靠內程度之東人士。竟不數數觀。一般之人。且兢兢業業爲西方文化靠外之程度。是謀。雖西方靠外之活動程度。絕非東方人可學而能。亦未聞有人自反。進而言之。縱有少數想用東方文化之靠內程度者。亦不知其如何使用也。假若東方人真是大多數。只知襲取西方靠外之活動程度。最少數又不曾用自家文化之靠內程度。吾恐東方之人。永遠不能有程度。東方人若常無程度。則是世間人類白費食料。白佔地方者。三分之二。而

用處極少者只三分之一。且此三分二之多數。又必爲三分之一之少數的最大障礙也。所以幫助東方人按其本有之靠內程度活動。不惟關係東方文化之生死。卽對於西方文化。亦未始非人類進步之第一要事也。上人以爲然乎。惟是欲幫助東方人使之按其原來靠內之程度活動。乃今日世界最複雜最難辦之事。蓋想使東方之靠內程度有外面的用處。完全是最高最細之方法的問題。倘如方法粗硬或低劣。則東方靠內之活動。必不能往外表示。而東方靠內之活動。越不能往外表示。又越必爲西方靠外之活動所威嚇所驚恐。而不敢自動也。此種現象。目下已露端倪。言之令人心痛。而欲創生此能表示東方內部活動之最高最細的方法。又屬實在不易。所以直到現在。世間尙無此種方法之出現。亦無足怪。據中觀之。想建設這種方法。非將西方最高最細且包含於中國古代內部學問之內的那種物質學問。研究到能夠通達東方內部學問之程度。不易爲功。且除此而外。恐無別種路徑也。因爲非研究西方最高物質學問。至於通達東方內部學問之程度。不能羣生表示東方內部活動之方法。所以產生這種方法。遂變爲能否兼備東

西學問的問題。不只能否兼備東西學問之問題。且是所有之東西學問。能否互相通貫的問題。而欲培養這種複雜之學問。又非少數之人短促時日所能成功。所以中擬立一專門學院。先事東西貫通之學問的培養。再爲東方內部活動程度實現之謀。因感佩上人之識超膽巨。敢將敝院之緣起佈告各呈一份。上人對之有何高見。極所願聞。中在西方時。雖曾潛心於東方之學問。在華十有三載。亦曾稍稍研究。惟惜所知極少。所以常欲與真實研究東方學問之人。來往切磋。藉補淺陋。先此陳述。欲言不盡。至東西學問之如何溝通。真正中國教育之應如何建設。亦曾少有論述。謹先檢呈數種。望祈不吝賜教。爲盼。上人有何大著。可否賜觀。佛教內有何與教育有關之重要書籍。亦望賜知書名。與出售處。所以便購閱。

覆衛西琴

太虛

衛西琴先生大鑒。兩次傾談。極爲心洽。今以依先生教育之宗旨而欲達其目的。必須先從大乘佛化。以得到符合外內上下渾然一體之宇宙人生實際之孔家儒化。與大乘佛化。乃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承先生之誠懇垂問。謹以此意貢獻幸參究之。並祝得大成功。



西洋大部文化……偏於外表形下的

東洋大部文化……偏於內容形上的

孔家儒化

是符合外內上下渾然一體之宇宙人生實際。施行者注重之點。在乎人羣如何調達人羣之內心。使發爲適宜人羣情性之常德倫理。如何制用人羣之外世。使成爲適宜人羣生活之器具事物。

大乘佛化

是符合外內上下渾然一體之無限世界衆生實際。施行者注重之點。即在無限世界衆生之實際。使之消除過患。成滿功德。平均發達。以至無上之佛法界。

辭職致諸長老

解 凡

凡合十。謹致書常住諸長老座下。吾湘耆宿凋零。有君子道消之歎。辱承法門不棄。

菲材。委以重任。自念魯鈍如予。雖當茲末世。猶車載斗量。隨地隨時。而可俯拾也。敢望諸公。遴卓異之高操。舉岩穴之乞士。俾進賢者而退不肖。使駑駘下乘。伏櫪偷生。免白衣家笑我宗教中無人耳。不亦善乎。諸公高蹈自持。自不敢悔。然處此魔佛相持之秋。噤若寒蟬。我思退之則藏於密。放之則彌六合。大德不其然乎。東坡先生楞伽序有云。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置之當世。慨乎其言之也。現世對於名利。惟恐不奮鬥。惟恐不競爭。寡廉鮮恥。至於斯極。古之人風骨氣節。幾不足以語於今之世矣。淡泊明志之士。視同嚼蠟。矜奇狗異之徒。如蟻赴羶。拾古人之餘唾。不尙實踐。此唱彼和。舉國若狂。以己之矛攻人之盾。女訟淫奔之母。兒叛攘羊之父。新世紀之所謂道德人格學問倫理。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有心人未嘗不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也。維新者犯上爲正義。口給爲辯才。守舊者餓孳不之救。裝塑則勇爲之。有無不相通。疾苦不相問。枯坐禮誦。沽名釣譽。上者以之終身。下者恃此苟活。明眼人笑之非一日也。良知良能之謂何。凡人斯。敢不知此。前車之覆。後車之鑿。孽不可造。緣不可結。有德者當之。緣孽皆優爲之。小人亦貼

耳俯首入於君子之林矣。凡年來絕交雲母。息游寶林。汲山泉以洗滌身心。伴枯木而續茲慧命。井蛙不足以語天。夸父又安足以追日。屏息靜坐。無念可生。不假思惟。思惟不得。我之所謂無上妙道。識得一萬事畢矣。凡自今始。不敢居高蹈之名。只知避賢者之路。知與不知。恕我狂惑。惟冀諒察。

致谷峯上人

前 人

凡拜手奉書谷峯上人講筵。久別夢縈。不勝馳系。郇香留頰。每飯難忘。敷座有感。得數十字。望賜郢正。餉我青精飯。名山入夢頻。菜根欣共咬。大塊笑橫陳。誰解浮生樂。應知片石親。烟霞原有約。萬事謝時人。不足云詩。但寫我懷想之意而已。嗣後文字擬從此擱。

筆世間法亦從此不欲說矣。師當有以語我來。生平無所建白。固知了便是好。好便是了。未有了而能好。好而能不了者也。世尊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今固不見世尊之形。不聞世尊之言。可知不了不能成佛。成佛實了而又了者也。知者得毋河漢斯言。不盡縷縷。

致觀源觀本二居士

冶開

昨接手示。慚感無既。切思貧衲道業荒蕪。實行殊欠。荷蒙青睞。切切真誠。露於言表。貧衲滋愧良深。十四晚到京。十六大雨。本欲造訪。奈精神疲乏。良友多苦於應酬。加之敵寺要事急招。故於十六早車逕直赴津。稍事休息。有負之處。尚乞恕之。輒憶二大護法。再來人也。萬不可以自棄。甯求其實。毋求其虛。近來尋枝摘葉。向外馳求者多。直達根本體。

貼入徵者少。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蓋世界空華。浮生夢幻。極世尊榮。轉眼卽滅。袁大總統。盡平生之才力。謀至極頂。五十八年而已。我等與舉世人皆如此也。故貧衲每與知己者相提挈。無不以此切切爲首提。六祖壇經直揭本源。貧衲生平所宗。二大護法竟能一肩擔荷。心契神會。非具大根者不能如此。若果於此切實着眼。是則貧衲與二大護法未遠離也。向後與道爲宗。能晤卽晤。否則賜教言以作面叙。承招赴都。本不應違。唯精神缺乏。難以支持。望恕望恕。再者承云發心者多。切思旣不以貧衲無知見棄。發心向道。貧衲極其歡喜。祈查明人數。今番或晤或不晤。隨後概以佛珠奉贈。唯寄何處。乞示明也。

又

手示敬悉。所言打成一片。此事談何容易。非具斬釘截鐵之手段。百折不回之心腸。久而又久。切而又切。或可稍有相應。若是依稀越國。彷彿揚州。正所謂古德云。鎮州望曹門。遠之遠矣。大丈夫立身於天地之間。不動則已。動卽一踏到底。豈同凡俗之輩而支支離離也。

又

前接手示快慰無量。蓋世人雖多。然具高出之見者。頗不易得。居士能以金剛經資助精進。此誠得其樞紐矣。金剛經全文通前徹後。直截痛快。掃除一切。無絲毫之沾染。無絲毫之住著。直露人人之本源。無過此經。承問二十四經之不字。蓋全經均對於衆生而言。因衆生處處住著。不著於凡。卽著於聖。不著於是。卽著於非。殊不知凡聖是非名雖不同。其執著是一也。當知此執著。卽是衆禍之源。所以十八分中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又十七分末後去。通達無我法者。說名真是菩薩。其餘各分之中。不稱讚此經之功德。卽掃空諸執諸見。唯二十七分撥轉調頭。慮衆生入於徧空。故示須菩提云。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此分之名無斷無滅者。正在於此。所以云於法不說斷滅相也。全經無非爲解粘去縛。所以末後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此正顯第三分云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蓋三界九有十二類生。皆是夢

幻泡影本無真實幻妄所生。如人多貧。卽入於貧界。卽有種種之貧妄發生。一經覺悟。貪妄消滅。未曾覺悟之先。卽有種種之相生種種之作爲。所以云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當知貪境貪相本空。因妄而有。然妄無實體。了達此義。卽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其義各分持久其義自顯。奉上金剛經一部。權且誦持。容後有摺本再行寄呈。照片二張。統祈檢收。熊督辦昨在敝會。與程雪樓葉爾愷應德閔王一亭狄楚青諸君晤商。補助湘賑事宜。前日常州敝寺有水陸大齋道場。今日初二日方始圓滿。接至滬上起念佛道場十四日。所以遲復也。

又

手示敬悉。梁君事誠屬意外。然佛法之實用卽在此准。竊思我等未來之事。能一一了達否。若梁君能一一了達。早爲之趨避。何待受此最痛苦之慘劇耶。此實無法之事耳。所以經中有云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未報還自受。世間惟殺最苦。僧家素食者。正謂遠殺也。君等於此切宜留意。眼光心慮。務求實際。萬不可爲俗見所拘。如梁

君之慘苦。有誰能替耶。然則居此輪迴之中。後來之吉凶禍福。皆不得而知。惟有隨時覺察。此身終歸磨滅。當知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誠非虛語也。貧納實抱愧不已。祇得虔誦金剛經拾卷。祈轉致於梁君位前。以答區區之意。普願共入無餘涅槃也。葆元先生未晤。此復。

又

前由觀初居士來常。承賜佳珍多品。均已收到。謝謝。唯路途遙遠。攜帶頗爲不易。貧納願諸君心存實事。一舉一動。皆存正道。一者自修。二者感人。六祖大師云。行正即是道。所以云正見之時。佛在堂。三毒之時。魔在舍。三毒者。卽是貪瞋癡也。貪之不遂。卽瞋。瞋之不捨。卽癡。所以云捨僞歸真。去偏存正。爲進道之始基也。然我等居此幻化世界之中。從幻入幻。幻生幻死。幻生幻無底止。欲出此幻化輪迴。非從佛道入手不得也。蓋佛道不向外求。專究根本。根本既得。諸幻消滅矣。敬荷不以無知見棄。故具是說也。

又

久疏音問。時增惦念。前次觀源居士問及古人言句一事。比時因心緒不佳。故未答覆。抱歉之至。然則古人言句各有作用。或隱或顯。或是或非。唯具眼者方能了了。其病何在。未達實際耳。達者一見便了。毫無如何之滯膩。若遇不了之公案。會者卽會。不會者但抱定自家本參話頭。以悟爲則。不限年月。終有到家之日也。觀本居士進維世道。誘掖後賢。藉假揚真。因事顯理。世法佛法。兩俱優美。自他並利。此誠菩薩發心也。茲有懇者。張湘筠女士。北京宛平縣人。江蘇常州府武進縣粹化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現爲北京地安門勸勤學校二三年級國文教員。誠篤端莊。溫和儒雅。因勸勤校長欲去他員而留伊。慮生嫌疑。故囑伊外祖母倩納介紹貴校。藉効棉微。其薪水決不計較。如邀青睞。仍乞函招。庶幾不現其形迹也。伊外祖余徵甫前清常蘆鹽運使。敝寺多年之護法。匆匆上達。

又

前接手翰。得悉精進久持。深增法喜。湘筠歸里省親。聞亦痊善。據云本居士現審無住生心八字。能恆相應。久久自能悟入。又能發大慈心。與學佛教辦法。是菩薩兼幻六度。

法門更增法喜。源居士從萬法歸一處諦審。何又生出欲求方便以解其縛之句。既有覺觀念念不散。已屬歸一。歸何的法門。這就是一大方便。此中誰縛誰解耶。當知本自無縛。今則無解。無縛無解。豈非歸一歸何的根據乎。工夫不可求速達。貴乎純淨不離就是了。今交湘筠居士帶上念珠二十串。各贈十串。其不敷送。容再寄奉可也。

復企李居士

能海

手書敬悉。約來理化係爲學法歟。抑係來遊耶。若來遊歷則可。若來學法。則須審熟再行。以兄家中擔負太巨。若竟不顧舍去。非菩薩道。且修行固不拘出家在家。與拉薩成都也。若欲至藏學密法。甚難甚難。宗喀巴大士。有鑒於紅教之流弊。故慎重傳法。若非出

家具戒。戒行精嚴。並深通空有教理。且須與師共處多年。知其確發大心。不爲世間名利恭敬。守戒無犯。然後漸次授與密法。否則不傳。卽學得者。亦是內地赴應經懺的法事。至於在家人則除六字呪外。餘無所知。以凡能學習法義者。無不出家。居士學法。藏人聞之頗異。豈中土乃不拘在家出家耶。弟近頗研誦密教典籍。若不通大乘空有教理。發大菩提心。而以兒戲好奇趨時。或以爲捷徑。則大謬。且危險無比。猶如一農人素不習機械者。用以乘飛機。無不機壞人亡者。現生受病魔等報。還是花報。果報在三塗也。何以故。以無菩提心。或菩提心不真。卽是盜法故。如設造兵廠。若不爲國家人民。必作強盜。不然。造兵何用。不發菩提心學密宗。亦如是。如設造兵廠。不悉機械學。必至喪身害命。不明教理。習密宗。亦如是。卽學得亦與道士端公無異。終是機械工人。如入機械廠。不守廠中規則。或吸煙引火。或胡亂任意。動手必傷生命。或至殘缺支體。密宗不守戒行。亦如是。輕則現受病苦。重則必落三塗。永斷慧命。此言非阻人學密。不過定要真發菩薩心。行菩薩行。深明教理。嚴持戒律。若三者缺一。不可兒戲去學。求福反得禍也。人聞密教現身成佛。以爲

容易。是不但明教理。且不明世間之因果。豈有不明道理。不明因果之佛菩薩哉。所謂現身成佛者。即是發真菩提心。名曰成佛。以因果不二故。若真發菩提。悲愍衆生。如己身如家人。能捨一切身體。百骸眼目手足田宅妻子。以利益他人者。現身即是佛菩薩。學密不學密一樣。學密不過爲增上緣耳。因在自己故。若學密不真發菩薩心。如何說現身成佛。若是者。則與前清捐官何異。豈佛菩薩亦可捐得。真正笑話。須知佛的法身。即是大悲智。即是用。悲智就是佛。不在此求。在外面求。縱然忙死了也無益。而反有害。何以故。以生滅心求不生滅果。煮砂成飯。縱經塵劫。亦不得飯。名熱砂可耳。

致徐平軒居士

印光

接手書。知令慈握珠一事的確實爲不可思議。其所以須詢問者。以今人多僞。皆是憑空妄造。光唯願以實傳實。不願說得好聽。以致以凡濫聖也。三日入殮。方沐浴換衣。極是。以一向皆以二三句鐘爲說者。以不洞事者不肯等待至久也。果如此。理宜改作三日。方舉哀沐浴更衣。四十九日方舉哀。於理則無礙。於事則似乎太疏闊矣。不足爲訓。三日舉哀。實爲至當之極。江浙大戰四十餘日。百姓流離載道。慘不忍聞。戰地之人民。家舍生口。器具一無所有。卽令逃之外方。得以不死。亦不能成立家室。每一思及。爲之痛心。上海倡辦善後。以故無從提及他處賑事。前鈕元伯謂江西水淹三十餘縣。以捐冊寄光。冀光勸募。光只好自捐百元。以盡我心。貴會亦助百元。以光本無蓄積。此尙是支用大十頌之助印資耳。所願各帶兵之長官。知同室操戈。爲自戕手足。及與身命。從茲放下爭競之毒心。發起共和之慈念。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否則鵝蚌相持。漁人得利。欲不同充彼腹。其可得乎。哀哉。祈正課外加念觀世音。以爲預防之備。

上太虛法師書

王森甫

頃接來示。並悉顏君於師處辭職。承指派陳題卿居士住此間。頗讚其行。奈陳君不在漢已久。聞係病劇在鄉。更不知何時來漢。憶念當初共請顏楊兩君住會。而楊君素抱獨身主義。眼前在武昌落迦山購地造屋。自去修持。業已動工。不日落成。勢必離漢。然漢會情形。師係洞悉。徒與少田。雖充任會長。對於會務。上應如何進行。實無暇及此。但作外護。茲爲漢會計。祈師慈悲。期請大愚師下山。因漢上諸道友。無有不望愚師來會者。而愚師未嘗不知漢上諸友。所望之切。今之潛修廬山。亦爲漢友計。然師猶恐自己脚根不定。期求根深而後下山。其運心之慈。莫可言喻。而漢上諸友。望師之切。亦莫能言喻矣。愚師祇知己之脚根不定。矢志潛修。得不憐漢上之諸友。日暮途窮。不知所歸乎。如小孩之侍

乳母也。故願師放口光。並希愚師應此願。實爲漢上幸也。

致太虛法師

王 翥

入蜀後久隔經筵。曷禁神馳。僅於報上得悉。舊歲秋間。曾一度移錫粵中。何幸於干戈水火岌岌不可終日時。忽得北來慈雲一朵。作獅子吼。轉大法輪。當醒幾人迷夢矣。曩在蓉垣公園佛會中。得遇劉居士洙園。蓋專精華嚴宗者。理解極明。品行極端。殊令人欽敬不已。繼游峨嵋。知熊先生燾在伏虎寺靜修。入其地矣。聞其門牆太峻。雖寺僧亦罕與通言者。因思文殊問道。摩詰無言。不若以不見之見之爲愈也。蜀中所遇若此。此外則諸將領中就所知者。有故去之張蓬山（在成都創立佛教會者）及現在順慶第五師長

何心怡。念佛長素。本師田公頌堯。亦略解佛理者。故爲述其大略。若此。元伯隱塵。想更精進矣。吾師暇時。幸賜指示爲禱。

致焦山定慧寺古堂和尚

寄 塵

佛教前途唯一之希望。厥惟教育。吾僧徒教育之觀念。極爲薄弱。吾人方提倡之。不暇。乃和尚於齋堂禪堂中。往往表示將僧徒教育一筆抹殺之。夫抹殺僧徒教育。原非僅抹殺僧徒教育已也。乃直抹殺佛教耳。然當此僧徒教育萌芽之時。吾願賢者以後慎勿持此論調。致青年不察而生誤會。以盲導盲。盲盲無已。一盲牽衆盲。相牽下火坑也。且卽僧徒教育而論。夫豈可以抹殺哉。和尚之言曰。『二百五的法師。半夜起來念註解。白天

纒講得一座經。全仗着兩塊嘴唇上的工夫。又曰：「這一班小和尚。全受近日學堂裏之習氣。狂悖無節。驕氣凌人。風流所被。佛教前途將受其莫大之影響。」賢者之論。似是非。余不能不與賢者一白。夫今日僧徒具猛勇精進之精神。誠中形外者固屬有之。亦未可貿然視爲驕狂。令人有不心服者。試觀十年以前。無教育之僧徒。其頹殘衰微老。大之現象。若何態度。試觀十年以後。僧徒有教育之佛教。其蓬發勃興少壯之氣概。若何境界。而一般大心居士。研究教典。發揮妙諦。熱心教育。培養人才。於是吾僧徒之人才。勃然而起。蔚然而興。比比皆是。豈夏蟲之語冰。井蛙之談天輩。所可知也耶。且今日僧徒之教育。不過一小部分耳。如武昌佛學院也。南京支那內學院也。庶可謂今日佛教僧徒教育之根本地。其餘皆朝三暮四。碌碌者流。五分鐘之熱度。何足道哉。然比來佛教僧徒教育之活動。將進於大部分。較之前此數年之進步。亦復可觀。繼起而行。安知後此數年。大心大德。大雄無畏。披六度甲。掛四宏鏡。持智慧劍。踏精進輪。勇猛精進。直前做去。由鄉而縣。而省而國而世界。則僧徒之教育。更有可觀者矣。余嘗反觀吾僧徒。則最昧於趨勢。最

缺乏常識。最抱守消極者。莫今日之寺主院長若也。以寺主院長之資格。與所謂二百五法師及學堂裏小和尚者較。其知識程度之相差。殆不可以道里計。吾僧徒苟有改革腐敗老大叢林之機會。則大勢之所在。潮流之所趨。不可不熱心教育培養人才。可斷言也。是故今日惟願寺主院長賢傑之人。以及其多數之青年。勿再高唱徽州老調。空抱高尚之思想。羣起熱心教育。以期養成一般健全之人才。則佛教前途。庶其有豸。况貴山之租息收入。每年三千谷有奇。每谷作洋三元。每年則有一萬餘元。此外尚有經懺佛事遊人香資齋儀等。亦復不少。而和尚洲之蘆柴租課。每年約數千元。以偌大之巨款。每年僅供給百十餘人之食糧。所費不過四分之一。吾不知爲寺主院長。荷佛祖之衣鉢。担宏法利生之事業。安在爲賢者今日計。不如建一章程。立一案。書一招牌。懸於山門。前曰某某學堂也。佛經則智當家師主講。另外請一位國文教員。逐日兩課。（佛經一課）（儒典一課）以便研究。所費者寡。所收者奢。而有志之青年。則受其莫大之利益也。至於擴充則賢者事也。賢者責也。於他人何有哉。不然。吾恐擁資愈重。招忌愈深。况佛教危機四伏。一

失手時。則不堪設想者矣。廣東廟產之充公也。湖南廟產之提用也。今日河南之當道。又議及提廟產之充公。前車可鑒。可不懼哉。抑恐尤有進者。吾人當此二十世紀之時。猶守百丈清規。知經而不知權。達古而不順今。形式既無。精神奚託。此佛法之所以闡淡而無光。不爲社會所重視歟。且居今之世。苟其猶爲獨行踽踽之人。必其爲最無思想之人也。最乏常識之人也。最抱守消極之人也。吾人生此七尺之軀。直立於天地間。五官具備。四支皆全。儼然一人也。方袍圓領。光頭緇衣。儼然一人也。祇知吃飯。穿衣。睡覺。餘者弗得而知。蠢如鹿豕。愚如啞羊。詰之釋迦。何如人。僧宜操何事。何宗旨。何希望。何以爲僧。則瞠目無以對。可不哀哉。可不痛哉。嗟嗟。寄生蟲之嘉號。亡國奴之徽章。宜其有以加譖我僧徒乎。然吾具此管見。對於賢者。盡量一吐。囉囉不休者。蓋深知賢者有所作爲。非寄生蟲亡國奴之可比也。而愚亦得稍稍消在貴山數年來供給之來生債。及稍盡數年來學佛之本懷耳。書不盡言。

致大同放生會

印 光

放生一事。以提倡戒殺護生爲本。凡入會者。俱宜吃素。方可以吃素之利益。與一切人說。縱不能人各依從。而人以貴會諸公。皆盛德君子。實行吃素。自然潛移默化。悉皆不殺生。不食肉矣。若仍食肉。放生之功德。亦不可思議。但自己所行。尙自矛盾。尙不能依慈悲忠恕之道而實行。况欲令見聞者。潛移默化乎。光無道德財力。不能助貴會之善舉。謹獻愚誠。以當布施。上海諸居士。立常齋會。凡入會者。無論冠婚喪祭。概不用葷。前年關炯之居士。令光作一序。觀之。自知其概。欲詳知者。當致書上海白克路懷安里關炯之居士。彼有章程。祈寄來一覽。光文鈔中。勸人戒殺之文字。有十篇以上。但以文詞拙樸。不堪雅目所睹。然其意固可有取者。倘不以蕪穢見棄。亦可作輕塵益嶽之一笑具。又貴會提倡

佛會而推尊晉蘇先生不遺餘力。且爲廣施其道味錄。又爲介紹欲學道者。求彼傳授真經妙訣。以期同登覺岸。其心可謂誠懇篤實。期於利人。惜乎未知佛法之所以然。以煉丹運氣之長生法當做佛法。若曰凡欲求長生者及衛生者。則爲介紹。則固無礙。以煉丹法大得之則可延年益壽。小得之亦可葆養色身。實爲有益於人之一法。若櫛何知之。名之爲道。驅佛弟子而求得彼之真訣。則名實大有相反者。何以故。佛法具足世間出世間一切法。毫釐弗違。唯煉丹一法。絕不言及。且深爲戒。何以故。佛入手先教人修四念處。一身不淨。二觀受是苦。三觀心無常。四觀法無我。欲人看破此之幻妄身心。以期悟證本具之真心妙性也。煉丹者唯以葆養色身爲事。與佛之宗旨不合。然各修各法。隨人自取。其益固彼此各不相礙。觀道味錄晉蘇先生自序云云。至以抽添火候。爲佛門了性了命之道。會三教以同歸。互萬古而不絕。離乎此道。卽爲外道。出乎此門。卽爲旁門。此先天道脈。歷代一貫相承。自達摩初祖移西過東。至白馬七祖衣鉢傳於火宅等。則是借佛法名目。而傳煉丹法。且反謗毀佛法。彼前月曾以二本寄來。以彼自詡過深。彼豈以光之不才而

依從之乎。故置之不論。今見貴會提倡佛學。猶復不知彼非佛學。固不得不盡我愚誠以相告也。如以爲多事。以爲光知見錯謬。未聞大非。則亦任之。鴟守腐鼠。鳳凰決不令其勿食也。今寄去印光文鈔一包共三部。祈貴會大家看。並周子秀居士看。如以爲是。未始非貴會之幸。如以爲非。卽以覆瓿代薪。從茲加功用力。以擴充晉蘇先生煉丹運氣之道。使天下之人同得長生亦好。但謂此爲佛法。則雖不謗佛法。亦得謗法之咎。竊以貴會未能分別邪正。故致如是。如以光爲法門中人。光若仍以待晉蘇先生者待貴會。則光便有負于貴會之意。故多此一番絡索也。祈垂洞管。

與山西閻督辦

莊蘊寬等

敬啓者。蘊寬等前以時局顛危。災害洊至。潛移默化。端仗佛慈。爰於本年二月。敦請太虛法師。蒞京講演。仁王護國般若尊經全部。冀以妙覺果海之威光。覆被塵沙脆弱之國士。銷除厄苦。芘護生靈。今者講筵告終。法會圓滿。上人以五臺爲北方勝境。且屬佛教著名道場。發心朝謁。藉闡宗乘。於日前由法會幹事胡子笏君伴同出都西去。聞其下山後。意將道出太原。觀光上國。膏沐邳治。游覽汾江。同人等竊念法師弱冠通經。髫齡入道。妙解二諦。深悟一乘。百城煙水。早騰芳譽。於南都五頂遨遊。今播靈苗於北地。凡經蹄轍之迹。宜結香火之緣。夙仰麾下。重道尊師。化洽刑措。輔翼京邑。冠冕羣流。際逢曠代之英。來作不速之客。伏望開軒延見。傾蓋縱談。或促膝以聯吟。或敷座而說法。兩賢相遇。其樂可知。朝市山林。各臻絕妙。他日甘露徧灑。蓮蕊叢生。三晉同胞。益增康樂。其爲福利。當不僅媲美於錢武肅之坐鎮兩浙。保乂百年已也。虔修盡簡。謹爲先容。

與恆慚法師

德國比博士

奉讀尊函。藉悉蒙賜文鈔三部。及僧伽制度論等。登拜俯收。不勝感謝。囑轉寄文鈔一部於德國大使。彼必欣喜。印太二位。貴國佛門龍象。德華距離雖遙。而聞法雨不滅他國。卽如余近來所研究之真理天台宗。哲理歷史等。已澤被無邊矣。余立願所研究經典。既不外使自他。安身立命。爲第一步根本。此事滋大。余一人深恐難盡此願。祈時時益助。法師所抱意旨。與大使不謀而合。彼必有同情表示。以竟法師之志也。本月祈與太虛老人蒞京。稅駕敝舍。賜暢教益。是爲至禱。

致德國比博士

恆 慚

致 德 國 比 博 士

接讀來書。循誦至再。不勝欣喜。唯於慚獎勵過當。未免愧惶。慚幼失學。年二十一。始擔簦入佛學院。得受業於太虛老人門下。天質既陋。所學又淺。自撫歎然。烏敢以語佛學。博士既精究法華。淨土二宗。以救貴國蒼生之焚溺。斯不特慚私願之禱祝。抑十方諸佛之所護念也。佛教無所謂宗不宗。所以有十三宗或八宗等支別者。皆四依俯順羣機。方便權設。俾衆生得種成佛之善根耳。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衆生無苦。佛無法可說。法尙無。遑論宗。淨土三根普被。上下兼收。固圓攝衆生。咸登九品。無欠無餘也。法華純談實相。九界盡是一佛界。五性咸歸一佛性。甯有一法不包。一機不入哉。攝不廣。包不固。甯得稱爲實相也哉。故舉手低頭。咸蒙記勃。資生事業。皆順正法。甯有少許之法不攝於實相也哉。以法華攝淨土。則淨土無一機一法不包入法華。以淨土攝法華。則法華無些許因果不歸淨土。淨土者。卽穢而顯淨也。卽佛願而顯衆生之正因也。故極惡衆生。深信持名。亦

得蒙佛接引。佛憶衆生。如母憶子。子雖悖逆。若能改悔。母甯有不撫養耶。衆生但知衆生念佛。寧知佛亦念佛耶。佛念衆生本性之佛。無時或忘。亦蒙光被。使佛不念佛。則衆王雖念佛。又烏能蒙佛接引耶。譬如子常念母。而母如瞽眊。絕無愛子之心。其子縱盡孝盡順。甯能動其母之憐愛耶。佛常念衆生本性之佛。故無衆生而不攝受。以衆生正因。卽是佛之本性之願也。佛所以接引衆生。卽所以顯佛本願也。衆生無佛之願力。則正因無由開顯。佛無衆生之正因。則其願無由完圓。故佛無時而忘其度脫衆生之願也。佛無時或忘度脫衆生。卽所以滿其度脫衆生之願也。故曰卽佛願而顯衆生之正因也。娑婆本淨。衆生迷妄。背覺合塵。故五濁紛然。譬如捏目。空華亂垂。空之有華。豈空而實有華耶。淨土所以淨。娑婆所以穢。亦唯視吾人心之迷覺如何耳。甯有實法哉。佛無迷不覺。衆生無覺不迷。衆生既知念佛。則已捨迷就覺。既不迷。則娑婆穢緣。再不能與我相纏矣。此豈非所謂卽穢而顯淨云云也哉。法華者。卽衆生而顯佛也。卽世而顯出世也。衆生本卽是佛。因未開顯。故不能證其大用。經所謂如是相如是性等云云者。卽所謂是佛相是佛性等也。止

觀中有相如是性如是等。相是如性是如等。如是性如是相等三義。卽所以顯衆生本卽是佛也。華嚴所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法華權實不二。性相不二。因果不二。謂非卽衆生而顯佛。而何。經云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噫。世出世。甯有劃然兩世界耶。悟則此土卽是實光。不悟卽佛親現。寂光。衆生亦復不見。法華三現。淨土多障。衆生何不一見耶。佛說法時。六種震動。衆生亦能獲見。其將何以堪耶。佛移娑婆置於他方。衆生亦許得見。則此一器中。啾啾如蚊蚋之衆生。不亦搖動不安乎。故悟則無世而非出世。不悟則無出世而非世也。法華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自非卽世而顯出世。則資生業等何以稱焉。博士果味此意。則淨土法華二宗。眼界之疑塊。當可釋然矣。佛法所以有莫大價值者。卽在融而不焚。別而不違。如寶絲網。雖孔目棼然。而縱橫不亂。綱目井然。雖綱目井然。縱橫不亂。而亦重重相映。各不相違。佛致又何獨不然哉。慚學識膚淺。於法淨宗中。素無研究。既承相愛。故忘其魯拙。敢作童子捧沙之獻。謹奉覺社叢書太虛法師所著僧伽制度論各一本。印光老人文鈔三部。祈轉贈一部於大使。並乞其速譯印布。則不特佛門有幸。世界蒙澤亦

多多也。太虛老人其餘著作。或著而未印。或印而已完。多難枚舉。博士既欲購閱。慚當致函太公。乞其詳示書目及售處。至於命慚益助。慚此一贅疣。濁骨腐皮之身。本公諸佛教事業。苟有可効力於博士之大事業者。其敢有不竭其拳拳耶。並祝法喜。佛子恆慚拜手。

致嘿庵法師

陸思安

(上略)海潮音安無期不閱。然能了解領悟者。不過十之五六。安對於海潮音十分欽服。惟亦有不滿意處。(一)我佛教最重平等。對於人類。甚至畜類。亦宜視同一律。海潮音對達貴人往往加以尊稱。似未免重名。名利爲學佛者所切忌。竊爲不取。安意應一體稱居士爲宜。(二)佛化運動。安極贊成。視爲急務。然亦不可過新。海潮音此弊尙

少若佛化新青年諸子。未免過甚矣。(三)僧尼爲人禮懺念經等事。流傳千載。爲佛法所許。蓋亦度人之道。兼亦可以自修。惟萬不可持以爲生。視同營業。今人未免詆之過甚。安以爲當此末世。僧尼能吃素。做功課。守清規。無大惡。已不能算下乘。不宜求之過苛。聞普陀某僧。頗有名。能書畫。廣交遊。通佛法。然肉食。飲酒。嫖賭。無不來。此等人較無識僧尼。特經懺施主爲生者。實尤下萬倍。(四)某居士倡佛教基督宗及佛耶合一之說。安深不謂然。嘗上書印光法師。請其出而指政。俾免無識者之盲從。法師來函謂非力所能止。亦不屑正之。安愧無學。不能與之辨。海潮音似頗贊同其說。觀復願葉二女士函可知。(五)材料未免太少。似宜加增。其中如法苑詩林。則宜減少篇幅。材料宜求淺顯通俗。明白易曉者。以期普及。使人易於了解。獲益功效。必能較廣。(六)常有不以出家爲然之論調語氣。於女子爲尤甚。安則以爲對於出家制度。應力加鼓吹。勸導僧尼而好學佛。則佛法自興矣。蓋出家實較在家方便多多。清潔多多。可以專心一志。容易獲益也。觀慧明女居士徵求同志啓。所言已可知矣。以上多緒。不知師以爲何如。安人微言輕。識陋而力

弱。對於該月刊無能供獻。師與該刊諸子爲至好。曷爲一言。安以爲今之宏法急務有二。一曰興學。創辦男女學佛院及佛教圖書館。固極緊要。但創辦佛教男女高初兩等小學。尤爲重要。尤爲急需。二曰發行出版品。如雜誌報章等。今所見者。佳者惟海潮音。但材料篇幅既少。又是一月一出。價亦昂。殊不能使人滿足。安意最好發行一種週刊。以通俗易曉爲宜。每星期一出。每期二萬字。取價宜廉。且宜多送機關學校寺庵。閱者功效利益當較大。惜爲俗務家人所累。且無學識經濟能力。不能任此重事。爲可恨耳。師學識高深。同志甚衆。大可從事於此。盡力爲之。效益必大。功德無邊。

上太虛法師

王佛生

薪火不停。行苦顯著。大師乘願再來。救度末劫。值茲旬波蔑戾。摧殘法幢之時。而隨地說法。設會圓音。琅幾遍海內。正如火聚中。灑以甘露。被沾之者。咸得清涼。此真天人所欽。矚我佛所讚歎者也。嗟予小子。幸逢盛會。傾心歸仰。固已久矣。竊仲少聽法會。即起信心。長窺經典。更深皈依。籍隸豫南。父爲清時孝廉。兼以醫名。仲既秉家訓。畢業於河北大學醫科。而素昔所致力研究者。固不在此。前年有事滬寧。得侍歐陽竟無先生講座。彼時曾欲遍謁江南叢林。決心僧服。而人事卒卒。未幾即邁返北。上且機緣未熟。所遇又多不合。及客歲邂逅寶蓮和尚。其人雖文采不足。而信心堅定。令人欽佩。乃迎歸家中。供養數月。仲與約爲釋門兄弟。（渠爲五台子孫）披剃求戒之後。並赴竺乾。遂與聯袂東出。冀行其志。途次信陽。適遇故人同學某君。爲河南十一中學校長。堅請主任該校國文講席。仲以宏法爲心。生死以之。年來深欲以佛化貫注青年腦中。此事未嘗非宣傳之機。寶師亦爲可於一試。願在漢皋等候。（現遊峨眉未回）夙願又違。我勞如何。於今思之多此一舉矣。茲仲在校半載。言及法事。慚愧無地。初則以印度哲學爲題目。隨機演講。疑

信參半。殆滬案發生。學子如狂。因而訾議宗教。以爲不切救亡之計。信者轉入歧途。疑者更深顛迷。適於斯時。而河南學生聯合會。又有中校教員不可帶宗教色采之議案。嗚呼。無教之苦。我佛之所口宣。竟無先生亦有佛法非宗教非哲學之論。其奈此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也哉。夫無常之旨。一息莫保。便就後世。仲行年三十。稟質薄弱。不此覺悟。貽悔何及。且居常自念。如能延續我佛一綫垂危之慧命。雖紛身碎骨。亦所弗惜。况復身值我師爲當代大德。敢不晷勉哀求攝受。故決計於旬日內東裝南下。冀觀慈顏。藉獲開示。維以古人不介而見之義。惶懼實多。用是先陳其固陋。略叙平生。伏維大師慈悲爲懷。敬希慧照。渴仰無量。

上太虛法師書

劉顯亮

聞海潮音。聞吾師擬派弟子習英文。以備傳教西洋云。以亮意見。此項人才。不必多備。只有身健性敏者四五人足用。又閱第六年第一期海潮音。有邵福宸居士譯佛徒女布施家一篇。此佛徒係美國福司德夫人。夫人既奉佛教。必願佛教發展於美國。而我國發心傳教外洋之僧。只有吾師諸弟子耳。其習英文者。尙在預備時期。亮閱張文襄勸學篇云。『留學一年。勝讀西書五年。』此言或不致錯。以亮意見。請吾師先致函福司德夫人。擬遣三二人赴美留學。其赴美舟費。由我自辦。所用常年之衣食書籍學費。祈此夫人捐助。此夫人乃慷慨成性者。或可應允。果赴美後。須穿洋服。俟傳教時再穿僧衣。果將美國之佛教發展。俟傳歐洲時。可由美國佛徒傳佈於英國。較我多造出洋人才。省事良多矣。假如有十人習英文。先派三人赴美。三人在華自習。四人純粹精究大小乘。俟留學之三人英文畢業後。再將此在華之七人加入赴美。共同翻譯英文之經論。而出版報紙。諒美國之文學家求世界學甚殷。不能不歡迎此報也。其餘不願出洋之弟子。仍以擴充小

學爲急務。因非新僧之人才。決不能保存將來之佛教。故以亮忖度。中國僧界大小人才。仍以整理中國佛教爲重也。未知拙見與吾師之心理相同否。

上太虛法師書

法界學院學生

尸羅不弘。舉世有沈溺之患。止持既沒。佛種斷相續之人。凡執教鞭者。何不提倡佛祖正令。縱便聽者學得辯若懸河。不先專律。難免狂知狂見。雖投空門。秉三堂大戒。究其實菩薩比丘尼僧沙彌有名無實者。比比皆然。况居士乎。伏願聖者屈從請求。轉戒法輪。俾汨沒愛纏者。同登覺岸。共證菩提。是所切禱焉。生等久沈苦海。不自覺知。今者幸值本院院長慈公宣講戒律。生等聞之。條條皆犯。懼地獄苦。涕淚號泣。發露懺悔。宗南山行事

抄。縱犯棄罪。年滿二十者。令置足三衣。皆得重復受具。痛恨已往之非。誓絕今後之罪。敵院如是。生等不揣冒昧。呈箋座下。願垂慈悲。惠納芻蕘之言。一心敬稟。以請化安。

致駱季和居士

大圓

屢荷慈悲。見惠大雲貴刊。誦之歡喜讚歎。未能自己。以居士行解相應。有所編述。均臻雙利。惟從四十七期起。所選刊之金剛經論。似是外道邪師。藉凡濫聖者所為。如該論首段第三句云。清淨台上。佛經決無此口吻。又云。此心人人本有。個個不無等。惟禪宗有此語句。經論則無。又云。道由心學。德由心積。明爲宗老。經道德家言。佛經但言功德耳。又云。若人能悟自心。把得定。作得主。明是竊盜語錄。用濫佛說。其最無知妄作者。莫如說金

剛經四句偈云。卽是言進道功程。權分四級。一曰空身。是一句偈。二曰空心。是二句偈。三曰空性。是三句偈。四曰空法。是四句偈。又言悟初句證預流果。悟二句證一來果。悟三句證不還果。悟四句證羅漢果。如此倒亂聖言。妄造戲論。依楞嚴經。應卽所謂大妄語成。墮無間獄者。不惟自害。亦害他人。凡吾輩行菩薩道。以普濟爲懷。觀此惡劇。不可不救。伏望居士將茲藥石之言。刊諸報端。旣代作者懺悔。免遭墮落之苦。亦今後之讀者。涸彼濁流。迴歸正路。同代懺悔。共出苦輪也。敝處新蓮社。於今秋創立覺國學院。其宗旨在闡佛聖言。救俗養育。解唯識。行歸淨土。蓋當今之世。非昌明佛義。不足以救彌天之殺機。非更始教育。不足以顯大乘之妙用。淨土雖能實行。若不研唯識。則不足以摧邪顯正。唯識雖具方便。若不修淨土。亦不足以修因證果。敝社深悉此弊。因本我佛之慈悲願力。斟酌適中。創辦此之學院。初名覺國。義取自近。將次擴充。徧及法界。同歸正覺矣。居士大雄大力。法雨宏澍。尙望於東海之濱。作師子吼。隨喜提倡。

致張怡蓀居士

會 覺

山中相識。談論甚歡。別來問候未通。殊爲慕念。世界自歐戰告終。西方文化。頓失其氣。學者漸漸齒談東方文化。且有傳佈西洋之商權。而東方文化之當以何爲中心。論者各異。要須研究其價值。然後是非乃定。佛學產生印度。光大於中華。若龍樹提婆。無着世親。玄奘窺基輩。亦東方文化歷史上所可引爲自豪者也。清初一蹶不振。幾成絕學。近雖有人問津。當此國情更張。思潮湧沸之際。固宜以思想精緻組織完密之唯識學爲當機。今日雖在坯胎時代。已有大多數人認爲有解決人生之價值。他若三論天台等宗。亦漸漸有人研究。將來不無其發展也。夫文化之關係世界人類之第一特點。固在解決人生。上下幾千年。東西數萬里。任何諸子百家哲學科學。求其解決人生之精到徹底。不墮

人迷網而能達到究竟解脫。恐無有再超出乎其上者。故鄙意以爲東方文化之中心點。當在佛學。而其組織則須以東西科哲殿其基。佛學完成其究竟。中國國學意亦取如此態度。但其中應如何整理。如何融會。如何發揮。以適今日之國情。又別一問題。在視研究之程度爲何如耳。覺現息影山中。研究瑜伽。傍及東西諸哲。冀於東方文化有以得其萬一。先生精國學。攻內典。高張大冶。陶育國中子弟。以爲可教。則請教之。又幸矣。

致宿廣師

卽中

頃接惠書。知抵寶菴。惟在路受熱。略有欠安。以爲障重所致。非如是言。蓋凡以四大爲身者。孰能無病。惟願善自保養。病當卽除。况有諸佛加被力耶。大師出省參訪。登山涉

水。不畏艱難。非發菩提堅固大心者。不能如是。則大師足爲女界之模範。爲女子者若能如大師之行爲。則佛性皆可顯現。不受假形之逼迫矣。無奈多數女子。不知假身之患。反愛之重之。日日妝飾打扮。請問色身可以常美乎。卽爾亦爲妄心所造。有何奇妙。况生住異滅不休。一旦血液乾。水大不足。骨疼肋軟。地大不堅。行動氣促。風大不調。七十非帛不煖。火大漸滅。彼時回念當初。怨恨何限。痴哉痴哉。復有一輩女子。承佛慈悲力。剃髮染衣。得一種清淨相貌。而竟不知此莊嚴之相。徒現不修佛法。日日請一夥太太吃素齋。打骨牌。以爲應酬施主也。請問汝爲衣食住爲比丘尼。抑爲看經參禪耶。敵人出身女界。亦爲比丘尼身。豈甘自辱。亦盡孝敬之心耳。且非謂女界盡如此。如華法龍女成佛。楞嚴紫金比丘尼證阿羅漢果。卽如現在現清淨比丘尼身者。亦爲多有。而在家女居士精進行菩薩道者。亦爲不少。唯是一女子不出染。則女報不能盡乾。敵人宿根淺小。受報不佳。儒書淺尠。佛法遲聞。恐願難成。惟仰望發大心之大比丘尼。與諸大女居士耳。如大師者奮然興起。敵人親見之。定能弘法利生。廣行諸行。言念及此。不禁欽之。

敬之而瞻望之。本院同學皆如常足紓惠念。

上太虛法師

釋象賢

昨接大醒兄來札。欣知公東渡扶桑。宣敷佛化。將來循此而發達。佛教之事業。其結果之美滿。蓋意中事也。至命途最近之趨向。實深慚愧。學人觀於目今佛教之現象。及將來之趨勢。決有普及世界之一日。其動機蓋現在已具朕兆。但其任務非少數人心力所能盡負。良因法海浩漫。支派繁分。先哲縱無門戶之執情。而學者自有仁智之不同。往古如此。於今亦然。且縱計全世界人羣之根性。自具種種之欲樂。決非一宗一派所能範圍。若夫窮其源。徹其性。則千派聲消于海上。萬山勢至于嶽邊。惟有一乘法。奚有遺蕩建立。

之歧途乎。惟初學之士。若無一門深入。顛預佛性。終使翻盡經論。依然成一門外漢耳。故學人嘗竊謂研究佛學。須認定古德一宗爲精入之標準。逮乎忘筌忘郢。周徧圓融。則大小性相權實偏圓之宗派。莫不歸於一貫矣。悲夫。今之學佛之士。恣睢胸臆。懸學佛之招牌。爲時髦之利器。務求迎合社會之潮流。博世俗之歡譽。固執一說。以非其餘。較之古德導誘後人。闡明心性之旨遠矣。如近人之毀起信論。天台賢首等宗。不探其教理之深淺。徒恃謾罵以勝人。學人目蒿邪說之亂羣。自拜服公之佛眼圓明。徧融徧攝。持論平穩。盤礴於萬派。彌綸於法界。讀佛法總抉擇談。可以神領其概略。庸論乎侍從有年哉。學人雖曾涉獵各宗派之門徑。所得者惟其膚淺。博大精深之理。毫未鈎玄探妙者也。據其契愜。學人之機宜。厥惟天台一宗。今人雖有種種之非難。于其根本教義。莫能動搖。螢火燒須彌。終無能著者。枉自費心力。苦招拔舌報耳。若云斯宗。于斯時潮之中。未能佔若何之勢力。委靡不振者。實由習斯宗者。缺乏果敢決勇之毅力。墨守一曲。沉困於古人語句之下。不博覽諸宗。無良善方法。以揮揚之也。是以學人之素抱。專以此宗爲目的。而趨向之。旁

推餘家而融會之。區區志趣。陳質公前者也。至命赴蘇聽經。唯然遵從。無如經濟困難。殊多輾轉。目前動身。尙有辦法。將來持久。誠恐無術。此學人所以進退維谷者非他也。仰祈
茲。

上太虛法師并答念生居士

吳煦庭

前讀六年九期海潮音通信欄。念生居士所詢疑問一則。不揣固陋。謹代答於下。自知學淺識庸。不免謬誤。惟一得之愚。或尙有可採之處。務請法師慈悲攝受。指正一切。使謬之刪而知歸。疵之指而免誚也。幸甚幸甚。諸佛菩薩。度生法門。不出折伏。攝受二種。依密教之法。辟魔結界。驅而遠之。屬諸折伏門。或以酒肉供養。令其歡喜。不爲障礙。且加擁

護屬諸攝受門。因其相親。乃可教令發心持戒終道。此乃諸佛大權方便利益含識者。不可以常情測度也。故經云。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道。北京金光明道場所供之羊心等輩。品。其卽此義歟。

致克全法師

大剛

昨奉環雲并附致超一一。一師手教。誦悉壹是。社長東渡。潮音一脈。得座下與同住。諸公一肩擔荷。蓮華喉舌。不絕於縷。諸佛有靈。定承加護也。欽仰曷似。弟漫游川康。忽忽八月。道塗轉徙。神志靡甯。勝進毫無。業習依舊。瞻懷前路。愧悚良多。尙冀不吝法藥。隨時賜之策發。至所感禱。弟等現於本月初六日。行抵打箭鑪。承此間當道招待。俾我儕安禪。

下榻於安卻寺中。康邑壤地雖褊小。而佛法則尙有可觀。（漢僧極少。漢寺竟無一。所以語言風俗隔闕之故。居留之漢人。亦頗難聞法。）喇嘛中宗通說通者。大有人在。且多注重靜坐專修。與塵世罕所接觸。非嚮學者裏糧負笈。誠懇而求。不輕易示人以法。師嚴然後道尊。年來內地薩埵。悲心偏盛。上門施藥。惹起諱疾忌醫。此等懷道自重之精神。可治稗販攀緣之過患。似有轉相則效之價值也。弟等前於嘉定瀕行前數日。有同學粟庵師者。因夙參宗乘。歷有年所。今夏峨眉打七。稍見得力。大有欲罷不能之勢。不願入藏廣學經教。自請退學。撰有自述顛末一文。以見志。自家人說本分事。年淡樸實。語多憬悟。茲特照抄一份。寄呈督覽。可否賜登月刊。卽希斟酌審定。

覆昧光大師

日本中田覺船

陰歷十一月初五附環雲敬。並奉到之海潮音雜誌一冊。拜讀接輪王獅吼人法。二利可欽可仰。來東留學之一事。五年十年之長期留學甚可。密宗大學畢業不過密宗之概要粗了。况一兩年之留學。敵國有諺「唯識三年俱舍五年」。然而。是密教研究之基礎學矣。（祖師有言學密者須要法相三論兼學。）而且尙有梵文通曉之要。梵文通曉亦要英文或德文。上堂甚難哉。故古來客書事教。二相不分而學修。法師來東。先一兩年日語學修之序。密教之一般概要涉獵。然後三五年乃至十年亦可專研。若是精通日語日文等。修得大學入學之豫備智識。則高野山大學進學亦可。食住等可以幫助。來東之期日等請一報本院同志等發願。每年二十名。向後五年之間。計一百名招學。而信一百名中必生一兩名之法統承傳者。大法師願發大帝猛心來學。以期三界大導師。渡日之時。先訪神戶中華商總會。王文達大居士東道。即到神戶近鄉六甲苦樂園不二庵。在該庵而兩三日奄留解旅裝。然後學院人東道到學院。大法師若有來學希望之道友。同

道而來甚歡迎。謹復

再弟等現擬密宗所依之經論疏等印刷每月千部。布施中華各地之密教研究者。所期奉爲合法久住利益有情。大法師若有密教研究希望者。芳名住址等一一列記示報。以便敬贈。

致佛學院同學會

軍監郭楷香等

前承法駕光臨。演說妙諦。聞者頓開痴膜。儼坐祇園。不覺五蘊悉除。六塵澈悟。欽佩無似。滌塵等因心迷塵緣。故禍罹今。日初入監時。每怨報施無憑。聞佛經之說。恨秦皇弗生。幸軍監有設壇誦經者。互相勸勉。於是藉此消遣。聊以解憂。不意佛經果靈。凡一切繞

心之孽障。如日融雪。似風掃烟。讀金剛經。至夫人先世罪孽。應墮惡道之句。恍同醍醐灌頂。茅塞頓開。是此大發信心。以金剛經爲常課。視監獄作講堂。三心掃盡。四相皆空。前閱貴院名片。上有監獄佛化布教團字樣。實獲我心。感荷莫名。剏辦之功。不啻須彌。演說之緣。等諸恆沙。我等如得脫離。定當親替我佛。援拔羣生。承惠經書數種。謝謝。請續賜佛教各宗派源流。印度佛教史。印度哲學等書各一部。以廣法施。是荷。理宜遵章匯洋。奈獄中手續繁難。俟有機緣。如數奉上。敬請禪安。軍監郭楷香（卽滌塵）蒲蔭村黃春和（卽節庵）胡榮卿胡瓊樓楊兆塵合十

覆函

敬覆者。華翰飛來。覺緣堪佩。善備資糧。多聞熏習。他年正覺成熟。無疑刮垢磨光。願與諸君共勉之。來示索各書。從前原無贈閱之例。既承殷勤。同人勸助。價購存諸公處。望展轉傳觀。或能大生效力。此覆。

上太虛法師

鄭 朴

法示並英文雜誌均奉到。師應德使之請。今秋先來德宏法。聞之益深歡喜。蓋歐戰後德國方面之傾向東方。視其他國尤甚。近來大學中講哲學者。莫不競談東方思想。而最近來有若干著名大學。且添設中國語一科。報章雜誌亦特注意中國事。際此來宏法實莫善之機會也。又德國人民於毅力特爲厚。凡事多猛晉。誠能導其入正法。他日西歐佛教或以此爲中心地。惟他方面。德國亦久爲近代科學哲學之淵源地。思想界多有根株。非示以高深哲理。難動其聽聞。而德人根性尤喜系統精詳。務望師所備講演稿。以篇幅較長。論證較密爲善。蓋初次來此宏法。所與接觸者。不免多智識界人也。朴意來德時。可與駐華德公使先一交涉。囑其正式電德政府派員招待並保護。似此當更佳。前曾函

柏林德報囑其披露此消息。彼等甚喜歡。惟詳期未定。而爲時尙早。以是稍緩時日再發表。敬此先達。又前曾譯師之短篇文若干。但苦難得發表處。蓋普通報紙。以體裁關係。不能登載。而專門佛法雜誌。則迄未能見得。（此問大學圖書館無此項雜誌。託普坊訂。亦未見回音。）緩當再設法。朴不久卽歸國。一切當尙可而陳。

爲生觀音小說致新聞報編輯

仁 宏

頃閱貴報附張內。有生觀音小說一段。作者爲何如人。及內容何如。均不必論。但就其以觀音標名。可斷爲絕佛根性。愚暗無識之人也。查佛經觀音大士並非女身。因菩薩慈悲。與娑婆衆生有緣。應以男身得度者卽現男身。應以女身得度者則現女身。俗傳妙

莊王之第三王女。究竟妙莊王何時何名。皆無可考。此士婦女信之者衆。故一般人皆漫以爲此菩薩係女身也。卽令菩薩係女身。而色相莊嚴。斷非凡夫俗眼所能目覩。何得以庸俗之妍媸。上比於大士乎。且言情小說。總不脫男貪女愛之惡劣慣習。抄頑豔之浮詞。眩登徒之眼目。其褻瀆菩薩極矣。依地藏經所載。當入無間地獄。仁宏推佛菩薩慈悲之大願。不忍作者登載者。因一時之無明。受永劫之劇苦。特爲忠告。望速停刊。或令改名目。併將此函登報十日。以告世人。使知觀音大士不必爲女身。勿再妄造墮地獄之罪業。斯不僅懺悔前罪。亦足積未來無量福德也。仁宏閱世近五十年。未曾以風月淫靡之辭。見諸文詩。誠恐墮綺語之戒也。願以此功德。迴向於大衆焉。

與滿智法師

王佛生

吳門握別。轉盼新歲。思念之情。如何可言。祇以心緒不甯。未能執筆。有疏通候。引款良深。比想撰著益宏。興居攸吉。爲頌無量。弟於客冬由徐隨軍回杭。風塵憔悴。勞頓道路。案牘鞅掌。事同機械。吾素性疏放。不堪繁劇。人海浮沉。甚無謂也。頃因鄂豫搆兵。戰禍烈長。汝南一帶。頓成焦土。弟故鄉家族所在。能無關心。時一念及。如坐棘荆。干戈諸弟之隔。亂離中年之感。此間日來茫茫交集。尙復何心妄冀功名。余世俗之情本薄。宗教之念亦堅。自愧未有真正覺悟。以致煩惱重重。盪戕障礙。卽如此次中道而去。雖惡魔之須避。亦吾道之未誠。然戀師眷友。此心益切。一昨返轅蘇門。敬候老人起居。往回奔波。不敢云勞。吾師觀之。其不然乎。邇來辭去繁職。聊受微俸。僑寓湖濱。閉戶誦經。山水清幽。足資靜參。故人厚祿。養此閒者。但以未能躬預法會。不無耿耿耳。天寒人孤。百端填膺。尙希藉此尺素。互達衷曲。吾師英年遽學。旣得隨侍大德。願以屏浮求實爲念。持此爲贈。惓惓。何如。

致海潮音社編輯

未醒

啓者前俗友問余曰。西藏喇嘛皆肉食。藏文學院同人。何因捨本國之淨規。而往從彼藏之穢制耶。余漫然應曰。彼諸人之赴藏者。唯爲學彼圓美之佛法。及親近彼有修證之知識而已。豈爲肉食而住乎。如持松法師等赴日學密。豈爲娶妻者哉。但喇嘛肉食之疑。略以三義釋之。

一 西藏地高氣冷。人多以行商牧畜爲生。營田者絕少。糧旣不足。捨肉而外。更以何物爲充飢者耶。是故喇嘛亦如俗肉食。

二 喇嘛衆具慈芻。受菩薩戒甚鮮。(西藏宏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慈芻戒不制食肉。(唯制無病自乞美食)故喇嘛肉食非違律也。

三其少數之格喜及女喇嘛等。雖亦有受菩薩戒者。然是瑜伽菩薩戒。亦無制食肉之明文。棋雖網楞伽涅槃等諸大乘經中。佛有誡訓。彼皆不依爲律。故亦無犯也。

但中國之喇嘛。仍守蒙藏之習風。既乏宗喀巴大師之再來。誰堪整理其未具。余嘗謂喇嘛食肉。豈弗違慈。彼亦自言其非宜。藏中亦有茹素者。非可一例也。上來所說之喇嘛。唯就宗喀巴大師所興之黃教喇嘛而言。其餘紅教薩迦教等之喇嘛。則無戒律可依。故不在此列也。其無戒律之所以。乃因佛法入藏未久。人民無深固之信心。時機既具。非宜。聖制豈可輕傳。故非蓮華生大師等不欲宏律也。敬告初心學佛者。切莫因小事起慢而誹謗大法。致感無量苦果於報後也。

又見第六年九期海潮音中有念生居士疑雍和宮供肉之懸問。至今未見有釋者。但依余拙見言之。密宗最重事相。經中聖敕。必須具依。方獲妙果。（故未具深信者。不可輕意使見與言。恐生誹謗。招苦果故。）又密宗以方便爲究竟。但此方便二字。亦唯佛與佛乃能窮了。豈是我六道異生之虛妄所能稱量者哉。若欲詳知。亦必先深固其信。於如

來密意語言。雖不能了解。然終不誹謗。果能如是信者。方堪受學密法與共論其事也。

致臧貫禪居士

楊棣棠

(前略)比閱滬報。段執政有改革全國學制之計畫。主張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佛學爲精神之弘謨。壯規。究不知其確否如何耳。竊嘗聞之。我中華號稱支那。古翻爲多思維。多計作文曰文物國。蓋謂吾國先民。多所思慮。多所計作。神州沃壤。文物爛然。故佛門經籍。靡不以支那之美譽。加諸中華。以昌大我夏聲也。自頃之提。倡文明進化之說者。疇非謳歌海西。崇拜歐美。以爲彼土哲學能爲窮幾極微之學。啓宇宙之機緘。發物質之扁鑄。足以莊嚴其國界。整飭其威權者乎。然而彼且殫力竭思。割國羣於宇宙。裂虛空於

星球。鞭笞萬彙。以奔命於其驅役之下。上天下地。以作龍蟠虎踞之勢。固謂其豎盡古今。橫絕世界者。抑何其獸鬥蠻觸僅四年。而奏凱而旋。飲至策勳者無物耶。則所謂文明進化者。不過錫屠戶之劊子手。以嘉名焉耳。豈足爲人道光榮。而爲法界衆生所可托命者哉。於是乎號稱東方文化之學術。乃有貢獻於世界人類之價值矣。雖然。國人之吸收歐化。數十年來。勢殊未已。舍其舊而新是謀。則中學之根株既絕。縱令東方文化。爲改造世界之一大爐錘。能臻國羣於和平大同之景象。以謀人類之福利。而新學少年。誰其信之。此由其鄙棄國粹。根本不立。體用不明之過。幾以世界學術之淵源。歐洲其滄溟澗渤也。而東方文化。則不啻視若躡躅矣。故自歐化東漸。彼歐人以機變之巧。挾詐用術。投吾國人之所好。遂乃操其文化侵略。經濟侵略。宗教侵略之政策。縱橫於神州大陸。由是堂堂中華。竟爲其勢力所支配。而國際地位。終以退居人後。永不能躍起於世界政治之大舞臺上。使吾民族有弘揚其國徽之一日。痛矣哀哉。其向之以思維計作。籍籍有聲者。而今安在哉。然則十六萬八千餘冊之國庫全書。果不足當新學博士一盼之惠乎。夫歐蠻四

年之大相斫。其所謂文明進化。不過如是而已。吾國人尤而效之。禍也。顧禍胎之伏。非一朝一夕。其所從來者遠矣。故夫今日。倘猶鼓舞其逐物之狂心。以助其屠戮之兇鋒。則世界衆生。甯有幸耶。此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佛學爲精神之所主張。確足爲今後治國之法程。而不可紊也。國人眩於歐人文明進化之說。盡趨於功利之習。是直以西學爲體也。然而所學者。能得西人之大全。或亦可用。詎知其所獵得者皮毛耳。於其精髓。固無所獲。則亦體本未具。遑論有用。是故胥一世以盡效歐人飲食服御居處之末務。卽以爲西學之特徵在乎是。而不知此洋奴西崽之賤技。斷不足以利吾國。其欲有以利用吾國。則非熟悉其禮教。與夫國性民情所陶成之風俗。歷史上之習慣。地理上之土宜。吾恐搬演歐西假文明之皮毛以爲用。是烏有可用之勢哉。故必以中學爲體。先立乎其根本。樹其骨幹。然後以西學措施之。有條有貫。庶乎體用兼賅。差足與歐人相頡頏。而無愧。雖然。歐蠻不過渴血之民族而已耳。世人但見其豪強橫暴之足以稱雄於世界。則不勝其羨慕之情。其實其脫野人獷悍之陋習未久也。浸假盡師其智。強如德意志。不亦可乎。不知人道主

義膨脹之時。彼威廉皇帝以心雄萬夫之怪傑。亦幾不免受末日之裁判。則退一步言。以列強均勢之局。審察之。似不容中國能執全世界之牛耳。以獨霸稱雄也。而進一步言。則歐人以主張物質文明之故。彼西半球天產之富力。已不足以接濟其今後之需要。而中華則地大物博。實天府之雄國也。倘有人焉。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則山嶽之所畜。隰原之所蘊。川澤之所藏。耕耘樹藝之所穫。取不禁。用不竭。則以吾人之物力。陵駕西洋。安在不能兼而有之。卽不然。亦足以雄飛於世界矣。獨奈何國人疲憊懦弱之積習。痿痺不振。莫或奮厲。則信乎非我能仁。氏無量。大雄之偉大學術。以擴張其大智。大慧。大仁。大勇。大威神力之最大精神。破大迷。滅大愚。醒大夢。濟大幻。令其有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之氣概。豈足使頑夫有以行其廉。懦夫有以立其志。是故四弘誓願也。六波羅密也。於個人。於家庭。於社會。於國家。與世界。均足以改造其爲大同太平之景象。而今後之世運。則必臻於車書同其文軌之盛化。可預言也。然則段執政之宏謀碩畫。固爲却後江山收拾殘局之計。然佛學之應此時代所要求。以之攝盡周秦以來之學術。令其躋中國學術於

大一統之地。然後使此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一爐共冶。鑄成其爲世界大同之一新文化。爲世界學術擴張無量數的殖民地。則我五千年文化先進之民族。豈不足以自豪哉。以視夫歐人之所謂文明進化。實乃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以徇功利。終不免顛倒夢想於大苦海中。流浪生死。頭出頭沒。得不謂之可憐蟲也哉。世有大覺。盱衡海宇。有不努力創造一世界未來之新文運者。吾弗信也。因久不得與仁者相問訊。而此間孤陋寡聞之地。獨學無人。聊且披肝瀝膽。發憤一道之。幸恕其狂簡。無任赧顏之至。

與能普師

智炳

承示近以參會實相。新有悟入。不知吾師以何爲悟。豈以記取一肚皮語錄文字爲

悟乎。豈以意識卜度能說教說數刻畫虛空爲悟乎。抑豈以塵勞少澄靜境現前爲悟乎。若以此爲悟。管保吾師未悟在。古德云。參要真參。悟要實悟。此事非久參上七不能知。此境非具眼宗匠不能辯。若智炳鈍根下。愚自救不遑。對於宗門。更屬門外瞎漢。何敢仰測高深。妄談般若。凡有言說。皆成戲論。然吾師既於本無言說中。不惜幻此游戲三昧。以見示。智炳何妨就湯下麵。以不可說不可說而妄說之。幸垂愍焉。如來教所示。既會實相矣。如何又見三大合而爲一。吾師豈以此體相用爲三耶。此如是三。如何能合。以非本具故。若以爲體具。則是一矣。又何必合。亦不願合也。且既深信生滅生而無生。又將往生化去合而爲一。豈以往生爲有生耶。若是二事。則可云合。倘不會事歸理。動成兩橛。若還執理廢事。仍是空腹高心。既在事修未登佛地。可以便超出因果。卽凡轉妙。非因果而何。卽念佛參禪。又豈出因果外哉。况別無希求。已受沉空滯寂之大病。謂之菩薩死。若果如此。何能廣修六度萬行。以趨妙覺果海耶。金剛經云。若心有住。則不名菩薩。卽此耽空之心。與着有之心。其病是一。情識非可少也。八識亦非能脫也。縱使深契般若。全體皆是。其識卽

淨非有減少。何能脫去。所謂斷者。乃此惑執不生。說名為斷。實非斷也。不過即此識心淨極光通。各住法位。各安本分。名之為智耳。既名為智。則離識名。非無識體。喻如汎愛衆。出家則名能普師。此能普師即完全之汎愛衆也。又何所脫。又何能少耶。如除去汎愛衆。則並能普師亦無之矣。况鹽性是鹹。水性是溫。鹽非水性。徒事煎熬。倘然自心開顯。為萬法之總持。秘妙莊嚴。是名陀羅尼。若僅以饑餒渴飲視之。未免指乞兒為至尊。儻髻珠於瓦礫。又何能開八識之重門。見自性之寶山哉。若就理具而言。正說旁說有何不是。若就事修而言。如有一塵未淨。仍是拖泥帶水。何能度生死海。入涅槃城。果能掀翻無明窠臼。一絲不掛。大地平沉。十方坐斷。到疑無可疑。千了百當。方可言悟。既悟之後。正好從性起修。漸趨覺海。分證菩提。始謂之證。古德大徹大悟之後。仍念佛求生者。以無始積習。非一悟可了。而悟之一字。尤不易言。每有數十年功用。方始寒灰豆爆。打破漆桶者。此無量劫生死大事。豈可以淺嘗僥倖而致哉。况無始積習。瀑流奔注。虢空着有。動念即乖。縱言契佛心。亦解邊事。豈知與本分全無交涉。若或情想撲落。慮澄念靜。似見一法不生。亦不過變

粗爲細以靜境易動境耳。豈知浩浩逐塵固安也。縱滅一切見聞覺知而守幽獨之靜境。亦妄也。既合一賊。復取一賊。以此爲是。如何能了。况加以別無希求乎。縱成三昧。亦易墮。冥空。有定無慧。非二乘而何。謂之偏空。不亦宜哉。若真發菩提心。應行菩薩道。自審其機。知病求藥。不違自他。不偏理事。於此深錐痛筍。一鞭一條血。愈沉痛則愈快活矣。雖然。若錯認消息。以賊爲子。未免墮坑落塹。拔出莫由。豈不哀哉。縱使徹悟到家。若不舉念求生。亦萬不能往生極樂世界。以極樂乃華嚴佛地境界。菩薩尙非全知。况二乘乎。若以淨土爲權。則華嚴亦權矣。蓋華嚴卽極樂也。華嚴若非極樂。則普賢菩薩。何以不求生華嚴。乃願生極樂耶。雖得忍大士。尙願往生。樂近如來。我等具縛凡夫。亦可以休矣。須知佛性本極祕妙莊嚴。亦猶牟尼自具輝彩。若偏空寂爲歸。方之古鑑未瑩。若執确暗爲珠。猶是席珍在璞。安有鑑物之功兩寶之用哉。然則如之何則可。則請以禪爲理。以淨爲事。理事圓融。體用不二。不落二邊。自處中道。知生而無生。何妨發願以求生。悟猶未悟。何必執空而求悟。須知無量莊嚴。當體卽空。空若真空。必定莊嚴。故愈莊嚴則愈空。愈空則愈莊嚴。步

步踏實地。朶朶皆蓮花。莫令寶池蓮萎。要見西方日出。說來說去。非豈刺語哉。東挪西扯。自覺饒舌。懺悔不暇。罪過罪過。近以嫵散。能說不能行。不復出游。祇益塵累。徒增慚愧。他日相見。當先領三十痛棒也。

致攻素居士

英國佛
學會
馬趣

曩在英倫。會親雅範。想當憶及之也。不佞研究佛教垂二十年。前與同志數人立佛學會於英國神學院。意在就國內各地傳播佛典。進而與世界佛教徒敦睦相携。故於立會之後。即發刊會務月報。以爲徵集同志之助。茲者擴充月刊。改爲學報。定名『英國之佛教』。第一期本年五月即可出版。擬藉此連絡各地佛徒。但中國通信處尙付闕如。爲

此馳書左右。擬於學報第一期出版時先行奉寄六冊。懇爲傳布於中國佛教團體。能轉寄佛教總會最佳。其餘團體私人亦可轉贈。鄙意在中國至少能得同志一人助敵會散播學報。且作爲固定通信處。是所至望。足下於佛法如有同好。至希熱心贊助。俾英國佛教事業日起有功。無任跂盼。此聞中國戰事。曷勝惋惻。海東延頸。佇望和平。以爭止爭。本非上策。歐戰告終。於茲數載。孰不曰人心厭亂。速策和平。然日祈永久和平之人。其相忌相仇。有加無已。世尊有言。以怨報怨。循環無窮。當發慈悲度脫仇敵。誠不易之論也。專函奉達。敬祝健康。

致柏烈武先生

孫少侯遺函

昨於滬上中華佛教總會。得見懷盧舒六各地該會分部及各寺廟報告。所言收沒寺產逼逐僧尼之種種慘狀。竟非吾人意料所能及。流離瑣尾之狀。使人心痛不甯。弟於法佛粗有一日因緣。且與吾兄投分非泛。故不得不及今爲兄進一忠告。甚望容納斯言。面速取消前此關於斯事之通告。庶幾垂救桑榆。並消反對無窮之口實也。在兄欲禁淫祀。藉收其產爲公有。以冀挹彼注茲。助進教育。立心不可謂不善。顧今乃以至善之心。釀成至惡之果矣。公家所獲。庸有幾何。適令劣紳奸役地棍蠹民。乘風作浪。恃官符爲劫奪之具。流波所屆。吾皖繙林將並失其生業。此不可者一也。約法力護人民財產自由。居處自由。身體自由。意念自由。信教自由。此五自由者。固即共和國之神髓。其與專利時代之人民享受判殊。即因於有此一物。其在前清時代。行政大官。口銜天憲。人民之不自由至矣。然尙未聞有此紛擾之舉。今乃反見於共和成立之後。是將使人民疾首共和。而謳思專制。患氣萌蘖。能不使人危懼乎。此不可者二也。所謂自由者。即不受他力制限之謂。即無論何種秉權之人。皆不容或有侵犯之謂也。法律必如是之真信。始能共享法治之

社。今民國本無國教。卽不能以吾人之任意。而定何教當存。何教當廢。而指一教爲淫祀也。且在前清。以會頒有祀典。故可指祀典外者曰淫祀。今民國於壇社百神之祭。率撤指廢。則淫祀之名。初無由立。今顧強以意思定其存廢。是大違於約法。此不可者三也。財產之取得與相續。載在民法。若置法律不講。而橫事收沒。詎知此事所關至爲重大乎。果恃強力爲之。卽爲破壞法律。實爲民國行政官絕不宜有之事。况在寺產之所有權。久有習慣規定。欲議變更。非中央國會兼有立法權者不能提議。况爲法律所範之行政官。安可予奪自專。貿貿然而行之乎。果其行之。誠有破壞政體之嫌。其不可者四也。大寺之與小廟。在法律上視之。其別但如鉅室之與窮檐耳。中華人民所享權利一律平等。安可於產業大者則保護之。產業少者則摧殘之乎。斯尤大悖法律平等之原則矣。從來治民法講物權者。初無僧俗財產之分別。因而異其處置。以無論購致讓受。其取得者之享有本無二致也。如謂布施者讓渡之初。以神爲權利主體。此種言說。尤屬罕聞。今世東西法律極密之國。未聞有規定神爲主體之法典。誠以財產名詞。原爲人類享受者所獨設。於神固

無與也。蓋財產者。乃能生息。以供人類營養之一物。神國無待營養。而依神之廟祝僧道。實資賴之。此種人受檀越之布施。在布施者之用意。實欲斯人專誠一致。不治他事。而常保守其廟。無凍餒之虞也。是則神爲權利主體之說。初無成立之餘地矣。况吾國歷史所記。前人頗有毀寺撤廟者。在當時毅然爲之之人。蓋莫不視爲獨闢之微慮。以爲將有裨於文化。顧自後人觀之。其功效究何存乎。誠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徒令一時紛擾。終無補益於人智。以人智之進。須賴學問。其與行政官一時思慮所存而出之手段。藐無縣密之關連。此不可者五也。今僅涉論其略。爲勢所至。已若是其流梏。使弟更加尋繹。將至萬言累累不能自止。以與吾兄痛癢關切。故特不嫌詞費。而進茲言。且今桐城名邑。多有奸民利此時會。公然劫奪少尼爲妾婢者。又有藉假官吏威勢。脅逼僧尼。致之死地者。以弟所聞固已甚多。又有悉奪僧尼居處服食。驅之荒野。使爲填壑之餓殍者。目觸耳聽。事尤至衆。詎非仁人君子所宜聞而動心者乎。况觀兄爲此事之通告。頗犯破壞約法之嫌疑。果起行政訴訟。而受質於法庭。則此通告決無能以成立之理。以爲約法所不許故也。故

今不避忌諱而急望兄速自取消無任翹盼且據近日所聞不僅害及僧尼更有波累實業之勢。廬江有福蔭庵者。在該邑福泉山。爲比丘尼及隣近節婦薰修之所。近因衆食難結。隲施無門。乃延前安徽造紙廠學生汪君與其妻汪粹慧貞。集股就庵設一造粗草紙之廠。方及舉辦。而忽遇此風潮。該邑土豪陳變堯等。挾有求葬不遂之隙。卽乘勢暴掠。將紙廠纖悉奪去。盡逐庵尼女工。而據爲己有。是則小小實業機關。千辛萬苦而始成者。今竟亦燼於凶暴。而殘毀於一朝。此亦見諸該會所得報告者。關係尤鉅。並望吾兄厲行查辦。戡此惡風。造福當無紀極也。（下略）

致張化聲居士

史慧圓

前月接手書及第八期海潮音敬悉台端繼任月刊編輯光大而充實之責在賢者。弟只有歡喜讚歎而已。查第八期之插圖。其前幅與第七期同。當是印局重印之故。唯口口居士之唯識大旨。其中似有可議數端。聊爲揭出。與台端一商。除以心爲體。識爲用。顯非唯識正訓。已由吾師批明揭出外。(1)就識字拆爲言音戈三。於極不相關之字義中。勉強牽連以訓釋識義。此與以佛人爲佛。需人爲儒。山人爲仙等。同出一逕。鄙意是等拆字式解釋。只可於星卜占相間用之。若訓釋經論文字。則非所宜。恐以滋後世僭妄之流弊也。(2)謂依他起性如依有爲法之他。可以起無爲法之自。依無爲法之他。可以起有爲法之自。又卽謂外境之自依內心之他而變起等。按依他起性之他字。作以上如是等解者。實已異夫吾之前聞。究竟是否。請台端一評制之。(3)謂其弟子王恩洋繆鳳林景昌極等稍有新式方便而研究較淺。難免錯謬等語。處今日而著書說法。誰能絕無錯謬。又誰而研究極深者。况未明白指出其研究淺有錯謬之事實。僅備伺其辭。一概抹殺。何足以服人。何足以利生而化俗者。亦不可已矣乎。弟爲末世居士說法。權並爲吾

亦未覺其苦。於去歲九月初卽安抵鑪城。住安雀喇嘛寺。月餘。旋即與吳瑤傳品師三人。同詣跑馬山樂壤土登格什處學習蕃典。此師戒行精嚴。顯密融通。自拉沙學成歸來。潛修廿餘載。一嘗與此師述及上人之學德。與在中土宏法之筆業。皆稱爲當代希有。並願上人作將來中土之宗喀巴。一數月來嘗從此師所聞。交際知藏中佛法情形之大概。今特分陳於後。甲西藏一切經論。共分三類。(1) 廿俱純爲佛說。共百〇一部。(近人謂百〇二部不確。) 分七類。(子) 戒經十三部。(丑) 大般若十二部。中般若六部。小般若三部。(寅) 寶結六部。(卯) 華嚴六部。(辰) 經集三十一部。(巳) 涅槃二部。(午) 秘密二十一部。經目一部。共百〇一部。印經共有四處。一後藏。二得格。三裏塘。四西甯。現前藏已在刻版。(2) 登諸有二百二十餘部。純爲印度諸論師所造。與中土之論藏較。實不及藏中之完備。(3) 雜集約二千餘種。純爲藏中喇嘛之著述。中有宗喀巴大師之南忍清波「貫通大小空有」惡忍清波「精集密宗一切教義」爲現今所必需。至五明典籍。尤爲廣博。再者中土諸師譯經。唐以前多依義不依文。唐譯則文義俱依。

故取唐本與藏本對讀。於文法上頗感便利。(乙)藏中僧人極有統系。寺中非格什與呼圖克圖。不能當堪布。(住持)因爲全寺修行之依止。凡已考格什者。大多靜坐自修。由鑪至裏塘一帶。靜坐茅棚已有百餘所。當就裏塘一隅。已有格什七十餘人。禪宗藏中亦有。但須先學教理。聞格什云。明中國有僧入藏傳禪。初頗能屈伏藏人。後爲有證悟者所破。遂遁去。由此可見中土近來禪宗之謬失頗不無。(丙)西藏最重戒律。其受戒次序。凡年滿七歲則受沙彌戒。學習經典。年滿二十後則受比丘戒。隨後則受菩薩戒。密戒。有終身只受沙彌戒者。有進受比丘戒未受菩薩戒者。密戒則受者尤少。中土佛子渙散。方便受戒。實爲佛法衰墮之大原因。祈師速爲救護。則將來或有光明之日。(丁)不通顯教不能學密。顯教爲成佛之因。密爲成佛之果。因果相生。事理無礙。非真具大菩提心者。不能全行密宗事相。此間格什云。如能執刀將自身節節支解。則作殺盜等事。不爲犯戒。近來有謂學密不須學顯。密宗可卽身成佛。而不知卽身成佛之談何容易。此輩實屬可笑。(戊)宗喀巴與西藏之佛教。宗喀巴生於甘肅之西陵。當明朝永東年間。藏人相

傳謂爲文殊菩薩應化。其生時屋中卽生樹一株。上現文殊菩薩相。當時西藏佛法衰亂。密宗盛行。戒律廢弛。種種神變。惑異世俗。宗喀巴出。始盡革前敎。而另建黃敎。并禁現神通。西藏中佛敎至今仍有條不紊者。皆其力也。（己）西藏正月十五日。世尊收各魔王。外道爲弟子之日。四月初七爲生日。十五成道。六月初四爲在唐苑初轉法輪之日。九月二十二日從兜率天下降之日。十月二十五爲宗喀巴生日。此數日。各寺與一切人民。均作法供燈慶賀。由此可見世尊降證之年月。各地紀載不同。而近來西人之摸索考證。實不足憑。再者近與果瑤師已請得藏經多種。並約有喇嘛二人。擬出外尋一清靜地點。專究數年以成初願。因此地生活頗感困難。而又缺乏漢經對照。餘容後稟。

致太虛法師

大圓

自容春睽違。倏爾經年。仰慕道範。馳思曷極。圓頃因東大校長蔣竹莊君。聘請講唯識因明印齊等科。已於古歷正月十九由家起程。至二月七日抵寧。今已上課一星期。其中教職員聞圓提倡東方文化。贊成者衆。東方文化刊。亦當在兩星期內由泰東書局出版。尙望上人不時賜教。并賜鴻著以廣宣傳也。圓過漢時曾住漢佛教會及佛學院兩處各一日。至甯又到內學一、二院。舊雨新交。頗資暢談。多以今日之紛亂。非佛化莫救。非佛法普及學界。亦難達可救之目的。頃閱由居士林寄來之全亞佛化教育社宣言及其簡章。知吾師之偉懷卓見。早已示世人以標準。圓對之不勝踴躍歡喜。以爲先得我心之徵矣。然圓以關於此東方文化之大運動。不徒口說。猶在實行。此次雖應東大之聘。而敝鄉所立之覺園大學院。仍託友人袁聞純及大定樂玄等繼續辦理。所定課程。佛儒各半。且以佛法大乘妙義。整理儒籍。以求合於佛化儒宗之勝方便。二三年內當有成效。或者堪爲國人之矜式也。上人今歲法體如何。四大輕安。少病少惱否。衆生易度否。今年尙有他處宏法之行。或別種計畫否。祈不捨悲願。隨時開示。以慰渴望。

致太虛法師

楊鶴慶

居士林一別。幾及半載。辰維願力無上。法躬綏吉。爲頌爲禱。慶於去冬赴粵。代內學院募捐。兩月間業經歲事。僅募到廣東大學月助千二百元。並知友捐二千元而已。後以同行聶耦庚病代療兩月餘。忽輕忽重。總未全愈。四月十二日（陽歷五月廿三日）偕沈病上船。次日開船。十七日到滬。因看病人不及多待。卽於翌日返甯。現仍在危急之際。接舍姪鐘健信。悉法師寄伊海潮音及英文佛學研究雜誌等件。伊以不知法師通訊地址。無法回信。引爲深憾。並詢法師通何國語言。一行幾人。何時來德。詳細計畫若何。柏林附近有一研究佛學機關。如果前來彼當招待云云。頃見西北大學校長李宜之（留德

學生相信佛法譯有德文佛學問答係慶知己。同法師今年擬赴德宏揚佛法。注意之點如何。伊謂德人研究佛法頗精細。關於印度大小乘及我國各宗派。尤其熟悉。深望法師有相當準備。翻譯人不但須德文德語暢達。佛法及佛學史。尤要有相當素養。法師此行爲千古創局。行如來行。宣如來教。拯彼人類。宏我妙法。卽負如來命。不啻如來之現身者也。慶對法師此行。五體投地佩服。又懼翻譯者之不稱職。或同行者之人選不慎。一有笑話。卽佛法西行之礙。法師此行責任重大。預備不妥。勿急啓行。翻譯者審慎選擇。同行者甯缺毋濫。此慶千叩萬禱之所望於法師者。苟可以爲他山之助者。無不多方探求。忠告法師。海潮音東亞大會紀念號收到謝謝。慶現找房籌開醫院。有頭緒時。當奉告之。

上太虛法師

留藏學法團

昨奉由居士林發來慈諭。敬悉上次寄往蘇州北寺之稟。已入佛眼。欣慰無似。此間前接胡子芴劉亞休諸居士先後來信。均言師座應請赴演說法。徒頗慮前稟或致相左。今竟投到。喜可知也。徒等在此忽忽半年。一切均無變動。近請喇嘛教授藏文俱舍頌（俱舍爲藏中學教必讀之書故最先肄習）（能海師已由裏塘來鑪加入同學並爲院衆講漢文俱舍）循序漸習。略有眉目。進步雖嫌遲滯。然當此萬方多難。天發殺機。幸得留茲西陲一角。爲徒等學教安禪之地。非三寶威神建立。曷克臻此。故不敢不放下身心。徐求深入。冀有所獲也。恆演師前向陳王諸君函告困狀。固係當日實在情形。嗣承此間軍事當軸。撥款援助。稍可勉維膏火。旋得陳鯨量沈惺叔湯鑄新諸公匯款。（滬杭均由郵匯直達頗便捷漢款由成都銀行轉反嫌周折費時）并已將亟須清償各債。先予抽還。所欠無幾矣。演孫之通訊。係伊個人意思。事前未經商准。弟直待滬杭款到。勇兄始知由演函募。亦念世亂財艱。來源不易。多所追求。恐遭物議。頗責其孟浪多事。演已知過

求職。超一師刻擬單身先行西進。團體何時入藏。現未定期。康邑師賢（教下及行持各有深入之善知識）地靜緣足民和。亦大有法可學。彼中既爲鷹魔所愚玩。似無冒昧西上之必要。詎同學中之年少氣浮者。不耐共住之拘束。假藉美名。妄肆盲動。欲進反退。猶自認爲功德。雖經勇兄費盡折攝之力。奈彼輩發心既多不真。寂靜尤所不耐。終惟任其退出團體。隨業流轉已耳。天然恆明圓住三人分途往「甘孜」「魚通」等處。專肄藏文。置修行觀心於度外。尙勿論。乃果瑤晤一會中一厂及陸智度居士等。且公然稗販經像。招搖言歸。不將退失信施重增譏謗乎。問嘗綜合年來參學所得閱歷。詳審深思。竊謂他日大法陵夷之隱禍。不在外力摧殘。端在內衆墮落。縱有大德奮興。廣設方便。欲事調教。奈法弱魔強。多懷詭曲。饑傷飽去。整理術窮。內既不振。外狂愈張。顛倒鬥諍。日瀕叔季。斯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其此土有情共業同感。因應如是耶。老人悲懇愚迷。等同一子。攝力偏勝。曾未稍以不肖待人。但邇來人多虛僞。物情難測。偶爾傷慈。輒或入彀。搆閔既多。受侮不少。前覆後鑑。宜取嚴格爲禱。

答心梵居士

嘿庵

居士所持出家問題。正而且當。甚佩甚敬。囑鄙人于僧界內陶化一事。鄙人思此。不易辦到。夫時世日下。道德喪亡。剛強比丘。難調難服。如印光法師輩。尙云末法。劣僧難化。况鄙人耶。僅有照居士所言。盡心竭力。自己做一箇好和尚耳。然世人謗僧。吾亦甚惋嘆。自慚無力。挽此惡風。且和尚好壞。均是佛子。三寶居士亦多毀謗。謗了僧人。卽謗佛法。謗佛法者。必墮地獄。奘師云。泥龍雖不能致雨。禱雨必祭泥龍。凡僧雖不能降福。求福須供凡僧。可見凡僧之貴。無異聖僧也。又出家事。本諸離苦得樂。超凡入聖之心。念而然也。既念三界如火宅。視生死似冤家。所以發心剃髮出家。現比丘相。做和尚事。豈必因他們

和尚好。始可出家。見他們和尚壞。便不出家。佛門有言。各人喫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了。他們好壞。與我何關。總之吾人。應爲一生大事。因緣而出家。非爲人家了生死也。假如因世間和尚壞者多。故而自己不要出家。亦不贊成人出家。則其以人害法。誠邪知見。李君於此。恐未悟到。及至現今。一般僧尼。知識太愚。所以往往勸人不要出家。亦無足怪。

復郝旅長旭輝

蔣特生

客臘匆匆還鄉。深以未能走辭爲歉。歸後屢擬敬問起居。以俗擾過多。搦管輒止。頃奉德音。具見雅愛之深。遠人感悚。何可名狀。我兄大根大莖。崇佛之篤。實居士中之有數人物。今應積公之招。菩薩行道。此其時也。較之日以造惡業爲事者。固自不同。人心風俗。

之壞。種種不可說。深堪悲憫。欲息苦輪。吾輩之責。自修卽是自利。亦卽所以利他。卽出卽入。圓融無礙。正可不慮。服官有礙。學佛有礙。服官如必曰有礙。則無怪乎千百載來。詬病我佛者之多多也。差之毫厘。失以千里。皆我兄之所知。不假弟一二談也。神通之說。世人驚爲神奇。實則家常便飯。家家皆有。個個現成。特患行持不到。神也不神。通無由通。用工果然得力。如千年暗室。門牕洞開。光輝滿室。暗云何有不神自神。不通自通矣。際此末法時代。魔民魔子。擾亂正法。縱有異乎常人之處。亦不過於不知不覺之時。身被略具神通之妖魔假借。而自心之作用停止。此瘋狂現像之所由來。偶言有中。世人輒曰某也得道。而神仙之號加諸其身矣。類此情形。楞嚴廣說。查閱便悉其詳。近年如順慶之王篋。潼川之向和尚。名噪一時。實則着魔之輩。若以寒山拾得二大士擬之。恐菩薩難免不作怪也。來教所謂遂甯瘋和尚東林師者。頗類王向之流。正不必以緣慳未能禮謁爲歉。卽使果係文殊普賢二大菩薩現世。不得一見。亦不必引以爲歉。蓋得不得見。各有因緣。况所謂東林師者。未必卽是二大菩薩。我兄遇弟至厚。囑得暇往訪。示并馮君可爲介紹。

云云。私心感激。何可言宣。弟憶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正好靈山塔下修之詩。更無往訪之必要。以數他家之寶。於己無分。以不訪之訪爲訪。以不訪之會爲會。兩全其美。斯爲得之。未審菩薩以爲何如。

致謝福生論耶教

研禪陳璞

嘗於先生所辦報章。雜誦大著。覺先生憂時經國之心。無不流露於字裏行間。凡有提撕後學。論列時事。靡不切中肯綮。鞭辟近裏。雖瞻韓乏緣。而心儀久矣。惟讀先生筆記。自謂於耶教具極大信仰。曾一度爲牧師。故先生所輯全國學生英文集中。於宣傳耶教之文。每三致意焉。先生之憂時傷俗之心。同善胞與之懷。慮深而瞻遠。良足佩矣。但晚欲

與先生有所商榷者。則耶教是否能爲世界最完善之宗教。其教義是否美滿無缺。殊屬疑問。夫耶教之根本錯誤。卽以上帝爲人類之祖。宇宙之創造主。是何也。事有本末。則有終始。藉曰人類之溯源。可由父祖而推至於上帝。今以上帝永生不滅。無始無終。而其委蛻之人類。則有始終生滅。此其因果矛盾。不可通者一也。至創造宇宙之說。尤不近理。蓋環太陽系者行星也。其去此太陽系者更不知幾萬億也。宇宙之大。吾知上帝無此創造之能力也。且宇宙其有邊際乎。其無邊際乎。吾復知褊狹拘墟之耶教徒。不能解此理也。此其誕妄謬執。不可通者二也。夫人生之起源。當與宇宙之起源同時解決。與二者連帶而起者。爲時空問題。（時間包含長短。空間包含高下。廣袤一多之數。）故時空之理決定。而人生與宇宙之理明矣。夫康德氏集哲學家之大成者也。其言足代表西方多數哲學家。而其本體現象之論。謂現象時空之存在。在本體超時空之範疇。（康氏之說頗是。唯其論萬物之存在。猶以爲存於上帝之心者。由其不明唯識學共相之理耳。）著明科學家愛因斯坦氏之相對論。亦認時空不能離物體。獨立存在。則時空非實有明矣。夫物體卽

屬現象。現象原係幻有。而吾人以爲實有者。特無始無明一念執着之故耳。由斯一念。而生人我。一多修短高下之妄見。故有時空。而實無時空。時空既非實有。則惡有所謂類於吾國一本萬殊舊說之上帝創造世界人類之情事哉。以耶教之悖謬荒誕。教義之扞格不通。證以此說益足見其謬妄矣。而世人猶尊之若神聖者何耶。夫宗教教義之博大精微。圓融無礙。其惟吾國固有之佛教乎。夫佛教。如如平等。離諸差別。無人我。無宇宙。三界唯心。一法不立。藏太虛於一粟。延刹那爲長劫。其教義之精深。不可破。不可名。三藏粗具其名相。十地須待於親證。乃人天之所供養。萬類之所膜拜者也。吾人苟欲自拔於苦海。舍佛教而焉與歸。是以今之大善智識。如章太炎。梁任公諸先生。莫不深達佛理。且極推戴之誠者也。聶雲台先生。爲吾先生素所服膺者。其宗教辨惑說。將耶教紕謬之點。指摘無餘。而自其勸研究佛法說出。向仁慕義之徒。爭相傳誦。一時紙貴洛陽。他如張仲如先生。爲耶教徒中堅分子。今不特盡力宣傳佛教。且欲改造耶教而佛化之。其佛化基督教一書。已翻版四次。流通之廣。可想見矣。而最著者。則當推嶽陽竟無先生創支那內學院。

於南京。太虛法師。創佛學院於武漢。茲二師者。以叔世之龍象。揭佛日之晦靈。慧炬高燭。天下景從。歐西嗜學之士。其遠涉大西洋而願執弟子禮者有之。後譯新著。灌輸歐美者有之。嗚呼。可謂盛矣。夫以異國遠方之人。不辭跋涉之苦。舟車之勞。航海經月。負笈萬里。果何樂而爲此耶。亦以研討真理之故耳。而吾舉國上下。方皆惑於異說。震於詭辭。惟新奇之尙。主義種種。波譎雲詭。雖各呈異彩。然而舍康衢而登間道。徒與羊亡歧途之嘆耳。雖有隸屬教籍。以博愛爲主義。以服務爲職責。崇尚正義。志切救國。然而入主出奴。拘墟一隅。安於外道。不順正覺。反外人之不若何也。嗚呼。人生夢幻。蝸角爭名。無非前塵影事。文非載道。終與草木同盡。欲立言於不朽。固當闡揚正教。欲同登於覺岸。尤須精討內典。今正教重興。宣揚需人。其以文字般若。傳播於國內者。則有楊君棣棠。其文瀟瀚汪洋。有昌黎之風。而雲台先生。文筆清麗。詞意暢達。復有東坡之風。晚亦願先生屏棄外小。皈依正教。拔幟易幟。出燕許手筆。作國外宣傳。務使寰球人士。咸登覺路。發揚東方文化之光輝。消滅國際侵略之野心。與二君者。分道揚鑣。同成正覺。仔肩雖鉅。仁者不讓。晚願先生

欣然決然。担此法幢。則佛日光輝。徧照五洲。晚不勝爲世界無量衆生禱也。茲於王治心君基督徒之佛學研究書中。將其研究佛學書目。另錄一紙。以便購閱。並奉上佛化基督教。勸研究佛法說各一冊。統乞晒收。改絃易轍。吾知先生將自此遠矣。

致甯達蘊等

胡鐵雲

月間承賜佛音月刊于弟等謝。并祝宏法進步。少惱少病。既見居士等與劉顯亮居士辯論函件。足知居士等青年向道。勵志度生。當今末法。得未曾有。雲一介頑愚。久欽聖學。孤陋寡聞。失真頗久。發心皈依三寶已數年矣。自慚多劫不修。所以因緣未能具足。當今僧俗兩衆。各地集會。亦頗不少。真誠假僞。頗不易見。貢高我慢。予以發生。雲之愚見。

以爲救世之策。非佛法不可。欲求佛法。非修身不能。然今日談此道者。比比皆是。甚至今日做道場。明日開法會。排斥外道。宏揚正法。行諸楮墨。宣諸口舌。苟若長此做去。非但外道不可降。而正法恐亦將隱矣。吾輩爲佛子者。宜早早警懼。誠恐將事。堅苦卓絕。以修自身。做一榜樣。使羣魔震攝。代佛宣化。當今末法。能有一人如此。則佛法未有不振興者。何勞舉國若狂。捨本逐末。雲睹茲異象。懼痛兼之。蓋今日國中人士。皆以表面爲務。內容絕不講求。真佛理固人人本有。而人人反捨之不究。假道德是學者魔障。而學者反愛之若寶。于是乎外揚其名。內逞其姦。廣集黨羽。自私自利。黨同伐異。全無一點良心。害人誤己。廣造無邊黑業。哀哉末法。苦矣衆生。言念及此。尙何言哉。只慚愧吾輩多劫不修。今生難以振理。是故發堅苦志。先修己身。然後度世。蓋六波羅蜜。非親身自嘗之後。不能善濟羣生也。居士等有心宏法。護持如來。若不以雲爲非者。請從今日訂一神交。能集合數人。專精修志。堅苦卓絕。捨外面之虛文。求一心之本事。十年內佛法必興。爲末法放一異光。爲衆生開一寶所。雲于居士有厚望焉。再者現今一班大人先生。未可與同言共論。一班

有黨籍之居士和尚亦不可商量。有心人其會意可也。

按閱此信。張甯二君當知所歸矣。海潮音社註。

與編者大定居士論學佛

葉鳴珂

前蒙降駕。失迎之罪。尙祈宥亮。珂俗子也。於東西洋哲理。既無所研究。而於文藝一道。尤屬外行。幼時雖嘗獵涉科學。然亦不過一知半解耳。數年前以營業失敗。老母辭世。恍悟命運迍邐。遂翻然有出世之志。始則東撞西磕。莫知所入。及讀唯識。方嘆爲究竟。然迄今不及二年。其間又爲教務所困。未能潛心於此。故讀書既少。悟解未深。不副雅囑。殊愧殊愧。雖然。區區之願。敢不披陳。夫釋尊之教。原欲闢邪。說以顯一乘之妙道。辨出世而

達究竟之彼岸。今茲異說紛起。世亂日甚。顯揚聖教。普被羣迷。固爲急務。但竊以爲尤可貴者。在能依教起行。堪爲師則。使學者聞風競起。知所修證。同歸覺路。而不至走入魔道。功德最爲無量。惟是三藏浩瀚。學海難窮。無明固覆。性源難澈。往往欲辦出世而其道無由。方便妙道。惟有仰仗佛慈悲力。接引往生。一心彌陀。卽生成辦。誰謂不能。此淨土法門所以稱爲無上也。故區區之願。一以淨土爲歸。兼參教理以資助行耳。決不願效今之所謂印度學者。一憑意識之虛構。討詞研句。致穿鑿失真。又不願效號稱唯識學者。等同佛學於哲學。逐逐外境。而不知一反內心。蓋此等皆走入魔道者也。曾憶某著有云。「世俗故非空。勝義故非不空。勝義勝義故。非空非不空。然既云空矣。復何所證。」故有一循其快樂主義之主張。噫。不知集因苦果。法理難逃。苟煩惱未經對治。惟有一憑因果律之支配。莫得主宰分毫。則安在其所謂快樂者乎。故以吾所見。則異於是。讀經首要參悟。然後隨順法理。念觀照。如實修行。卽所謂實悟實修是也。今雖力有未逮。然志則如斯耳。綜上所述。論於文化事業。則請以俗子視珂。勿以學子視珂也。若論於佛道。則以老齋公老

齋婆視珂。勿以禪家視珂也。蓋交友之道。貴在真實。故不敢略事虛飾。致蹈欺罔。雖然珂與先生。現時不能爲文場之勝友。但願結將來蓮胎之淨緣。如蒙不棄。請從茲始。囑於唯識學。有所發揮。頗思勉力爲之。但稍稍構思。卽覺頭痛。且心跳不已。是以握管輒廢。沉痾四月。迄未復原。加之咳喘不止。盜汗涔涔。恐成虛癆。然惟有聽諸天命而已。再者一切經論。及參攷等書。珂一無所有。值此時局。校中又闕無一人。故欲有參攷。無從借閱。率爾之作。又非所願爲。總之此次所以遲遲報命。實不獲已。非敢推諉也。病中本不能作此長書。以感先生誠意。欲強而行之。

致同志諸公

譚道

道三生有幸。得荷袁公智純及唐公大圓之介紹。獲與太虛上人。遠通竿牘。並蒙贈海潮音數冊。澆薇雜誦。塵慮湔除。竊以世網攪人。利令智昏。佛法西來。悲憫大衆。普渡慈航。無如衆生芸芸。天真喪失。笑因果爲腐談。目神靈爲虛杳。殊可惜也。道尙有不能已於言者。斯道之傳。純屬個人關係。不含絲毫政治意味。然挽救人心。仍足默促國家之進步。蓋國家者。個人所積而成者也。人皆能正心修身。則國家不期治而自治。天下不期平而自平。故言救國者。苟就根本切實解決。舍學佛末由焉。吾人欲求體魄之強健。心性之安甯。明體達用。自覺覺人。非於此道身體力行。植致曲有誠之基。莫由達其目的。古之求道者。類皆苦少師傳。徘徊歧路。歷觀大小佛乘。言之詳矣。而莫得其門。吾輩生當浩劫。苦海茫茫。幸逢寶筏。誕先登岸。此其時矣。諸公或居要職。或困風塵。事繁責重。解脫無從。固亦生人之常事。然斯道不廢人事。所患立志不堅耳。道以一介愚夫。學識膚淺。遽爲此臆度之浮詞。誠難免大方之哂笑。然以五洲之大。學佛之衆。不啻恆河沙數。其間名儒碩彥。達官貴人。智識明通。一隅三反者。當不乏人。舉皆犧牲個人之權利。不惜遠道之奔馳。是斯

道有研究價值可知也。我輩尊崇佛祖，既不牟利，又非圖名苟非喪心，病狂豈屑盲從。人後望諸公，勿以漫不加察之語，從而破壞之道。曩時學佛，以信仰之未誠，致時作而時輟。半載之後，百病消除，心曠神怡，愈久而愈明途徑。大凡一學說之出，必有至理存乎其中。未可妄行詆斥。諸公倘慨世道之淪胥，抱匡救之宏願，尤不可不以身先之。否則欲言渡人，此身尙茫無把握。不特人不我信，勢必反唇相稽矣。嗟乎！大道不落言詮，苦口究有何益。以道夙根淺薄，甫切皈依，學不足以動人，行不足以礪俗，愴懷風鶴，未知埋骨之鄉。夢想靈山，或獲寄身之所，所冀宏宣佛果，共證菩提。庶幾見性明心，同生樂國。生機一綫，萬載難逢。謹布區區，敬希鑒諒。

致唐大定居士

臧貫禪

惠書獎藉過情。愧無以當。承詢新僧改革。應如何進行事。竊以愚意度之。少年新進。一意孤行。其勇可嘉。其愎可恨。昔柳子厚受王叔文章執誼之影響。其才不得大用。智者惜之。虛師天才縱逸。久已見忌於老輩。况有新進。不顧利害。如以脂粉污純潔之麗質。何異。尙望仁者。同爲祈禱。十方諸佛。加被護持。以延大衆慧命。敝縣近亦屢受反對派（南京派）之毀謗。可歎可歎。（下略）

致臧貫禪居士

大定

兩辱惠書。具徵卓見。大法陵夷。於今爲甚。向後若無傑出之賢。出而負擔。如來家業。

則佛教前途。曷堪設想。本師太虛。以將聖之資。遭俗僧之忌。凡在學人。無不憤慨。比來人心愈壞。世亂愈繁。耳目所接。遂成悲觀。蓋默察現時之潮流。寺產與和尚。是否有存在之可能。實爲一大疑問。惟佛法本身。則無論時勢之如何變化。終不會失其價值。此則可斷言也。吾儕爲真理而學佛。寺僧存在與否。自不能發生關係。正可讓伊好自爲之。吾人祇以宣傳佛法爲職志而已。近願如是。質之高明以爲何如。

致慧明居士

大 定

久未通訊。心念滋甚。僕本愚昧。談道論學。自視缺然。謬承過愛。遇以師禮。今茲世道。交喪。士務浮誇。以求加入。居士獨能刊落聲華。而相從以探尋此道。斯僕所樂與共進者。

也。惟往昔所講。乃不免向外馳求之敝。逮今回想。深爲憂念。蓋學以明道。而道之本原。在於人心。心有作善作惡之用。未證道以前。則起心動念。無非是惡。惡與道相反。故能克除惡念。而引生善心者。是卽爲道。願居士相與講求此義。若捨此不學。而務求文學智識。則先師孔子。適成爲世間唯一罪人也。事繁未及多談。祈留意察焉。

致臧貫禪居士

大定

隨順世法。而談佛學。竟是戲言。肇論有云。談真則違俗。順俗則昧真。蓋世法有漏。煩惱雜染。佛法無漏。離染純淨。彼此相違。義不隨順。愚者昧之。致令學佛者愈多。而真理愈晦。長此罔覺。則佛法亦成爲哲學之空談矣。吾儕學佛。志在成佛。若濫行世間有漏之法。

而希清淨無漏之果。豈非南轅而北其轍耶。定也愚戇。賴師友提攜。遂於佛學。略有悟入。惟於新學諸子。所言佛法。根本懷疑。何以故。非佛所說。故縱云隨順潮流。亦當根據佛法。若徒擁佛學之名。而無佛學之實。如今日南方之佛學者。則已爲化佛而非佛化也。可歎哉。當茲教難方殷。凡爲佛子者。皆宜努力宣傳佛說之真理。以與天下學術爭衡。不此趨向。徒乞靈於他教。縱得暫存。亦屬可恥。且久相隨順。必爲所化。則其所存者。亦僅佛學之名耳。如佛化新青年會。爲中國最講時髦。最講投機之團體。今觀其所言。明爲他化。而亦擁戴佛化之名。豈非冤枉我佛。前讀其宣言書。第一條云。打倒一切投機之佛教徒。其野心真欲欺盡天下後世。可憐亦可畏矣。定年青氣盛於此世。智素所不堪。如不獲已。則宋明諸儒。斯所取法。宋明儒者。雖攻擊佛教。然其所說實爲佛化。故其毀言。不啻贊佛。但不願爲入主出奴之言耳。若夫順他違自。徇名忘實。僕雖不腆。固足以雪斯恥。鍾期云云。世誰知音。足下慧人。故涉筆及之。

致余稚鴻居士

張爾田

昨譚極慰。薄病爲之霍然。甚矣公之善發藥也。象教東溲。真丹高衲。代有發明。不特關中攝山。台嶺清涼。是一好例。卽薩婆多宗。光寶俱舍。其獨到處。亦非安慧諸人所能圍。原始佛理。大抵素朴。其後愈辨愈巧。愈釋愈圓。亦其勢然也。我輩攷覈印土真義。是爲溫故。而推闡哲理。乃爲知新。二者如車兩輪。守門戶者。殆不足以知之。尊處有北京刻經目錄。擬借一觀。

致蔚彬弟

大定

古人學以謀道。不以謀食。今人學以謀食。不以謀道。謀道須爲善。故學者愈多而國愈治。謀食則易爲惡。故今之教育愈普及。而世界之亂愈擴。大家雖乏資。尙不須謀食。願弟研究古學以自娛。切勿爲今之學者所轉移也。

致晤一一厂兩師

果瑤

頃奉法帖。藉稔西旋。隨緣利喜。擬將此次西遊所經及其見聞。編爲一書。甚符鄙懷。得兄起而成之。必定卓然可觀。其可以資取材者。舊有西藏通覽四冊。藏衛通誌八冊。西

康建省記一冊。弟曩時均備攜入藏。現俱存能海師行篋中。但此師祕書如寶。恐未易向索。俟有其便。當爲兄求之。成都市中。或可更獲。但須稍延時耳。西藏風俗淳樸。人民堅信佛教。據吾等眼光觀察。必將加以精神文明之號。而日人西藏一書。反鄙野之。殆未加深察。故有貶抑過甚之失。聞美人在藏調查甚久。頗有精密著述。然此輩亦不過挾其殖民野心。僅就彼政治一方著眼。見地無殊日人偏頗。雖有涉及佛教者。如爐城教堂佈教之書。間或摻以不解之佛典。謬相唇舌。糅真金以沙礫。每爲喇嘛所竊笑而淺鄙之。迴觀中國人之趨奉洋教。投如水乳。以較藏人之格格不入者。其程度高下可想。想兄欲成此書。所當注意者。厥有數端。如喀巴師改革紅教。創建黃教之精神。與藏人修學佛法之程序。論場間辨說練習之法。則宏揚佛法之盡心。又西藏人何故深樂佛法。勤求出離。中西人何故耽著世法。不求解脫。如此種種。皆足以喚迷者之醒。救蹶者之起。補僞者之弊。與廢者之闕。以兄生花之筆。額頂之眼。盡寫秘密世界之真象。灌輸西藏文明之價值。必能超前絕後。啓曠發聵。爲佛教中放一色彩也。

寄太虛法師

甯達蘊

暹羅爲亞洲唯一佛國。達蘊欲遊歷之念久矣。今竟達到所願。快慰曷似。緣達蘊自去歲到新嘉坡後。因俗務牽纏。並未到旁處遊歷。現特抽閒。作一短期之旅行。事先本欲邀蘇鶴松居士同遊。乃彼以商務故。無暇分身。適有安心頭陀去檳榔嶼。達蘊遂邀作同伴。于三月二號。由星洲買輪啓程。經兩夜一日。到檳榔嶼。寄住南洋最著名之「極樂寺」。內寺屬福州鼓山派。乃閩僧妙蓮和尚及現任方丈本忠和尚等所創建。至今年已滿三十七載。背山面海。布置得體。中外遊人多樂趨之。達蘊抵寺時。本忠和尚已因事到暹羅。爰留住數日。再由檳榔嶼搭火車向暹羅前進。歷時兩天一夜。到暹京曼谷。查暹羅與

檳榔嶼間之火車。方開車六年。當無火車時。須由海道。既費時。又辛苦。實不及火車之爽快。然則此次之能搭火車來。可云有福矣。抵暹京後。次日。即獲晤本忠和尚於噠叻仔順興宮內。和尚見達蘊稍寒。暄數語。即侃侃而談。世出世法。頗有見地。學貴參訪。信不誣矣。後達蘊以「南洋佛教聯合會」之事。徵求和尚同意。彼亦贊同。惟主緩進。庶能收實效耳。暹京寺廟頗多。建築十多帶。東方古代宗教之色彩。異常莊嚴可觀。而各寺之塔頂。尖聳矗立。上出雲霄。尤足令人見而起敬。僧侶全披黃色袈裟。晨光放曉之際。即四出覓食。雙手捧一銅製之圓形鉢。沿街而往。見居民門前有陳飯菜待供者。即往受取。並不用手。亦不說話。獻食之家。多為暹人。華僑之久住暹地。習染暹俗者。間亦陳食。在暹人之所以食陳者。以僧人為佛之代表。供彼食。即如供佛。故當彼等以食授僧之際。均合掌致敬。狀極誠懇。此種現象。真難得矣。惟有異者。菜多魚肉。僧不素食。彼見中國僧人吃齋。反視為奇怪。而對中國之大乘佛教。常致懷疑。以為佛之教並未傳到中國。只有暹羅緬甸所行者。始為真佛教。本忠和尚語達蘊云。暹僧之經典甚少。即「四阿含經」。亦不過得其中

之「中阿含經」一部。彼輩懂漢文者不多。于中國所保存之「大藏經」實未夢見其內容。無怪彼全國之佛教徒。均拘守小乘戒律。而並無若何建設事業可見也。

致太虛法師

桑 空

逕啓者。客歲上書。諒蒙慧核。匡廬北望。引領爲勞。遙瞻法駕。北轍南舲。佈教東亞。宏化南天。圓音敷振。心逐神馳。炎洲歸來。促行蜀道。法輪常轉。幾化全球。惟我百粵邊處。海隅物慾紛紜。輿情淆亂。南方火宅。惡險叢生。取締買女爲尼之明令。早已發表。菴租廟產之撥充。殃及池魚。株連影響。敵院惟甚。清夜自思。何堪設想。敵院之組織。純爲研究佛學機關。前蒙法師核准。轉咨國民政府。旋經廣東民政廳廳長古批准。將六屬寺產。撥爲敵

院經費。復經梅埔屬六縣知事佈告保護各等因在案。現敵院之慈兒部。及宣講所於舊歷二月十二日同時成立。至院董會及佛學研究會已成立於去年五月二十九日。籌辦伊始。諸凡草創。限於經費。獨是籌辦以來。惡果徧多。如客歲正月間。梅縣禁醮營齋。滅像焚寺等案。層見疊出。不慧等面請民政廳電令梅縣公署制止。撤銷此案。六月間。梅屬松口區。復萌故態。滅像事實。後又發生。亦親赴梅縣公署請示保護。一般權紳土豪。故意摧殘。旋又橫勒公債數千元。限三日繳清。派警搜拘四衆。強制拍賣寺菴等情。又乃親自出首。嚴勵交涉。一經取銷。該權豪又復串通潮梅財政局官產處。發現出廟宇捐。清丈每井。分爲甲乙丙三等。至少者每井須費六元。至二三元。夫費在外各等情。忖念敵六屬寺廟產業。一向不多。縱有一二。多被就地學校提充學費。沿門託鉢。度日尙難。何有此鉅款。應付。惟該土豪。串狡委員。竟敢違背約法。不分名山勝蹟。膽敢封鎖拍賣數十餘寺。使我六屬四衆。無所棲止。不慧正在進行交涉。存亡未下。又蕉嶺縣及大埔縣同仁區。驅僧滅寺之風漸熾。經函咨當道阻止。始得暫息片時。偷安旦夕耳。似此種種摧殘。深爲煩惱。險墮

火宅。何以爲生。民生主義。夫復何言。素仰我法師任如來之法使。荷弘法利生之大願。力謀世界和平幸福。極求人類精神解放。悲憫之懷。痛癢在抱。梅埔黑暗。何殊斷絕民生。雖未見其現諸刑戮。實無異摧殘生命。人道主義。又復何言。嘖嘖四衆。哀哀遍野。莊嚴佛像。狼藉道途。託鉢無門。告慘何地。不慧受六屬四衆之重託。痛陳摧殘之慘狀。無益社會之四衆。固不足惜。而敝院正值積極進行中。經費攸關。迫切。非借重權力宰官之勢。不足以制止經濟問題。而息教潮。除另函唐生智總司令外。用特飛函前來。環乞龍象辯才。幹旋護衛。并懇祈致函唐總司令。設法維持。分別保護。以全民生。而維院費。佛法幸甚。社會幸甚。

致天甯寺方丈惟寬和尚論興學救亡 陳伯達

敬啓者。時至今日。佛法之凌夷衰微。已達於極度。固夫人能知之。而夫人能言之矣。夷考佛教衰頹之由。雖有多端。而僧伽不事學問。不明佛法。不行佛制。殊爲根本原因焉。蓋今世之反對佛教者。非反對佛。非反對法。所反對者。惟僧人而已。何則。以釋尊之偉大人格。聞其歷史者。無不恭敬尊崇。以教義之精微博大。讀夫內典者。無不信仰樂欲。惟今日擔荷如來大法之僧伽。除一二特出人材爲世所推崇者外。能知佛教原理而自修自了者。已十不得一。大多數僧尼。則不知佛爲何義。法爲何事。所謂米蛀蟲而已。遊民而已。死人家裏的裝飾品而已。既不能從事世間事業。服勞社會以自活。又不能修持出世間功課。以自覺而覺他。世間學問知識。既絲毫未曾修習。出世間法門。又完全未能了解。惟知靠佛喫佛。爲惟一志向。此一類喫佛飯而不行佛道。居佛寺而背佛訓之沙門。非特爲普通一班人所反對。卽吾輩信仰佛法之居士。莫不痛心疾首。歎爲佛門敗類。而無可如何者也。

僧伽之腐敗已如此。爲舉世所厭惡也。又如彼。則不久必受天演之淘汰。此中智以下所能見及者也。恐和尙不我信。請以近事證之。當滿清之未亡也。貴族則無須學問。而據高位執大權。旗人則無須勞働而得口糧。因是不復求學。不復工作。以致知識陋劣。無一材一藝足以應付社會之需要。故武昌義旗一舉。而滿清君臣手足無措。拱手以讓人。何以故。無相當之學問智識。才能以應付彼時局故。及至滿清既倒。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八旗全族。因一無所能之故。餓死者餓死。爲娼者做娼。其苦惱情形。不堪言狀。此舉世所同知者也。何期今之僧伽。與勝朝舊族大率相類。今之諸山長老。據大和尙之地位。擁厚資以自娛樂者。滿清貴族之類也。掛單清衆之靠佛喫佛者。旗人喫皇糧之類也。上自主持。下至清衆。均不知研究世出世間學問。以自利利他。與滿清旗人之不知學問。不知國計民生爲何事者。何其相類耶。覆轍在前。爲僧伽者。安可不瞿然自省。而幡然悔悟也耶。貴寺財力雄厚。爲我蘇僧界領袖。似應乘此時機。大作佛事。設立學校。以造就專門與普通人材。廣延法師。大開法會。宣講經論。以開悟四衆學人。設苦兒院。以濟孤苦。建醫院。以

治衆生身病。以及各種有益社會之事業。應一一分別舉辦。要之我佛之所謂無爲。並非懶惰不做事之謂。雖行有爲。而不着有爲之義。故無爲而無不爲也。凡足以濟世利人之事。均爲佛子應做的功課。故我佛因地中。舉凡有益於國家社會者。亡身捨命而爲之。況區區依報中之財產乎。何期貴寺所表現於外者。則大異乎。是日唯錢債是放。宮室是營。田園是購。比丘似應專求法財。不應廣積世財。比丘似應廣修法門道德。爲世福田。不應專求土地田產。何以故。專務積產不捨之人。以世間法論。名之曰守財虜。而爲社會所輕視。况在今日。資本家又爲羣衆所集矢。故我教主釋迦文佛。捨國財國富。以得解脫道果。何期號稱佛子之沙門。而乃所行所爲。絕對與乃父相反。貪財好貨。以墮三途。則沙門之爲世垢病也。亦固其宜。

若曰設學校非古制。則比丘舊規。應日中一餐。樹下一宿。和尚應領衆託鉢。樹林高臥。所有宮室捨予無屋之夫。所有財產。捨予無產之徒。方合我佛大喜大捨之義。方合我佛乞食行道之制。

若曰佛無釘椿死煞法。故雖有沿門託鉢之制。而中國僧人不妨坐享田租之食。雖有樹下露宿之制。而我中國僧人不妨高堂大廈以自安居。則爲造就人材。適合世情。以宏揚佛化起見。稍變說法儀式爲授課規模。與佛之精神主義。有何背謬乎。

若曰貴寺有禪堂參禪。佛堂念佛。已行僧人本分。此又不然。參禪一法。專接上上人。非普通人所能致力。古來論者言之詳矣。以一句無意味話頭放在心中。若不了解佛法大義。不知用心方法。何從參透而開悟耶。

若曰六祖大師一字不識。而悟證極深。故禪者力斥教談。此又不然。試問六祖究以何緣而悟道。豈會呆若木雞。死坐在禪堂中開悟耶。大鑑在俗。聞無所住一語而發心。五祖爲說金剛般若。至應無所住而大悟。金剛經非教典耶。祖師既由教悟入。則教典不礙參禪亦明矣。衆生執着文字。不達教義。故六祖示現不識文字相。以掃除着文積習。所謂但除其病。不除其法是也。歷代祖師之呵斥言教。均表示離言說義。所謂離言說者。乃卽言說而無言說義。若果無須言說。則佛何以說三藏十二部經耶。至若念佛一法。更須洞

明淨土經論。方能誦信起行。淨土論經非教典耶。故禪淨二宗下手用功。均須研明教典。方免盲修瞎練之過。及至得力。又須以教印心。方不墮入魔境。其他各宗。更覺須臾不可離教。故行者急應研教。明教行教。傳教。而後正解不謬。佛法真義得明。世人視為迷信之說。可以破除也。

因是因緣。故勸和尚發心宏教。設學育才。講經利衆。捨虛妄不實之財。以續法身慧命。則燈燈相傳。和尚功德。殊無量也。古人有言。宏法當觀時節因緣。丁斯世變劇然之會。僧伽若無相當學問知識道德。不足以宏揚佛法。不足以維持僧寶。不足以保存僧產。某實不忍見僧衆之滅亡。佛教之毀殘。故敢貢此懸直之言於多財有力之和尙之前。惟願和尚鑒粵省寺院過去毀滅狀況。暨目下兩湖沙門受迫事實。痛淪胥之將及。滅亡在邇。急起直追。力興教育。與衆更始。佛法幸甚。僧衆幸甚。衆生幸甚。否則噬臍之悔。已無及矣。倘和尚別有高見。另有妙法。亦請明示爲荷。

答俞大錫君

太 虛

一、來問云。儒教每言天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命之關。於人者。最爲重大。凡人壽之脩短。境遇之豐。蓄無非是命生成。又有冥冥中之神鬼爲之主宰。爲善者。臨終有金童玉女接引。爲惡者。臨終有無常捉獲。此世俗言之鑿鑿。見者聞者。不計其數。故塑於廟者。有十殿閻王。佛教所說三途。卽在其中。著於書者。有玉歷鈔傳。早已流行通國。今佛教不言命。專言唯識。八識之去後來先。名曰含藏。亦曰一切種。又曰無沒。似識之外。更無主持者。然竊疑別無使令。則富貴人之識。何以肯去。貧賤人之識。何以肯來。往來可以自由。則善惡將何監察。是非可以混同。且世稱人有三魂六魄。死後魂升魄降。有投生者。有仍在陰間者。故有死至數十年。尙有鬼附於人。而能言者。鄉間往往

有此種發現。如專有八識。則投生後。鬼從何來。既有鬼不投生。則人從何來。粵省楊棣棠爲佛學名家。伊有儒釋一貫書。照此言識不言命。似絕端不同矣。答曰。鬼神與命。正須深明阿賴耶識之義。乃有着落。否則皆模糊影響之談耳。然理繁不能詳解。能細研成唯識論自解。二經言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世間。此卽孟子所言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今佛有觀照一門。有觀心一法。試問心既無形無定。則觀在何處。照從何物。如冥然罔覺。又同槁木死灰。所謂惺惺寂寂。寂寂惺惺者安在。答曰。佛典言觀心之義者甚多。卽就楞嚴一經以言。莫非觀心而已。明得何者是心。自然能觀。所觀莫非心也。三。觀音菩薩。本爲禪宗鼻祖。以聞思修爲禪學。楞嚴初於聞中一段。言其修功包涵殆盡。後之習禪成尊者千數百人。是禪亦難能可貴。乃永明四料簡。說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等云。是禪宗似不可學矣。其意何在。答曰。十人九錯路。乃十人九蹉跎之誤。蹉跎言不免滯在中途。或仍隨業入輪迴也。四。教外別傳。考佛拈花微笑。迦葉會意。試問所會何意。後達摩西來。亦有教外別傳。是一是二。教意本無所不包。何以尙有別傳者何義。答曰。此本不應爲說。說亦不是。但

姑爲譬之。言教是指。以指之月。指不是月。故月在指外。

答宗靈師

印 光

凡有心者。皆堪作佛。何得謂盲聾啞。不得往生。佛說八難中有盲聾啞。謂其難以入道而已。果能專精念佛。雖聾子不能聽經。及善知識開示。瞎子不能看經。究有何礙。暗者無聲。啞者不會說話。但能心中默念。亦可現生親得念佛三昧。臨終直登九品。何可云此等不得往生。此等人不認真念佛。則不得往生。非此等人雖念佛。亦不得往生也。至於殘廢。缺手缺脚者。與此盲聾啞者同。汝之說話。蓋是誤會往生論偈之所致也。偈云。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乃是說西方極樂世界。是大乘善根

人所生之世界。絕無有可以譏毀。可以厭嫌之名字耳。下卽列出譏嫌之名之數種。卽女人根不具足之人。及聲聞緣覺之二乘人。故曰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乃謂西方无有女人及六根不完足人。及小乘人。西方雖有小乘人名。然皆屬發大乘心者。絕无不發大心之聲聞緣覺人耳。非指此世界之修行者說。无智慧人。認做此等人不得生西方。其錯大矣。汝右手有病。乃宿世殺害衆生之惡業所招。當志誠懇切念佛。爲彼宿世怨家回向。令彼超生淨土。果能常念。業自消滅。業消則病好矣。何須鋸手。縱鋸手。亦不能消業。當依我說認真念佛。再加念觀世音菩薩。決定不須一年。手可痊愈。彼種邪說。害人无量。心中信根願根不具。不能往生。不是身體不具者。不能往生也。

告宰官白衣

章太炎

往者戊戌之歲。僉壬在朝。始言齋廟事。雖中格。在官者多因以爲利。其後奉詔。勅建諸刹。不得毀廢。自後以僧尼薄行。藉沒寺產者。所在見告。亦有豪強武斷。末學譁時。託事營私。規爲己利。然非謬見。癸人何以得此。竊謂勅建以外。繁屬十方。爲僧衆所公有。豈得抑勒歸官。恣意改作。僧徒作姦。自有刑憲。爰書論罪。事在一入。所住招提。本非彼私產。何當株連。蔓引。罪及屋烏。若必全寺皆污。宜令有司驅遣。所存曠刹。別請住持。今則緣彼罪愆。利其土地。夫處分賊吏。但有藉其家資。未聞毀其官署。佛寺旣非私有。比例可知。蹊田奪牛。依何典法。竊窺諸君微意。蓋先伏膏肓者。今以三科分辯。第一謂宗教當廢者。經紀人倫。須憑常識。禪修梵行。無益生民。此自法家恆語。不勞駁論。然則景教流行。已徧方域。禱祠上帝。廣說生天。理絕常區。豈爲務民之義。若云摩西十誡。厚俗之方。佛教亦有五戒。十戒。四十八戒。二百五十條戒。及四無量。六波羅蜜等。徧及蒸黎。足資風教。此則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豈專冥心物外。高語無生而已。若謂盡遮匹偶。人道將窮。甯知羅馬教宗。神

父亦無妻室。佛制四衆居士並於比丘斯則去髮染衣。例同神父。隨俗雅化。如彼信徒。一則軌範所存。一則隨機利見。自朱士行出家而後。訖今千六百年。未聞震旦齊民。戶口有減。良以情欲奔流。如馳電。正憂放恣。何懼禁遮。故知習齋恕谷之言。徒虛妄爾。誠使宗教當除。何以羅馬路得二宗。反應保護。昔宇文氏。勒僧反俗。而黃巾羽士。例亦同遮。今若廢除沙門。亦應撥滅景教。若謂條約所牽。未得自在。斯等茹柔吐剛。長國家者。豈應若爾。既難俱滅。便合兩存。其在統治之中。同居保護之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又且典祀所存。尙多失正文昌淫昏之鬼。享以全牛。永叔姦通之徒。尊之兩廡。士民嚙口無聞異言。而於清淨覺宗。反施攻擊。斯可謂倒植者矣。第二謂僧無學行者。今之僧衆。半起白徒。名字未知。何論經教。亦有違背戒律。趣向塵勞。斯實可爲悲痛。然此建設學林。智慧自長。惟持毗奈。污點斯除。但當處理有方。何得悉從廢棄。且厚責他人。先宜自省。夫法律爲官司所應習。文字乃士夫所當知。方今長吏簿書期會。尙待幕僚。問以科條。十不知一。清丈易了。而云難於測天。戶口易知。而云繁於數米。其有捐納起家者。門丁婢媵。錯雜其間。訴狀

在前。且難卒讀。條教自下。猶不周知。而以不通經典。責備他人。能無愧乎。儒書四部。既有典常。今者漢宋學人。零落殆盡。墨經莊論。句義尙疏。浮夸蘇軾之論鋒。剪截端臨之通考。外強內往。自謂通材。猶言不可數數得也。上及翰苑。學問尤粗。高者侈記誦之奢。下者務浮譁之作。往昔次風。元伯諸子。學非絕人。今且不可得一。乃至新學諸生。益爲膚受。國粹已失。外學未通。偶涉波瀾。便談法政。不分五穀。遽說農商。及其含毫作奏。文句不嫻。侏離難斷。夫萬方學者。未有不達邦文。此士高才。宛爾昧於自度。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然則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九流一概。何獨沙門。必其以少見珍。則白衣固有孫仲容王壬秋矣。更復引其同列。則沙門亦有太虛印光法師矣。若夫君賢善俗。方內常經。而今世官邪腐敗如彼。草茅志士。亦鮮清流。游一國。未有不污其聲色。事一主。未有不吮其癰痔。與一事。未有不肥其囊橐。用一人。未有不視其苞苴。奸紀點身。猶視沙門爲甚。昔三武廢僧。其臣皆文章經濟。諸君自視清風碩畫。能望崔浩蘇威李德裕否。正使三武復生。恐廢黜者。不在佛教也。第三武謂佛法無用者。寂滅無生。本非世諦。高談哲理。語不經邦。斯是

常人所恨。無足致怪。且論今日空談之學。可一切廢絕。耶。哲學造端。遠起希臘。雖亦及聞政治。而多落漠難知。逮及近世。德國諸師。張皇幽眇。惟理唯心之論。大我意志之談。利用厚生。何補毫末。其言論理義。復幽玄切近可行。猶遜佛教。然且立之國學。以授生徒。何故佛言。偏應廢棄。又如天文一科。用在推歷。其間甄明經緯。術與準望相依。測土通航。咸資其利。至於今日。轉益求精。翻成無用。問恆星世界之有無。計地球觸彗之遲速。非直遠於民事。亦且言之無徵。生理生物諸學。斯與民食醫方。皆足相輔。更探元始。乃反無依。尋生理之單位。驗猿類之化人。足助多知。何關民業。然皆學士所明。講求無替。以是言之。跣足黃泉。足用便失。凡諸學術。義精則用愈微。豈獨佛法云爾。又復詩歌小說音樂繪畫之流。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出不可應敵。入不可理民。而皆流行至今。不聞議廢。優人作戲。蕩破民財。小說增緣。助發淫事。是之不禁。而以美術相矜。獨此瞿曇聖教。便以無用詬之。高下在心。偏頗無藝。亦可知矣。若云人生須臾。百愁所集。惟茲美術。足以解憂。兼能振起幽情。蕩滌煩慮。故有舉無廢者。斯則佛法破愁。其功倍蓰。伏除煩惱。豈美術之可倫。夫音樂墮

心離則愈苦。淫文導欲。滋益纏綿。佛法斷貪割癡。流溢慈惠。求樂則彼暫而此永。據德則此有而彼無。孰應舉廢。事易知也。又云印度衰亡。咎由佛教。夫國無政治。理不永存。縱令佛法不興。何與存亡之數。又自戒日王以前。戒日王即唐書所謂尸羅逸多。印度亦能自保。後遭分裂。乃在佛法廢絕之年。歷史具存。豈得隨意顛倒。神州國政。遠勝梵方。佛法得存。正可牖民善俗。何有亡滅之憂。若謂慈悲垂教。乃令撻伐不揚。是亦宜徵前史。隋唐隆法之時。國威方盛。宋明輕佛之士。兵力轉衰。至於六朝分崩。雖爲南北。雖則中原勢張。江左氣弱。華夷內外。等是奉佛之民。此則像法流行。無虧士氣。審矣。上來三事。分辯已竟。語雖過切。其事是真。諸君尋思此義。破僧滅法之心。庶幾調伏。復有說者。前世人民。披髮無慮。規免租庸。唐時寺產。不供王稅。既虧國計。而亦殊絕齊民。斯李叔明韓愈輩所爲。憤嫉。自兩稅廢止以後。賦不計丁。今世寺產。亦復任土作貢。既無可嫉之端。甯得隨情勒取。若其緇徒專固。私自營生。自可如法驅擯。所餘寺產。令置學林。既皆教養之資。遺俗何分厚薄。今者公私學校。綱紀蕩然。豈如戒律所拘。尙循軌範。若有專心興學。其效非難覩。

也。陳此區區。言非納牖。諸君亮其贖直。倘可施行。必若高樹見幢。情存憎怨。爲法受斫。亦所不辭。若夫規勸宗門。指陳邪正。既有專函。此不更述。

與印光法師

劉海粟

久仰大師超凡入聖。祇以飄蕭江海。未由一接清光。極深悵惘。我生不辰。強盜世界。今且資爲人相食之世界。下走痛心家國。無淚可揮。今後唯願皈依三寶。求超脫耳。來山月餘。頗感清徹。聽濤望月。萬念俱空。惟有一事。殊勿堪耳。山中寺僧多樂以懺儀水陸道場爲利養。是何爲耶。下走幼好佛理。以是因緣。略涉梵章。今略述所感。就教大師。卽乞誨正。考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四生。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

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配十方。恢引聖道。迨佛滅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故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曩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提斯悲慘之事。用警獨夫好殺之心。并示以救濟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七晝夜。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嗟夫異哉。自旣未度。焉能度人。譬如下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况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詎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吁。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唐時梵唄。已無補秋毫。矧在今日。凡僧更何益之有。西棲廣紀。懺法。蔓延至今。徒誤正修。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今相率效尤。非宜深戒乎。願吾大師是正信之人。皈依佛學。廣說四諦八正道。豈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同日而語哉。

致玉慧觀居士

張宗載

載自滬上辭別。孤身奔赴兩湖。本馬丁路德改教之精神。作釋迦文佛忠實之弟子。見知願淨緣師後。隨駕入湘。半載以來。宏法救世。不遺餘力。以爲際此時機。所懷志願。想能略達。佛教革新。當得良果。孰知共產黨之魔說簧鼓。我佛教之真理難現。加之吾教敗類頑固難化。陽奉陰違。以致道高一寸。魔高一丈。聖如佛陀。不見毀於外道。而見毀於提婆達多。哲如耶穌。不見殺於別教。而見殺於弟子。由達。黑心符竟畫於僧寶。害人計即出於佛徒。載於五月受願師命。赴漢召開全國佛化大會。因時局變遷。不果。於六月初間。又承願師命返湘。於十二日出席於湖南佛化會執委會。當日即被長沙縣知事陳其祥。捕押於該縣看守所。越一日審訊。用私刑將載懸吊空中。足加重石。一時有餘。弟兩勝血。

腫麻木痛徹肺腑。斯時載念佛誦咒。心尙不亂。始終未認口供。其他亦無何種證據。此時始知爲一部分劣僧乘機嫁禍。捏詞誣控。在彼等以主張農禪工禪實行菩薩道佈施精進者。誣爲共產。但告者何人。全不知其姓名。而原告亦不見出庭。後仍收押於該看守所。四十餘日。受盡苦痛。七月廿七日。始見判決處徒刑十一月。聞係加以善人犯罪。嫌跡可疑等語。判決書亦未見送下。現又將載移禁司禁灣舊監獄內。當日有李直文君來報云。願師已允於陽八月二十八日准保出獄。但候至是日。未見有效。寄信數函問之。外間佛徒亦渺無音信。如此變幻離奇。其中内幕難知。載異鄉羈旅。處此黑暗境地。真傷心有淚。無處可揮。若願淨緣師。慈悲實施。信言不食。弟或有不久出獄之望。然二十八日之言無效。其事亦難推測。此間獄中陰溼甚重。晝無熱水。夜無燈光。蚊子臭蟲。蛇鼠蜈蚣。啄血驚魂。實難忍受。嗚呼。六月飛霜。孰曰真人之枉。三年不雨。疇鳴孝婦之冤。物豈好鳴。必有不平所感。人非多淚。總緣極痛而生。同志知我。以吾人亡家宏法。忠勇救世。遭此冤毒。稍有良心。孰能坐視而不施援救耶。况載以孤身異地。舉目無親。呼天號泣。帝關難聞。網內

枯魚任人宰割。不過載爲一學佛人。到斯地步。尤當內訟已過。痛加懺悔。只知報恩。何計怨對。對於控告之輩。惟望其覺悟。亦不生何種嗔念。惟憶民十年時。以嫌疑被囚於黑龍江督署。斯時尚未學佛。未及二月。亦卽見釋放。湖南號稱佛化之區。故加罪名。長禁不釋。不解何爲。特此詳述始末。務望同志速將此事報知海上同志。聯名電湖南省民政廳馮廳長及顧淨緣師（住長沙小桃源顧公館）請其格外開恩。早日釋放。以重佛化而揚令名外。乞同志量力代籌借洋若干元。從速匯來。以助獄中病苦急迫之用。想同志慈悲不虛。見義勇爲。諒能如願所求。知恩報恩。載出獄后。當報於萬一也。

寄常惺法師

太虛

法師與滿翠二子書。言將赴藏并述其動機。證之法師素來傾心實證之談話。知出真誠。且虛近講救僧運動。首重真修實證以成果。尤見萬里同心。不謀而合。此間人莫不奮然欲遮法師旋廈。而虛以極須有如法師之出乎真誠解行力充者。趣修成果。爲佛法證明。作人天眼目。故閩南佛化。雖將因法師之去而一落千丈。虛亦忽然不願。反勸人以贊成法師之謝事爲宜也。然龍樹無着之登地尙矣。否則以菩薩心。取四沙門果。亦沙門之本分。生空神通。亦足爲諸趣流轉涅槃證得之驗。此於造詣之路。若大論之聲聞地。較然可程。竊願法師從事焉。若融攝魔梵。漸喪佛真之沉神秘密乘。殊非建立三寶之根本。經書十倍議土。聖證多有其人。藏僧誇言。未堪保信。且試探藏密。僧俗已有多人。法師自可遊心三十七菩提分法。以之奮追千古宏範三界。何用門頭戶底去依傍之也。因有相知之雅。敢盡進言之誼。非虛不能言此。非法師不足言此。若息緣之處。則泉州雪峯。亦上選也。願法師決之。

寄宰平先生

太虛

遠教云久。時切思慕。比讀大著李石岑人生哲學序。所主張之自然的及非個人的
 人生哲學。與虛曩在星洲講演之無我緣成的人生世界。大意相同。以尊意說。自然在明
 無我見。說非個人在明衆緣成故。（或自然卽緣成非個人卽無我亦可以無我故緣成。
 緣成故無我也。）此「無我緣成」實爲萬有真相。然先生獨能委婉曲折。言盡其致。說
 破一般科學哲學者之毛病。有鑒空衡平之概。以之知先生比年於佛學上用功之得力。
 殆非一般驚然以學佛稱者堪及耳。欽服欽服。

復徐宗澤君解釋天主教徒對於佛教之疑難

陳 璞

疊承惠寄關於討論佛耶諸書均已拜讀。闕然不報。良用歉仄。實以俗務叢脞。兼之各書所論問題廣泛。殊難一一裁答。茲特擇其重要數端。略陳如左。希裁警焉。

(一) 醒世迷編。謂佛教所說宇宙狀態。全係捏造。毫無根據。鄙人讀經不多。其所指摘各點。既未明示出於何種經典。無從查考。但遯叟係康熙時人。以當時天文學之目光。觀察佛經。固難合轍。詎知二百年後。天文學家無量太陽系之說。完全與佛經三千大千世界。脗合。則非彼之所及料也。且我佛所說。無非真實。如謂一勺水有八萬四千微蟲。昔日科學未發達時。世人多以爲妄。自顯微鏡發明。則此類之事。盡人知之矣。又如阿羅漢以天眼觀此世界。如菴摩羅果。則地球圓而略扁之說。佛經早言之矣。惟現時科學尙

未達圓滿之境。故佛經所說。不能盡由科學印證之耳。

(二)醒世迷編。及辨學遺牘。均反對輪迴之說。謂中國古史並無此種記載。不知彭生化豕。鯀化黃熊。載在經傳。班班可考。焉得云無。且二十四史。及名家筆記。所載投胎託生之事。更僕難數。豈盡捏造耶。

復次輪迴之理。非佛一人之所獨創。大乘菩薩及小乘阿羅漢。皆能以天眼觀知。異生外道。不能依據史乘。及現世事實。(如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大陸報所載批亞斯氏能記憶一千年前的生活。又如法國催眠術家希亞氏。能使受術者歷述數世之生活。)比知信受。動謂此類事。爲魔鬼憑附。抑何可笑。

(三)彼等謂上古之時。人類不多。伏羲教民佃漁。燧人教民火食。益烈山澤。安民居處。以爲萬物由上帝創造。以供人用者。故人得而殺之。食之而無罪。不然。人類且盡云。此其見解。猶不若鮑氏之小子也。

列子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魯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

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饗。鮑氏之子年十二。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非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而謂偌大宗教。於此反昧昧哉。由佛說言之。太古之民。山林多而禽獸繁者。共業之所感也。其或有被噬於虎豹者。別業之所招也。伏羲結網。益烈山澤者。權法也。佛氏戒殺。解脫也。然而權法者。我佛猶得而許之。蓋是諸賢哲。雖生死之根本未明。然而網開三面。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佃獵以時。猶不失仁人之用心也。且於當時之機宜。有不得不爾者。雖爲權法。其誘掖改進亦多矣。苟如基督教所云。上帝創造以供人用。則君子之遠庖廚爲多事。仁民愛物之說爲不通矣。嗚呼。取法乎上。猶不失乎中。取法乎中。上焉者僅及乎中。取法乎下。斯下而已矣。貴教何惟人類之劣根性是獎。是直欲人不入三惡道不止也。噫。

(四)辨學遺牘。利西泰(卽利瑪竇)先生與株宏和尚所論戒殺一節。株宏大師之原文。鄙人未遑考證。但如遺牘所云。以下竊辨別婚嫁之親疏。(宿生親屬係)誠有語病。但經云。「鬻單越人。若於男女生染着時。隨心所愛。迴目觀視。彼女知情。卽來隨逐。所將之女。若爲母姨姊妹親戚類者。樹枝如本。不爲下垂。不相覆蓋。不出華果。」由是觀之。彼洲男女。以夙生願力因地之關係。無有亂倫之事。是知吾人宿生在倫常之間。苟無邪心者。決不致有顛倒也。然而娑婆世界。人心澆薄。親屬之間。曖昧之事。往往而有。數世之後。業緣牽縛。亦難解免矣。但吾人於現身果能正心誠意。無邪淫及其他過惡。則過去之孽因。未來之孽果。皆得消弭而不萌。故倫常顛倒之事。又何足爲懼耶。

復次。戒殺之理。雖有類於戒色。然有不同焉。蓋順世俗見。妻子不可少。其不可少者。祇一人耳。殺生非不可已也。常人之家。日食數十百命。一生所食。必且數十萬命。一人中欲求其宿生親屬者難。數十萬命中欲求其宿生親屬者易。故佛說大孝不殺生。是真實語。安得謂爲妄語綺語。而以勸世人戒殺。與許世俗婚娶之理有矛盾哉。

(五) 醒世迷編。引朱紫陽之說。以破佛說。然大乘真義。並非離世間而言佛法。如六祖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覺菩提。恰如求兔角。」故其所難。佛教不能承受。且程朱太極一氣之說。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殊有類於斷滅外道。至其論心性也。以爲虛靈不昧。而具衆理。僅足與歐西柏格森綿延創化之說。相與比論。別無精妙發明。是其現量既未證得。生死之根本未明。又安能抵隙超脫生死輪迴之佛教哉。鸞鳩之笑鵬舉。徒自形其無識而已。

(六) 遼叟謂佛氏出家之說。積漸世界將無人類。不知三界如火宅。出此火宅。得大安樂。無人類則皆成佛類。吾人將慶幸之不暇。而遼叟反以此爲病。是何異入學校讀聖賢書。人皆成聖賢。而惡人滅跡。以爲病乎。且此事數劫內決不能達到目的。遼叟徒作杞人之憂而已。又天主教之神父。與僧伽何異。不己之責。而惟人是咎。抑亦不思之甚矣。

(七) 辨學遺牘。謂佛教以佛爲至尊無上。而渺小上帝。謂其妄自尊大。夫「生佛衆生。三無差別。」「一切衆生。皆可成佛。」較之儒書之「人皆可以爲堯舜。」尤爲徹

底。蓋我佛無人相。我相。壽者相。衆生相。不似一微蟲而輕藐視之。何嘗渺小汝之上帝哉。謂其妄自尊大。何所取義。而汝基督教以上帝爲至尊。以一切人類爲上帝之奴僕。實爲最不平之事。而反斥徹底平等之教主爲自尊。殊屬不倫。至我佛「唯我獨尊」之語。乃其歷劫修行趨向無上菩提之標語。亦猶孟子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耳。豈如闡提之我慢熾深哉。

(八) 遜叟自謂讀盡全藏。吾謂其不特於佛法毫無悟入。且於最粗淺之三法印。亦完全未曾了解也。何則。蓋三法印者。曰諸行無常。而基督教有常住獨立的上帝。是常見也。曰諸法無我。而基督教有整個不滅的靈魂。是我執也。曰有漏皆苦。而基督教不修六度。謂信耶穌流血得贖罪永生。是有漏業也。三印之中。背其一焉。卽不能謂爲合乎真理的宗教。而基督教全背之。則其爲外道也明矣。遜叟於此而不能知。又安能了解全藏入室操戈以相攻耶。

(九) 靈魂道體之說。既屬常我之執。茲不詳論。惟該書馬湘伯先生之序。以莫破

爲萬有之真原。此說非理。何也。蓋以莫破爲萬有之真原。與以太或電子爲萬有之真原無異。今試問此莫破。爲有方分。爲無方分。若有方分。必可分析。可分析。故便非實有。若無方分。云何得成有形之物。且無方分。所成之物。應無障隔。故其所執莫破。定有方分。有方分。故便可分析。定非實有。云何得爲萬有真原。

綜觀各書。利西泰先生。非中華之人。吾無責焉。獨遜叟以淵博見稱。亦復不辨僞正。如此。殊足怪也。夫吾人讀書。當先明其大意。讀佛經也亦然。誦孔氏書。不解其一貫之道。性命之理。倫常之綱。則必以見南子。謂孔子好色。以中牟及費之召。謂孔子貪祿。食精膾。細謂孔子貪口腹矣。今遜叟於宗義。既未貫通。而惟尋章摘句。以評騰佛法。是何異盲人摸象。而以箕帚琴柱爲象哉。且其所以作此盲目批評者。徒以其襟懷褊狹。成見塞胸。不肯平心靜氣。作真理之究討耳。夫佛敎爲唯一徹究真理之宗敎。蓋吾佛嘗以四依敎人曰。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故其法一以真理爲究竟。在他敎不許人懷疑其敎義。故信徒多屬盲從。而佛敎惟恐人不疑。故敎徒決非迷信。

且佛教以聞思修爲方法。以境行果爲標的。事事實實在法法堅固。豈同凡外。以有漏業。妄思證果。如煮白沙。總難成飯者耳。台端如無趨向無上菩提（卽正覺）之志願。則亦已耳。苟其欲求真正之解脫。成正等之正覺。其幸無以不健全之理論。沮足下最高向上之要求。而惟拘攣於新舊約及歐西哲學迷夢之中。舍此無上寶藏十二部而不觀也。生死夢幻。時不我留。一入歧途。永劫不復。何去何從。幸足下審思而熟維之。

寄太虛法師

王仲

自客冬拜別。由滬北上。輾轉道路。逾歲抵里。軍興以來。中原慘象。所不忍言。仲遭茲閔凶。骨肉飄泊。是於患難艱虞中。念及吾師慈悲莊嚴。圓音琅琅。何日再得從容親炙。不

禁淚下。春初通汴。見報載師於海上建立佛法機關。規模宏大。得未曾有。歡喜讚歎。莫可言喻。以時在病榻。愧未申賀。省中但有外道。罕聞法正。仲唯隨時於教育界中。宣揚德意而已。嗣南轍旋鄉。鑽穿鋒鏑。中步步棘荆。戰事數起。鄙處豫南。受禍最烈。迄今在在所據。各色匪軍。吞併搶掠。混亂如麻。苻萑遍地。另有紅槍會衆。人民九死一生。刮剝到骨。不幸破產滅門者。瞬息間事。嗚呼。佛言末劫災至。草木鋒刃。觸物卽殺。豈其時耶。仲遠懷開導之恩。近切身世之痛。早擬致書叩安。兼報近况。而奔命未遑。身意俱怠。悲咽難宣。輒行擱筆。久勞繫念。罪戾曷極。然竊有感者。今時世界衆生殺業。可謂蘊釀成熟之期。曩者白尊宿普仁嘗言。畜生道另一境界。吞搏逐噬。前後相繼。無始劫來。曠無了期。試觀吾人現身所受慘報。直與墮落該惡道何異。斯有何樂。而不發心修出世法。逕求往生西方。尙復戀戀者何哉。此仲當下一念決心。凡吾白衣平日游戲法門者。所當猛省。復次亂離至此。萬方一概。憂危煎逼。猶如倒懸。日不聊生。雖近日革命軍兵力所至。到處解放。但與佛教解脫。同屬究竟法否。尙難遽斷。是則欲真出民水火。護國息戰。永滅一切厄難苦惱。決定惟

佛法爲能。努力推行。此又吾人所當急進者。吾師菩薩現化。念念誓度無邊衆生。茲伸最後所願。尤竊代吾豫災黎請命座下。施大法力。一爲救度之也。但恐若是其業。力量至大。實行挽回。果效至難。目覩浩劫。伊於胡底。滄海橫流。不寒而慄。悲哉悲哉。想吾師之痛心。又當何如也。言不盡意。

致李石曾君

太虛

邂逅雲林。曷勝欣幸。昨聞唯一多一之論。今思實唯一及實多一均有違事物真相。而假唯一假多一則皆可順真相而說。何者。實唯一近於執常一用之我執。實多一近於執有各體之法執。捨唯一而取多一。近於小乘之破我執而存法執。故多一雖較唯一爲

勝亦宜捨之。如觀一事。由多方面爲關係而集成。故無實唯一。同時復觀彼多方面關係。亦一一依此一事爲關係而發現。故無實多一。反之則一事集成由於一一。故實無此一事而唯彼一一。可假說有多一而無唯一。又一一發現依於一事。故實無彼一一而唯此一事。可假說有唯一而無多一。無實曰空。假說曰假。觀事物真相之卽空卽假曰中。先生雅量冲懷。應不以直陳管見爲忤。幸評正之。

復太虛法師

常 惺

遠辱教誨。語深意長。虔讀再三。感且不朽。藏中真相如何。遠道傳聞。本難保信。不過以其地鄰五印。交通阻滯。鬱有藏海遺珍。或意中事。惺之西往。抱試探態度。兼禮先賢遺

跡耳。使無有足探。一兩年內。當即遣返故國。息影山林。依教修持。彼時吾師能進而教之。則幸甚矣。復次吾師一向爲法之誠懇。本爲惺良心上最敬仰之第一人。讀海潮音與竟無先生論作師一篇。惺實不知涕洟之何從。竊以方今正法隱沒。僧格破產之時。最要在聯合四衆。共同宏揚大化。不在爭內部住持相之誰屬。果能內部修持有人。羣衆漸了佛法之真諦。則三寶相自然建立。不待依法而爭也。若僧而非寶。縱淳厚之士。知而不言。心懷亶鄙。名存實亡。何貴有此皮相三寶爲。吾師爲維持法門根本計。苦口力爭。甯可無人。不可無法。其深慈大悲。實爲有識者所共見。但恐因此引起初學之誤會。或足阻礙大化之進展。故鄙意今者廣辦教育。切講修持。提高僧徒之人格。則住持相之問題。可以不爭而解決。蕪蕪之言。聖人擇焉。用敢芹獻。不下吾師以爲如何。滇省遠處邊陲。少受中原政治之紛擾。人民淳朴。信仰堅誠。使政治能稍上軌道。不難爲吾師理想中建設佛化之模範省。以外有護法。內無阻滯也。現已成立四衆佛教總會。各縣正謀設分會。將來機緣成熟。常須請吾師主持一切也。西路匪患未靖。道路不通。且爲謀佛教會進行事。年內恐不

克西行知關錦法敬以奉聞。

致太虛法師

唐大定

頃奉觀彬師兄手教。知吾師不日放洋宣傳大法。聞已曷勝歡喜踴躍之至。現今世亂極矣。確爲佛法可救。然非祈禱消災之小乘佛法所能奏效者。蓋造成現世大亂之遠因者。輒爲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自此說東漸。吾華思想界爲之大亂。以思想之亂。形成今日民不聊生之局。故今欲施救。則在示教育之標準。打破殘殺異己以謀自存之謬說。庶幾國治而民安。但又非專談因果。僅說念佛之蓮宗者流所能爲役。必也以唯識之理而詮釋宇宙人生之謎。使皆知因果報應之不爽。念佛往生之非謬。否則縱日與之說因

果報應。人亦將目非事實。更何能望其推廣流行也。嗟乎。自世變以來。有識之士。咸憬然悟西方之學。不足以持世。乃轉而求之於佛法。而佛教各宗著宿。又不達構成世亂之原因。在於世人思想之錯謬。或以考證經教。爲盡佛學之能事。或以標示因果。爲佛教救世之方法。下焉者徒聞人說佛法。足以救世。遂以之號召於世。剏立教會。招徒講習。然按之實際。則於佛法之所以能救世之真理。猶未夢見。是以成效未覩。而流弊叢出。其將來或爲佛法推行之前途。而反生其障礙。弟子每念及此。卽爲負有佛法宏揚之大任者。蓋負世界治亂之使命者。實爲思想界。若主持思想界者。乏正當之主見。卽爲造未來世界大亂之原因。既造亂。因則必受惡果。此理勢之不可逃者。今者國亂方殷。當局者迷。不知亂之所由起。徒欲仗武力以改決時局。夫武力所能改決者。爲有形之惡勢力。而潛在思想界。以出產惡勢力之大本營。實爲亡國滅種之總指揮。今當軸諸公。不知發揚儒佛之真理。以主持思想界。所謂肉食者鄙。不足與謀。弟子不敏。竊懷斯志。久欲聯合同志。於滬上。剏辦東方文化集思社。以剷除流行世間之邪知邪見。爲人類界開新生活。爲教育界

產一新生命。吾師爲娑婆世界之大覺者。堪以推行此道。且師今將離國傳法。中國思想界尤當賴人主持。倘師以爲然。請向各方爲之宣揚。則不惟弟子之幸。實人類前途之福也。至弟子今後行事之標準。除其思想之能思以推行東方文化外。最近或將閉關自信。明春如機緣有待。卽當實行半耕半讀。至於居亂時而獻身政界。既不瑋以救世。且有妨及乎自修。縱弟子不自惜。何敢重以增師門之羞。

致蔡子民院長

歐陽漸

客冬晤談佛徒百萬。游惰顛頑。應發悲心。改良化導。主張卽以其人之產。還謀其人之福。當蒙贊同。輒約同志籌議辦法。擬請政府設立宗教委員會。函達左右。當蒙賜覆。以

爲革命現未成功。國家大計。諸待籌維。實委未合事宜。似應暫從緩議。云云。此事遂罷。不復進行。最近國府內政部。有自設機關。處理宗教之議。索閱此處前擬方案。照抄送去。備考而已。現聞內政部將與貴院合設宗教委員會。分配寺產。以十之二歸貴院辦研究所。及社會教育。餘歸慈善行政等用。竊以爲過矣。以數百萬資產。供百餘萬遊民。誠爲非政。然獨不欲伐腐蠹爲精良乎。是則造百餘萬有用之國民。而僅此數百萬之財料。人止數金。甯能有濟。方缺資之是虞。而奪資之是亟。則是乘其民而已。夫僧侶愚頑。導納軌範。各還其所。不執一途。此正執事之責也。今利其產。而自爲謀。安足以爲政。執事必謂普通教育有必需。而宗教可廢者。直接通令強沒全部寺產可也。奚必假宗委員之名。而行瓜分之實。方今江蘇大學。有人倡言廟產興學。苦不得聞。若自貴院啓其端。必求遂所欲。而後已。執事甯能以廟產止可辦研究所社會教育爲辭乎。其始不正。其終必亂。有固然也。鄙意現時革命未竟全功。宗教問題。暫行放任。如執事前言。莫此爲善。若爲關利。遂變前函。草率處分。使民失所。致益糾紛。其母乃非執事之所爲乎。卽以其人之產。還謀其人之福。

乃可爲政。此事前與左右接洽。故供其意見如此。至此次政府自動辦宗委會。與前次私人擬請願之事。截然分二。兩不相涉。漸固不與聞。卽佛教界亦無代表合議。應請管及。

復太虛法師

林志鈞

奉讀十月十五日賜書。欣幸何如。李石岑先生與鈞。向未謀面。而近年以來。通緘論學。虛懷雅度。今之有心人也。去秋更以所著人生哲學。遠道索序。鈞自顧譴陋。惶然未有以應也。遲之又久。來函以書成付印已竟。待序甚急。督趣再四。始免強成文以答。詞意蕪淺。初無足觀。乃承師惠教齒。及特加獎飾。極愧。更許與大著無我緣成的人生世界一文。大旨相同。江海不辭小流。遂令溝澮方盈。居然隨淄澠以俱。合何快如之。鈞年來於佛學。

外。頗涉他籍。卽與佛說絕不相入之遠西學說。亦輒試取而參究之。以爲爲學不當局於一面。外書立義雖歧。正可藉資考鏡。其與所信相反者。尤宜知其究竟。果能異中見同。此之所同。乃爲真理。「自然的及非個人的人生觀。」卽比年往來胸中似有所見而未卽發者。適因石岑先生書。遂披臆而談。不自覺其言之冗長耳。經師印可。竊用自勉。此文尙擬刪改兩三變。大體便不復動。近在清華講人生哲學。如能廣此義成書。使佛學與哲學科學打成一片。則吾師鼓勵導誘之力。何可忘耶。

答葉映南

蔣特生

頃悉十一日書。賀。夢景係善根種子發現。足徵根器之好。不惟不宜爲他人說。且

不得放在心中。如其未然。必轉而成害。不可忽。咒之作用至大。苟音不正。壞亦不小。有緣。晤時親授可也。楞嚴此間無多。向三義廟內佛經流通處去請便得。明佛法不易。學佛法更難。吾輩宏法固愛好心切。然亦不能勉強於人。如蛆在糞中生活。人則不堪其臭穢。而蛆固自若也。設有起而投諸清水之中。轉而不能生活。以種臭穢之因。則以置身臭穢爲樂。業報使然也。人見清水固佳。而蛆見之等火無異。故投蛆清水之中。轉而喪命。未種善因。不能享受善報。亦業力使然也。明乎此。吾輩只能希望人學佛。不能勉強人學佛。某皈依已久。聞法不少。竟致書足下。極論佛法之非。道出佛法能惑亂聽聞。阻礙進化。請加以審慎等語。黃某之聰明絕頂矣。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今而後能不再以其行爲相告。則不德之人。沾感不盡矣。

致願航師

唐大圓

別久念深。人事如行雲流水。刹那萬變。思之似亦有味。師本質甚好。當善自護持。來滬見後學。又有傑秀者。還俗甚痛惜之。然既無特立獨行之志。雖有聰明亦不足惜。以終非法器故。圓自思學佛以來。經世萬變。頗有堅卓之志。不爲世八風所動。稍堪自慰矣。爲師計。若能於某寺覓一藏處。閉關三年。最爲第一次。則住高旻天童。學打破漆桶。能耐爲之。亦自有不可思議之一日。若徒與世浮沈。順應潮流。敢說終無成就。則甚可惜矣。太法師已於六月廿五日起程至意大利。南京中國佛學會。亦不過隨緣竿木逢場作戲而已。成敗皆不足與於第一義諦。圓近來思想亦鞭辟近裏。將要作百尺竿頭之進步。不知能達目的否。

答李智章居士

印光

衆生心性。與佛無二。佛則究竟斷盡煩惱。故能得大受用。法法頭頭。悉皆自在。衆生則全體在迷。反以佛性功德之力。以作起惑造業之本。可不哀哉。縱有曉了此義。意欲背塵合覺。志心念佛者。但以熟處太熟。生處太生。故亦不易與佛相應也。若思難臨身。果能一念投誠。無不立蒙感應者。以苦惱逼迫。一心求救。其餘一切情見。概不現前。故其感應之妙。有不可思議者。世間諸法。了無定相。禍福互相倚伏。損益惟人自召。善得益者。無往而非益。甘受損者。無往而非損。汝果能常將遇難將終念佛之念。存之於心。則決定可以於此身報終之時。俯謝娑婆。高登極樂。爲彌陀之弟子。作海會之良朋矣。願吾徒智章。常存戰兢惕厲之心。以期不負彌陀世尊現身救苦之一番大慈悲恩。幸甚幸甚。

寄太虛法師

唐大圓

圓夙探國人心理。多忽近圖遠。卽佛法亦必先外放而後內卷。故當法駕將遠馭時。國人苦留。圓獨勸行。且知必得全世界歡迎。今乃果然。頗意所見不謬矣。圓有陋見貢獻。佛法在中國。猶可順俗說。及輸出國外。似宜直接全提純粹之大乘正法。不糅雜以絲毫之科哲學說。使聽受者一面得明了之觀念。一面知佛法之真價矣。大定往矣。圓因之益精進。大無畏。發願借用此身。再二三十年。專闡法相。以宏造荷擔如來之龍象。頃應感化。院院長張純一之請。聚共犯高材生（多大中校畢業。或肄業）男女共百五六十人。分三班教授。儼然於獄中開一特別大學。又兼女佛學院及華嚴大學兩處講演。俱有深造之望。唯本院因經費院址蹇礙。中學未成立。已有法舫師等。爲研究部之純粹以精者。將

來支那佛學之總匯。恐仍不越此。今欣捧大師函。以茲爲世界佛學院之籌備處。機感奏合。可謂不可思議。圓雖坐此一微塵中。而恆思轉無量國土法輪。請吾師就遊歷所得西歐學者最近思想之趨勢。乃對於佛學與東方文化之認識。隨時賜示。圓將索彼思想之根原。較量正謬。預爲製對證方。以備它日步趨吾師。泛大慈舫而轉正法輪矣。圓近致力於瑜伽婆娑俱舍。將繼以般若智論中百。誓以多聞熏習攝境行果之一致。方便善巧。猶遊刃於孔老莊荀。及遠西科哲。真俗互明。是極難勝。願大師恆伸文殊之手。開彌勒之樓閣。摩頂顯示。將令善財未入法界而恆入法界。則幸甚矣。十萬億刹。不隔毫端。願親咳唾。弗我遐棄。

致誠善居士

冬 嶺

啓者。過蒙獎舉。愧何敢當。僧幼年失學。經教未明。濫叨住持。不過一粥飯僧耳。當此佛法垂秋之時。稍盡僧人之義務。徐州交通便利。奈三家常住主人。不知佛法爲何物。蕭城山僻小縣。城內的寺廟。毀壞無餘。簡直連個正式出家人亦無有。民元卽被地方上不良份子破壞。敝寺住在深山。離徐蘭皆五六十里。所好者。離曹村站西十五里。賴此交通。呼息少爲靈通。奈連年荒旱。蝗蝻食盡秋田。土匪蜂起。搶架勒贖。燒殺淫掠。人民感受痛苦。筆墨寫不出千萬分之一分。陽歷十月十七日下早課之時。天將黎明。闖進土匪二百餘人。並男女肉票八九十人。盤踞一日夜。十八日早。住曹村第一軍剿匪之符連長。率隊將匪擊走。斃匪三十餘人。打落肉票。匪衆潰退。聲言要來報仇。蒙佛菩薩默佑。常住未受損失。日夜防守。不敢懈怠。加之徐蕭地方上不良份子。乘勢毀壞佛像。誣辱僧尼。查封財產。官廳不予保護。徐州縣政府尙拘押僧人多人。政府爲免紛糾起見。頒布神祠存廢標準。內容諸多含混。所謂愈免紛糾。而糾紛愈多。我佛一代時教。將要慘沒無光矣。言之酸

鼻。徐肅隸屬江蘇。界乎魯豫之間。我僧尼所受壓迫。罄竹難書。青天白日之下。我僧界受着暗無天日之生活。刻下組織佛教會。欲辦理利濟社會事業。百方百計。款籌不出。只好聽之而已。蒙大居士指教。不得不將地方上之情形。大概陳之。俟後有暇。將地方被毀的寺廟。爲教而死的僧尼。聚集謄寫清楚。祈貴社登出。以喚醒我同胞。

致王森甫居士等

太虛

森甫仲階諸賢均覽。大愚偶言人夙命事無可稽。徒益人疑謗。皆不應傳述。凡此鬼亦優爲者。佛法行人。勿存心念。將以爲逗人方便。其被此等方便引生之信心。大抵迷信。徒長鬼神教之焰。反蔽佛光。必應使人遵依經律論生信解行。勤持密法。勿生增上慢。應

悟無有一法可得。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致太虛法師

大圓

圓默察魔運殆盡。佛道將興。爲時才遠。玄談治當。分道德禮刑兵之五期。循環無端。類十二有支。遠西極兵。寢有回首。華雖肆伐。終歸無敵。儻談教育。其必直接能仁乎。尙黑之爲。抑難遇和。灰飛煙滅。慧日杲矣。本院預科。擬植基有部。飲水思源。聊滌惡取。五明等重。資始內明。三忍兼修。貴諦察法。庶掃狂固。高履中道。斯院所宗。實承密意。仰資高明。以證中失焉。且居恆觀諸當路。略如聚沫。無一可依。首出羣黎。正待陶鑄。無緣之悲。安可不與。菩薩之道。詎容緩乎。又科學所尊。在言有物。因之攝化。或思實證。此亦有辨。靡可造次。

彼證有得。是佛所呵。佛在無得。又彼吐棄。順佛違彼。隨彼憊佛。此大問題。慧命關鍵。寄質
 狴座。鵠翼闔闔矣。不盡欲言。

致空也法師

大 圓

南岳一別。倏爾三秋。人事紛煩。感觸無端。今世魔混。正眼黷黯。唯大法師螺音遠播。
 吾道不孤。欣踊曷已。圓之劣根。恆以今欲持法。祇在育材。空張門面。徒勞無補。法之大敵。
 是僞學界。學界之不信有二。一中邪教毒。二不解正教。果欲其解而拔其毒。非揭示有部
 法相之勝義。吸引深造。無能爲役。以故圓承虛師歐遊之倡。籌備學院。標名世界。懼虧彼
 實。先創預科。雖時局幻變。經款極艱。而一意邁往。誓證畏無。所擬課程。略加說明。闔闔未

喻特呈淨照。匡謬正誤。勿吝實語。則甚幸矣。又末法根別。萬有不齊。或實種善根。復發正信。囿於環境。臨淵徒羨。有志未逮。因闢它門。方便函授。庶幾萬里庭戶。塵刹晤對。以少攝衆。效靡邊量。劣見如是。未知高明。以爲如何。俟擬簡章。印寄教正。北平屢代都會。大氣盤鬱。潛思研學。實無等等。貴校收生若干。傑出有幾。所鑽研者。誰專誰深。正信士夫。誰最卓特。所感興趣。誰與深長。凡茲種種。有關時代學術之衰盛。世界發展之未來。南都浮淺。未足語茲。望古遙集。獨囑燕薊。吾師法眼炯炯。妙道照人。請必有以語我來。

學人唐大圓和南 夏六月十九日

致佛學院同人

淨嚴

世界佛學院人類之重心。舉世之標榜。其責任重大。可以想見。其行將開學之「預科」爲「正科」之基礎。所受智識上的訓練。院中自有充分課程。而行爲上的訓練。同時亦不可不注意焉。所謂智識上的訓練者。不外授以「科」「哲」「文學」「佛學」等。而爲宏法之工具和善巧。在儒謂之言而世爲天下法也。行爲上的訓練。乃身口之法度。行道之根本。在儒謂之行而世爲天下則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况我佛御世。教雖無量。約其大類。不出二端。一曰身教。佛之語默動止。儀範可則。人生敬仰。二曰言教。一代所說。大小權實。隨類得解。迨佛臨滅。囑諸弟子。以「四念處」爲住。以「波羅提木叉」爲師。是爲最後之教誡。其意無非令後世弟子。言行相類。不招世謗。令法久住。饒益有情。時至今日。寰觀各國。其弁髦佛律者。莫過中日兩國僧徒。日本當明治維新。其僧侶受該國政府之壓迫。情有可原。而中國佛教徒。既無如是難緣。理應安分守法。護世譏嫌。然就事實。則適成反比例。以犯齋破戒。視同當然。一言「毗尼」。一羣相集。矢謂爲沽名。爲顯慶。幾乎不能與之共住。其顛倒如此。嗚呼。佛法不滅。何待佛云。戒爲佛法壽。戒與佛法

住世戒衰。佛法滅亡。信然。且如西藏。緬甸。暹羅。西蘭等處。佛法輸入。迄今兩千餘年。凡所施行。儼若正法。人民敬僧。視同活佛。是皆律法之所持也。廻顧吾國。遂僧提產。毀寺滅像。幾無處無之。推厥原因。非一。要以僧無戒行。社會詬病爲主因。表面觀之。中國佛徒。但患無知。不患無行。若以佛律繩之。除少數尊重木叉。依之行持者外。皆是罪鬼。何修行之足言。有云。修大乘行。不墮二乘窩臼。小乘戒非我所應。今反問彼云。汝何出家受二百五十戒耶。彼應之曰。此爲常規。不得不爾。然則。汝出家爲隨羣結隊。同流合污。作賊住比丘耶。既是賊住。烏得濫同大士。縱許汝爲學大乘菩薩。須知小乘木叉。大士悉皆同學。如有所犯。仍得依律結罪。靈峯云。『夫菩薩本懷。尙欲代衆生受地獄苦。豈不能受僧中治罰苦耶。倘自稱菩薩。不服僧規。既非比丘。亦非菩薩矣。』又大乘心戒。小乘二護（身口）難易懸殊。其無力持小乘戒。肆言。謂能持大乘戒者。皆自欺欺人之輩。惟除通明大小律藏。知輕重開遮之宏法大士。何以故。菩薩大悲心切。有時爲利生故。雖於小乘戒有所違犯。而於大乘戒中。多生功德。然今時不足。以語此者多。非法非律。亦無所知。是以未可一概。

而論也。茲者諸公建大法幢。降伏魔怨。於中利弊。不能不與公等詳爲言之。當武昌佛學院第一期畢業。院長虛公以歷年之經驗。洞悉衆生障深業重。非假佛律。不足以範圍人心。遂有學戒部之提議。中有人反對。不果其願。然從佛學院產生知法知律之人才固多。而非法非律者。亦不乏其人。比年虛公在長江流域。爲人所譏謗者。皆受一般學子之累。此盡人皆智。無可諱言。其所以致此者。非智識學問之不足也。大塊文章之不華美也。一言以蔽之曰。不知律耳。夫律有「止」「作」二門。比丘不學止持。不知息惡。僧格全失。梵網經謂。「此人不應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國王地上行。不得飲國王水。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若入房舍城邑中。鬼復常掃其腳跡。一切世人皆罵言。佛法中賊。一切衆生眼不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若此者。責之以宏法利生。安可得乎。作持者。建設僧團之原則也。於中如「羯磨」等法。悉依平等大慈爲出發點。若今之委員制。可以仿髣似之矣。旣契時機。復合妙理。整頓僧制。捨此莫屬。世界佛學院本科所列四科佛學中。原有「律學」一門。「預科」重在常識。加律學一課。自爲意中事。固毋

庸嘖嘖爲也。心中有感。拉雜及之。幸乞鑒諒。

與焦易堂居士

印光

接手書。不勝欣慰。既以菩薩心腸。作護法事業。則當今適逢其會。民國肇造共和。奉教自由。以三民主義。互相號召。今已十有八年。而於僧人則越格虐待。其意蓋欲驅僧奪產。而俾全國了無一僧。方可快意。又恐礙於輿論。姑以管理之名。用爲驅奪之據。其所立二十一條。如第四第五第九。雖冒其管理保護之名。能不令有知識者痛心。挾野心者歡愉乎。此種立法。尙得謂之爲奉教自由乎。尙有民生民權民族之實際乎。尙是共和國之開國政令乎。如此主義。乃實行令民死奪民權滅民族耳。若曰。此係於僧界爲然。非統國

民如是也。試問僧非國民乎。若國民通作此等法令。尙有可原。今唯僧爲然。非以其微弱無力。遂用此強陵弱衆暴寡之手段乎。日本以蕞爾小國。稱雄全球。不以佛法爲疣贅。吾國自後漢以來。佛法流通於東西南北各國。今欲國界統一。人民安樂。以陰翼邦治。顯淑民情之佛法爲疣贅。而欲去之。是何異欲樹之茂而先截其根。欲流之遠而先塞其源。佛法之益世。在精神上。非凡愚可得而見。如樹之根。水之源。世之淺知見者。只在條幹枝葉上批評。泛濫充溢。上議論於其所以榮枝葉條幹。致泛濫充溢處。則莫之能知。豈非所謂北轅而適越。却步以求前乎哉。前月二十九日。上海佛教會諸緇素。往京請願。昨接其來信。召在會各緇素委員同來。光本無門庭。無徒衆。無作爲之一待死老僧。彼會以光微有虛名。故亦置之於其會員之中。然光固置此身於度外者。若民國相容。則不妨盡其餘年。若不相容。則不妨與河伯海若結爲伴侶。免得窒礙民國地界。豈須請願求容。以期久存永世乎。只因佛法乃人天眼目。當此互相殘殺。迄無止息之際。而欲興利除弊。先從事於滅法。則恐蹈魏武周武唐武之覆轍。而徒膺報於自己。貽誚於後人。而於國於民。有損無

益也。以故不避忌諱。直陳利弊。冀居士發爲國爲民之心。極力維持。俾以前所頒之條例。不成事實。則共和奉教自由。三民主義之號召。不成虛設。其有益於國於民也大矣。豈徒僧界蒙福利哉。

昨於太平寺。與師法談。赴京請願事。語頃。老人出示此函。余讀之。語語沉痛。鞭鞭見血。頑石無知。亦應點頭。而況於人乎。老人云。整理僧衆。須去三濫。一濫傳戒。二濫收徒衆。三濫掛海單。此三濫不去。終無整理之足。云其說甚長。曾載一線曙光中。嗚呼。此真金剛劍大火聚也。心君誌

復馬宗道居士

印老

接手書。不勝感歎。現在人民无不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一班有勢力者。各欲爲己子孫。得永久之富貴尊榮。不惜人民貧困死亡。此種禍根。皆程朱理學破斥因果報應。及生死輪迴之所釀成。使彼提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則後世儒者。皆不敢以爲無有。彼縱欲行損人利己傷天害理之事。以有惡報。恐後受苦難堪。因茲不敢耳。因程朱以爲無有此事。則彼惡劣殘忍之人。敢於爲惡。无所忌憚矣。又加歐風一吹。則廢經廢倫。殺父奸母。共產共妻之事。通皆極力提倡。而期其實行也。其禍之原。殆由理學所基。可不哀哉。是宜認真生信發願。以求生西方也。

金剛經飯食讀反寺。亦非佛家之義。乃儒書之義。人自不察耳。其字句之不同者。如卽與則諸本互用。此无關緊要。經是卽卽讀卽是則卽讀則以則卽義无甚差異故也。有杜撰者。謂高麗國王諱稷。故改卽爲則。此不知世務之盲論也。又有忍辱波羅蜜等有作兩句有作三句者。須知作兩句義亦完全。是三句非兩句。卽无三句之義。但照本念兩句三句。均无所礙。經本作三句。卽念三句。作兩句。卽念兩句。願樂欲聞。是樂阿蘭那行者樂。

字讀去聲。作要音。行字經中凡是說所行之行者（儒家讀與去聲）皆讀恨音。實行之變音耳。

大悲呪等彼此稍有不同。不妨照本讀之。以呪係梵語。人莫能知。但志心念。則有大益。不須在字體上講究也。湖南所流通之本。亦未見。不能指其是非。但志誠持誦。自獲不思議功德。萬不可以或有差錯。而懷疑。則必能得其利益矣。經題理當念。

復永嘉某居士

印光

事理二法。兩不相離。由有淨心。方有淨境。若无淨境。何顯淨心。淨心則佛土淨。是名心具。若非心具。則因不感果矣。汝意謂事。則是事相莊嚴。理則是心性理體。理在事

外事在理外。何名理事乎。譬如築室棟梁椽柱牆壁。事也。屋空。理也。唯其有棟梁椽柱之。有。方能得其屋空。由其有此空。方可施其棟梁椽柱。理事互相爲用。亦如空有互相爲用耳。何得死執偏見。謂有則无空。空則无有耶。此種義理。若不明白。當勤持誦。勿妄猜度。久而久之。業消智朗。自可一笑而喻。古人最初。皆在認真用功上著力。不在卜度思量處用心。故古人一舉一動。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致常惺法師

王弘願

敬啓者。閱十年海潮音。有密林阿闍黎賢密教衡釋惑。末有大法師語曰。竊以密教之在中國。教內教外。正在疑鬼疑神。今兩大德旗鼓對揚。引起吾人研究之興味。斯亦

密教前途之曙光也歟」讀之至深感佩。密教之在中國方疑鬼神。而大師以弘願等之辯論。足以引人研究興味。許爲前途曙光。斯謂佛之知見也歟。大德之美錫。弘願曾不敢當也。而願循大師之旨。草答覆密林阿闍黎釋惑之文。命曰真言教之根本問題。謹呈法座。而以有關本問題之「金剛頂經與華嚴經」。「最錄華嚴疏鈔」附焉。根本問題三分。一呈正。一藉呈密林阿闍黎止。一藉寄海潮音。登載以昭告海內。佛法非一人二人三人之佛法。乃十方三世如來之佛法。無盡無餘衆生界之佛法也。夫真言與華嚴。於佛教皆稱高絕。能通其一。已不易其人。密林阿闍黎以一人而兼通兩家。實爲海內所僅有。其可敬可重。不異薄伽梵。賢密教衡之著。以海內之疑鬼神。而有所趨避歟。抑別創宗派。而以高視自命歟。非佛菩薩之智通他心者。不可臆測也。然以義案之實高。期期以爲不可。夫真言與華嚴。於佛法皆絕。然顯教自阿含層級而上。至於華嚴。高踞其巔。故全經皆顯普賢之佛境界。其高不可攀也。至於二乘絕聽矣。若真言則毗盧遮那佛說內證。白覺聖智之法門也。其說華嚴不可說之果分處。誠領解不易。而以等覺十地不能窺窬。

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之三密。直授與煩惱具足之凡夫。而使之修證。斯真非具觀自在之法智者。不易仰其善巧矣。又安立無量乘。不但一乘三乘二乘也。外道魔鬼。皆包括靡遺。不空三藏譯「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出生義」之論金剛神曰。「大惑之主魔醯首羅亦蒙被其害而成正覺矣。」夫蒙被其害與成正覺。實絕端反對之名詞。而聯而成一語。其超情離見。至足駭人。苟以常途佛教之義繩之。誠無怪人之疑神疑鬼也。密林阿闍黎雖學真言教。而慧解未超常智。且意別有在。故其著賢密教衡也。每以賢之至精。衡密之至麤。密之麤。密之至精也。又多作滯相曲解。意爲抑揚。譬如植方寸之木於須彌廬頂。而侈語其高於岑樓。又譬如築厓閣於虛空。終不可以久立也。此不但真言諸祖不願有此兒孫。台密諸師不樂有斯教友。卽賢宗諸祖。亦豈肯有斯我慢自大之愚妄法胤哉。弘願之著論衡之。非好辯也。不得已也。故語多不盡。但就其遠者大者而已。今讀釋惑。則問題多歸於真言範圍。明白更易。而密林阿闍黎之論佛法。如惡吏之善於舞文。每多作蒙混塗飾影響之語。使逐語與辨。反足以晦昧正意。焚讀者耳目。今弘願所作。則盡掃去枝葉。

專從根本立說。根本明枝葉不必詞費也。借曰吾所謂枝葉者。亦多有關重要問題。然海內佛學家多矣。或有能繼起而糾正之。即使無繼起之人。而弘願此作。自謂即使未研究賢密而能通文義之人。亦可以閱之而明瞭賢密之低昂高下。且可藉窺真言之正旨也。密教前途曙光。於公語雖不敢當。而亦不敢多讓。專此達上敬頌。淨安

俗士王弘願和南

復章道衡論鬼神

胡淵如

頃接手書。承詢鬼神有無之故。此理誠不易卒答。雖然。固亦有可言者。易不云乎。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義蓋盡於此矣。莊子書中。時時有人非鬼責之詞。

而言寓言篇。又有若之何有鬼無鬼之疑。此非兩歧言也。釋氏云。理事無礙。儒則云。理氣不二。故朱子釋易。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一氣卽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也。而屬乎陽。耳目口鼻之精爲魄。魄卽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爲物。精與氣合而生者也。游魂爲變。則氣散而死其魄降矣。（易但言游魂而魄離之義。自見。但魂升不必無魄。魄降不必無魂。此不過就其主者言之。未可泥也。）墨子信鬼神。則有明鬼篇。王充論衡不信鬼神。則有論死訂鬼死僞諸篇。其言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又曰。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又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阮瞻張栻皆有無鬼論。）此頗與泰西心理學家之說暗合。亦可證之釋書。楞嚴有七趣升沈之說。以爲想升情沉。固卽儒家本天親上。本地親下。陽升陰降。魂殂魄落之義。其升者爲仙。爲天。沉者爲人。爲畜。沈之重者則爲鬼。（據佛義。必墮鬼趣。乃爲鬼。否則轉易他趣矣。）至阿鼻地獄而墮落極。

矣。在佛意凡世間法皆一心所變現。（此心字卽西儒柏格森所謂一大心萬物公共而
又各具者非如唯心派家單指離物獨立之心）人特執而有之。（此執字指各人所圍
之心王氏所云思念存想者是也）則一切幻者皆成實矣。佛深痛世俗之執。卻亦不自
言無。（既爲一心所變現此一心固非幻又得執變現者爲定幻乎）朱子言二程何嘗
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之所謂鬼神者耳。正是解此理。然則責友劓君云。又安逃世俗之
見之所見。如論衡之所斷邪。故就理從一真法界（卽所謂一心）本體言。當守莊子之義。
知止其所不知。有無二見均不可著。近西儒柏格森創化論。斥一切皆無。萬有寂滅。及無
始自有。一成不變之說。便是佛所斥斷常二見。又從一動上斥俗語童子成大人之謬。與
僧肇物不遷論從一靜上斥俗驚老者爲少年之謬。看似著議相反。而理實一致。但此祇
可爲知者道耳。故朱子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
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愚亦願賢深領斯旨。得言釋然固佳。否則姑置之。
俟他日於理豁然貫通。當自得耳。前賢疑文以載之說。卽是此類。湯氏化龍序創化論。謂

其說可以通之佛儒。此非知及之者。焉能心心相印。若是乎。已寒。惟爲學珍重。

答王拯邦居士

蔣特生

德音頌來。(附件並悉)一往情深。足徵夙緣之厚。荀子有言曰。言善而行惡者。是謂國妖。今日社會人事之表現。已至令人不寒而慄之境界矣。德修誘興。道高毀來。自昔已然。承示各情。更不足爲奇矣。尙何言哉。正是天地中萬物。人倫中萬情。世界中萬事。以俗眼觀。紛紛各異。以道眼觀。種種是常。何須分別。何須取捨。人知佛法不可思議矣。不知世法亦不可思議。能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質之仁者。以爲何如。生今之世。處今之時。凡百有爲。只宜盡心。不宜勉強。施恩卽爲斂怨之道。修名卽爲致辱之本。明乎此。亦知六如居

士善亦懶爲何況惡之語。其味深且切矣。個人障重業深。知見迥不似佛。然對我佛一切明誨。無不時加體貼。居常語人曰。學佛要得受用。纔不枉學佛。否則徒有學佛之名而已。有何益哉。然有人常學佛矣。仍不得有受用。此何故耶。曰。此其病在對於體貼二字。未加之意。所謂體貼者。率多滑口唸過。成爲口頭常語。不知將我佛一切明誨。貼到各自心體上來。常常勘驗。痛自懺悔。無怪乎常常學佛。而心竟不染道。并致爲人非議。更危及三寶。今之居士爲世詬病者。難以枚舉。日言宏揚大化也。而大化竟難宏揚。日言護持僧伽也。而僧伽竟難護持。日言保留寺產也。而寺產竟難保留。噫。外護二字。豈易言乎。至出家衆道行高隆者。爲數寥寥。爲世詬病者尤甚。內護外護。兩有難說。瞻念前途。與嘆曷極。仁者遠不我棄。心所謂危。輒道及之。然歟否歟。願聞明教。

致漢口佛教會

胡子笏

佛教會同人公鑒。北平第九區黨部占踞鐵山寺年餘。見其住持下流。乃思完全占。有。電工會其被動也。事出之後。當電南京內政部及山西。均有甚好回電。但對於社會上。無力。僧人曾爲一次大請願。市長出文相示。謂已飭警勒遷子弟學校。并懲主使者。實則并未實行。直至洋車夫搗毀電車後。近始將子弟學校牌取消。而九區黨部如故也。北平佛教會發表宣言。空氣爲之一換。刻已漸就平復。鐵山寺尙在政府手中。想不久必當交回。惟北平既窮而且大之各寺。住居許多寫字不識說理不懂之僧人。住持則嫖而且抽。衆人則肉而又酒。較高者亦不過安居無爲。上殿過堂而已。寺中本無收入。以房屋招租。學生。平日僧人行爲。早在人目。今學生皆黨員矣。本其親見者如實而說。又就其所謂爲改良者而欲見諸施行。此力豈政府所能消滅者。故佛教會擬用農禪工禪救濟之。希托庇於勞動神聖教自由八字之下。辦法一紙。附後呈覽。貴會熱心扶助。極爲欽感。舉瑞

霖爲代表。自不敢辭。謹將經過奉告。後當相機行之。如有必要。尙得一呼將伯也。

致中國佛學會

不空

謹將敝社所談法理。略陳於諸執事之前。佛理之在三界上下者。歷劫如斯。何法可說。而欲普度衆生。不得不寓諸經典。以普度之。唐宋以來。諸法師之說法解經者。悉泥於華嚴方等。般若法華之次第。生酥熟酥醍醐之遞功。於是分門別類。廣立綱條。則有藏通別圓五時八教。開權顯實之議論。迨達摩渡江。力矯其弊。但以見性論功。天台崛起。綜核其全。而以卽真卽假卽中遮照之旨。扼重於止觀。天台則由漸而頓。達摩則以頓概漸。並行不悖。隨緣皆如何。必妄爲區別也。竊謂諸經中法華至妙也。楞嚴至精也。華嚴至大也。

梵網至寶也。金剛至中也。心經至正也。以至精至中至正之功。漸開智慧。則可以談至妙之理。而說法華者。膠於開權顯實之旨。紛集諸說。藉伸私見。則法華之妙理晦矣。夫說法華者。莫精於天台。莫明於六祖。而六祖但以開示悟入三車喻乘之理了之。而於諸品之微上徹下。萬劫一時。億兆一心。彼我共法之祕藏。並不稍露其端。豈六祖於此中妙解。未曾洞徹乎。諒以諸佛祕傳。不可速說。功德未臻。語焉不信。故揭其粗而遺其精。示其跡而祕其妙也。惟天台於止觀諸經。微露萬一。若即若離。真如天眼微開。似曾相識。令人翹首欲絕耳。自二祖涅槃。此法無傳。法海章安諸大師。但以謹守戒法詳說經義爲祇承。而於佛祖心傳。法華妙理。非第一指障目已也。夫欲求法華者。非面壁不可。欲事面壁者。必博習羣經。與深明楞嚴金剛梵網之正理而後。可以無住無着之實心。借徑於止觀。否則沈空守寂。諸病叢生。非特不能學佛。抑且自滅其性矣。經愈注而愈晦。愈說而愈離。末法時代。略知經典者。人人皆自以爲佛。世界多佛。此世界所以無佛也。爲之奈何。

中國唯一佛學叢刊

海潮音十大特色

- 一、古今佛學家之淵藪
- 二、東西文化之總匯
- 三、攝華國之道德
- 四、順時代之潮流
- 五、能擴張眼界開拓胸襟
- 六、能消除煩惱度脫苦厄
- 七、能斷萬劫之愚癡得大智慧
- 八、能破十方之黑暗頓放光明
- 九、能以自覺破一切障覺他破一切邪
- 十、現前為濟世之偉哲將來得轉依之法身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初版

海潮音文庫第四編

佛學餘論三尺牘

◎上兩冊定價道林本一元(郵費) 報紙本六角(外加)

審定者 太虛法師

校訂者 范古農

編輯者 慈忍室主人

出版者 佛學書局

印刷者 上海新大沽路口丁四十號 國光印書局

發行者 上海柘嶺路人安里廿二號 佛學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